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内科

0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医镜

明·王肯堂 著
丁兆平 王振国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医　镜

明·王肯堂　著

丁兆平　王振国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镜 /（明）王肯堂著；丁兆平，王振国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2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ISBN 978－7－5132－2731－5

Ⅰ.①医…　Ⅱ.①王… ②丁… ③王…　Ⅲ.①中国医药学－中国－明代　Ⅳ.①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6895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103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2－2731－5

*

定价　4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组织工作委员会

项目专家组

顾　问　马继兴　张灿玾　李经纬

组　长　余瀛鳌

成　员　李致忠　钱超尘　段逸山　严世芸　鲁兆麟
郑金生　林端宜　欧阳兵　高文柱　柳长华
王振国　王旭东　崔　蒙　严季澜　黄龙祥
陈勇毅　张志清

项目办公室（组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王振国　王思成

副主任　王振宇　刘群峰　陈榕虎　杨振宁　朱毓梅
刘更生　华中健

成　员　陈丽娜　邱　岳　王　庆　王　鹏　王春燕
郭瑞华　宋咏梅　周　扬　范　磊　张永泰
罗海鹰　王　爽　王　捷　贺晓路　熊智波

秘　书　张丰聪

前言

中医药古籍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学传承数千年的知识宝库，凝聚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法、生命理论和医疗经验，不仅对于传承中医学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是现代中医药科技创新和学术进步的源头和根基。保护和利用好中医药古籍，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医学术的必由之路，事关中医药事业发展全局。

1949年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开展了系统的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负责指导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卫生部先后下达了两批200余种中医古籍整理任务，掀起了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新高潮，对中医文化与学术的弘扬、传承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以及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开展中医药古籍普查登记，建立综合信息数据库和珍贵古籍名录，加强整理、出版、研究和利用”。《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强调继承与创新并重，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2003～2010年，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影印抢救濒危珍本、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整理发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遴选351种孤本收入《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影印出版；开展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收集了11个国家和2个地区137个图书馆的240余种书目，基本摸清流失海外的中医古籍现状，确定国内失传的中医药古籍共有220种，复制出版海外所藏中医药古籍133种。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资助整理400余种中医药古籍，并着眼于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培养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全面提高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在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和利用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专家组负责项目指导、咨询、质量把关，项目办公室负责实施过程的统筹协调。专家组成员对古籍整理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有的专家从事古籍整理研究长达70余年，深知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性、艰巨性与复杂性，履行职责认真务实。专家组从书目确定、版本选择、点校、注释等各方面，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指导。老一辈专家

的学术水平和智慧，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项目承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辽宁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及所在省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精心组织，充分发挥区域间互补协作的优势，并得到承担项目出版工作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大力配合，全面推进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网络体系的构建和人才队伍建设，使一批有志于中医学术传承与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凝聚在一起，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本着“抢救、保护、发掘、利用”的理念，该项目重点选择近60年未曾出版的重要古医籍，综合考虑所选古籍的保护价值、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400余种中医药古籍涵盖了医经、基础理论、诊法、伤寒金匮、温病、本草、方书、内科、外科、女科、儿科、伤科、眼科、咽喉口齿、针灸推拿、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临证综合等门类，跨越唐、宋、金元、明以迄清末。全部古籍均按照项目办公室组织完成的行业标准《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及《中医药古籍整理细则》进行整理校注，绝大多数中医药古籍是第一次校注出版，一批孤本、稿本、抄本更是首次整理面世。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则集中收录于各书的“校注说明”或“校注后记”中。

“既出书又出人”是本项目追求的目标。近年来，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形势严峻，老一辈逐渐退出，新一代普遍存在整理研究古籍的经验不足、专业思想不坚定等问题，使中医古籍整理面临人才流失严重、青黄不接的局面。通过本项目实施，搭建平台，完善机制，培养队伍，提升能力，经过近5年的建设，锻炼了一批优秀人才，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有效地稳定

了研究队伍，为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开展和中医文化与学术的传承提供必备的知识和人才储备。

本项目的实施与《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的出版，对于加强中医药古籍文献研究队伍建设、建立古籍研究平台，提高古籍整理水平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服务民众的养生保健与防病治病作用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先生，我国著名医史文献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先生在百忙之中为丛书作序，我们深表敬意和感谢。

由于参与校注整理工作的人员较多，水平不一，诸多方面尚未臻完善，希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许 序

“中医”之名立，迄今不逾百年，所以冠以“中”字者，以别于“洋”与“西”也。慎思之，明辨之，斯名之出，无奈耳，或亦时人不甘泯没而特标其犹在之举也。

前此，祖传医术（今世方称为“学”）绵延数千载，救民无数；华夏屡遭时疫，皆仰之以度困厄。中华民族之未如印第安遭染殖民者所携疾病而族灭者，中医之功也。

医兴则国兴，国强则医强。百年运衰，岂但国土肢解，五千年文明亦不得全，非遭泯灭，即蒙冤扭曲。西方医学以其捷便速效，始则为传教之利器，继则以“科学”之冕畅行于中华。中医虽为内外所夹击，斥之为蒙昧，为伪医，然四亿同胞衣食不保，得获西医之益者甚寡，中医犹为人民之所赖。虽然，中国医学日益陵替，乃不可免，势使之然也。呜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嗣后，国家新生，中医旋即得以重振，与西医并举，探寻结合之路。今也，中华诸多文化，自民俗、礼仪、工艺、戏曲、历史、文学，以至伦理、信仰，皆渐复起，中国医学之兴乃属必然。

迄今中医犹为国家医疗系统之辅，城市尤甚。何哉？盖一则西医赖声、光、电技术而于20世纪发展极速，中医则难见其进。二则国人惊羡西医之“立竿见影”，遂以为其事事胜于中医。然西医已自觉将入绝境：其若干医法正负效应相若，甚或负远逾于正；研究医理者，渐知人乃一整体，心、身非如中世纪所认定为二对立物，且人体亦非宇宙之中心，仅为其一小单位，与宇宙万象万物息息相关。认识至此，其已向中国医学之理念“靠拢”矣，虽彼未必知中国医学何如也。唯其不知中国医理何如，纯由其实践而有所悟，益以证中国之认识人体不为伪，亦不为玄虚。然国人知此趋向者，几人？

国医欲再现宋明清高峰，成国中主流医学，则一须继承，一须创新。继承则必深研原典，激清汰浊，复吸纳西医及我藏、蒙、维、回、苗、彝诸民族医术之精华；创新之道，在于今之科技，既用其器，亦参照其道，反思己之医理，审问之，笃行之，深化之，普及之，于普及中认知人体及环境古今之异，以建成当代国医理论。欲达于斯境，或需百年欤？予恐西医既已醒悟，若加力吸收中医精粹，促中医西医深度结合，形成21世纪之新医学，届时“制高点”将在何方？国人于此转折之机，能不忧虑而奋力乎？

予所谓深研之原典，非指一二习见之书、千古权威之作；就医界整体言之，所传所承自应为医籍之全部。盖后世名医所著，乃其秉诸前人所述，总结终生行医用药经验所得，自当已成今世、后世之要籍。

盛世修典，信然。盖典籍得修，方可言传言承。虽前此50余载已启医籍整理、出版之役，惜旋即中辍。阅20载再兴整理、出版之潮，世所罕见之要籍千余部陆续问世，洋洋大观。

今复有“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之工程，集九省市专家，历经五载，董理出版自唐迄清医籍，都400余种，凡中医之基础医理、伤寒、温病及各科诊治、医案医话、推拿本草，俱涵盖之。

噫！璐既知此，能不胜其悦乎？汇集刻印医籍，自古有之，然孰与今世之盛且精也！自今而后，中国医家及患者，得览斯典，当于前人益敬而畏之矣。中华民族之屡经灾难而益蕃，乃至未来之永续，端赖之也，自今以往岂可不后出转精乎？典籍既蜂出矣，余则有望于来者。

谨序。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許嘉璐

二〇一四年冬

王 序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时至今日，中医学作为我国医学的特色和重要医药卫生资源，与西医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担负着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任务，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

中医药古籍在存世的中华古籍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不仅是中医学术传承数千年最为重要的知识载体，也是中医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中医药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医的学术经验，而且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加强对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既是中医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迫切要求，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2010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

能力建设项目。这既是传承中医药的重要工程，也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不仅能够全面推进中医药的有效继承和创新发展，为维护人民健康做出贡献，也能够彰显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相信这项工作一定能造福当今，嘉惠后世，福泽绵长。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

王国强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马 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重视古籍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自1958年始，国务院先后成立了三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由齐燕铭、李一氓、匡亚明担任组长，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2000）》等，而第三次规划中医药古籍整理即纳入其中。1982年9月，卫生部下发《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3年1月，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正式成立，保证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实施。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其后，又陆续制定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和“十二五”重点规划。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文化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专门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先后投入中医药古籍保护专项经费超过3000万

元，影印抢救濒危珍、善、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开展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安排国家公共卫生专项资金，设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这是继1982～1986年第一批、第二批重要中医药古籍整理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古籍整理工程，重点整理新中国成立后未曾出版的重要古籍，目标是形成并普及规范的通行本、传世本。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组特别成立了专家组，承担咨询和技术指导，以及古籍出版之前的审定工作。专家组中的许多成员虽逾古稀之年，但老骥伏枥，孜孜不倦，不仅对项目进行宏观指导和质量把关，更重要的是通过古籍整理，以老带新，言传身教，培养一批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促进了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全面提升了我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作为项目组顾问之一，我深感中医药古籍保护、抢救与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深知传承中医药古籍整理经验任重而道远。令人欣慰的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看到了老中青三代的紧密衔接，看到了大家的坚持和努力，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成长。相信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将来会越来越好，中医药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欣喜之余，以是为序。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马继兴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校注说明

《医镜》四卷，系明代王肯堂撰著的一部综合性医书。王肯堂生前未及刊行，书稿最初由其弟子张玄暎保存，后经蒋仪（字仪用）校订刊行于世。

王肯堂（1549—1613），明代金沙（今江苏金坛）人，字宇泰，一字损中，又字损庵，号念西居士，又号郁冈斋主。医学家。

王肯堂先出仕后从医。他于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选为翰林检讨，官至福建参政。王氏博览群书，因母病习医，年轻时已在乡党间渐渐知名。但其父以行医妨碍举业为由禁其诊疾，遂专注举业。万历二十年（1592）辞官归乡后，致力于医学，医术精通，医名大盛，并完成多部医学著述。

《医镜》初刻本刊于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明亡清兴，迄至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有清刻本面世，但非《医镜》单行本，而是由蒋仪将自撰的《药镜》四卷附于王氏《医镜》之后，合刊而成的《医药镜》。其后《医镜》有单独刊行本，仅见于日本正德四年甲午（1714）皇都书铺唐本屋宗兵卫刻本《医镜》。

《医镜》自明迄清的刻本均可见。本次整理校注工作之前，《医镜》由今人整理者仅见于《王肯堂医学全书》

中，所据版本当系清刻本，校注本中存在较多残缺字迹未补。本次对《医镜》进行了全面整理校注，明代初刻本《医镜》中所见“蒋仪叙”与常醴“医镜序”，以及书后所附张玄暵所撰《急救丹方》《诸症戒宜》，系首次经整理校注后面世。

本次校注，以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初刻本为底本，简称“明朝初刻本”。校本有二，其一系依据清康熙甲辰刻本《医药镜》中的《医镜》内容，简称“清刻本医镜”；其二系依据日本正德甲午刻本《医镜》，简称“日本正德和刻本”。《医镜》明清版本的不同，其差异集中体现在序言与附录内容的有无。本次整理校注，忠实地收录了明朝初刻本中的柯元芳“医镜序”、常醴“医镜序”、蒋仪“医镜叙”，以及书后所附《急救丹方》《诸症戒宜》。此外，对《医药镜》中的钱继登“医药镜合序”亦一并收录，其“合序”明示清刻本的《医镜》是与蒋仪《药镜》合刊，以《医药镜》为名行世的，可资参考。

1. 采用现代标点方法。文字版式由原来的竖排改为横排，原示文字前后的“右”字径改为“上”字。

2. 原书中的繁体字、古今字、异体字径改为规范简化字，如菓→果，不出校注。

3. 因写刻致误的个别明显错别字，或有属于刻工习惯用字者，今予以径改，不出校注。

4. 通假字不作改动，但在首见时出校注说明。

5. 中药药名尽量规范统一。若同一味中药在原书中有用字不同者，取其中之一予以律齐，如“川山甲、穿山甲”“连乔、连翘”“射香、麝香”“姜蚕、僵蚕”“蝉退、蝉蜕”“蛇退、蛇蜕”，最终是以穿山甲、连翘、麝香、僵蚕、蝉蜕、蛇蜕律齐，不出校。药名“山楂”全书均原作“山查”，今均律以“山楂”。原书所用如石羔、兔丝子、破故子、马兜苓、萆麻子、葶历、芦甘石、瓦垄子、卑蔴等不规范用名，以正名石膏、菟丝子、破故纸、马兜铃、蓖麻子、葶苈、炉甘石、瓦楞子、蓖麻律之。

6. 对个别的冷僻字词加以注音和解释，个别词句为有助于理解进行简单注释。

7. 原书作“医镜凡例”“医镜目录”，今校注时省作“凡例”“目录”；各卷卷首，首行顶格为“医镜卷之×”（“×”为一、二、三、四）字样，今为与目录一致，均只保留“卷之×”字样，“医镜”二字删除。

8. 各卷在“医镜卷之×”之后、正文之前，署有“金沙王肯堂宇泰父著　茂苑张暎垣玄暎父参　武水蒋仪仪用父较”字样（无标点，列为三行，居各行下端，后空两字格，蒋仪二字中间空格，三行文字对位整齐），校注时予以删除。

9. 各卷正文的最后一页，在本页末行顶格署有“医镜卷之×终”（“×”为一、二、三、四，“终”字为小字号）字样，校注时予以删除。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藏书个别卷

后“医镜卷之×终”字样已阙，提示说明应当属于晚期印刷、字有缺失的情况。

“急救丹方”卷后有“丹方终”字样，校注时一并删去。

10. 凡例中每段文字前有“—”，校注时删去。

11. 文前有柯元芳的“医镜序”、常醴的“医镜序”和蒋仪的“医镜叙”，校注时分别改为“柯序”、“常序”和“蒋序”。

柯　序

《邶风》有云："我心匪鉴，不可以茹。"[①] 则镜固能茹物者也。而《周礼》言疗疡六养，凡有疡者受其药焉[②]，则天下之能茹药者，病也。顾参、苓或致杀人，而乌喙[③]还能起死。有茹不茹，死生皎焉，将毋病者，药之镜也。何也？以其能茹药也。然不先有镜，其病者将毋噬兽入而夏庭无玉[④]，庆为祥麟[⑤]，鱼睫浑而秦照鲜金[⑥]，估为明月。寒茹其温，和茹其毒，酸辛寒苦甘湿，骨筋脉气肉

---

①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rú 如）：我的心并非一面明镜，不可以让美丑都包容在内。语出《诗经·邶风》。鉴：铜镜；茹：本义"吃"，如"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引申义为"容纳"或"度"。

② 凡有疡者，受其药焉：语出《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作"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③ 乌喙：附子药材的别称，以其块茎形态而名之。颜师古注："乌喙，形似乌之嘴也。"喙（huì 会）：鸟兽的嘴。

④ 噬兽入而夏庭无玉：典出《尚书·帝命期》"桀失玉镜，用其噬兽"。玉镜喻清明之道，噬兽喻残暴之行。

⑤ 祥麟：即麒麟。古人视麒麟为祥瑞之兽，后比喻非常难得的人才。

⑥ 鱼睫浑而秦照鲜金：典出《尚书·考灵耀》"秦失金镜，鱼目入珠"。郑玄注："金镜，喻明道也。"

窍，茹各相讹，则制巫彭[①]之丸，不必挟逢蒙[②]之矢，煎空桑之饮[③]，不必设吕雉之筵[④]，定和始[⑤]之方，亦可废酂侯之律[⑥]。吾友蒋子仪用，孝行著于闾门[⑦]，文章名满天下，推曁不忍一草一木之念，痛痒生人，取王宇泰[⑧]先生所授张玄暎[⑨]医书而读之，曰：是又何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而后可以湔肠浣胃[⑩]哉！吾闻古之为镜者，采精阴阳，取算乾坤，协辉两曜[⑪]，通意明神，以防鬼正病。又

---

① 巫彭：商代巫医。《山海经》记载其“操不死之药”以愈病。《说文》载有“巫彭初作医”。《姓氏考略》载：“黄帝时巫彭作医，此为巫氏之始。”

② 逢（páng）蒙：又称逢门、蠭门，古人名，夏代的一位善于射箭者。《荀子·正论》：“羿、逢蒙者，天下之善射者也。”《孟子·离娄》：“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逾己，杀羿。”

③ 空桑之饮：指酒。《酒诰》中有酒的创始是因“有饭不尽，委之空桑”而成酒的说法。空桑本为上古地名，其地因有大片桑林而得名。

④ 吕雉之筵：事指吕后在未央宫设筵，召功臣韩信前来而诛杀之。吕雉（前241年—前180年）即吕后，或称汉高后、吕太后。汉高祖刘邦的皇后，高祖死后，被尊为皇太后。

⑤ 和始：疑当作“和竘”。医和、医竘皆春秋时秦国名医。

⑥ 酂侯之律：汉由萧何负责制订律令典制。酂侯为汉初功臣萧何之封号。

⑦ 闾（lǘ驴）门：本意为里巷的大门，后指人聚居处。闾，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

⑧ 王宇泰：王肯堂（1549—1613），明代医家，金坛（今江苏金坛）人，字宇泰，亦字损中，别字损庵，号念西居士。撰有《证治准绳》《医镜》等。

⑨ 张玄暎：字暎垣，又字玄映（玄映子），茂苑（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从王肯堂习医，为其弟子，得其亲授，将王肯堂所传医书与蒋仪辑订刊刻为《医镜》四卷。

⑩ 湔（jiān兼）肠浣胃：对肠胃进行清洗。典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湔浣肠胃，漱涤五脏”。湔，用水洗。

⑪ 两曜（yaò耀）：指日、月。

闻古之名医，有视神未有形而除之，与见垣一方人[1]者。今病以万变，方亦随之，如青黄紫绿在染匠手，如山水人物在画工手，如龙穴沙水[2]在葬师[3]手，真医苑中之寿光容成[4]已！操是书也，更何有不茹药之病乎？非有鉴于其先，乌能使先圣精微益以明著？名为《医镜》，洵不诬焉。余承乏[5]建安，维桑[6]灾殣[7]，虽拯济同怀而鞭长不及。闻我邑缙绅[8]先生平价卖谷，全活甚繁，仪用实左右之。今又剞劂[9]是书，以播海内。谷以救荒，药以疗殇，不任妒其美事之交擅也已！

皇明崇祯辛巳阳月[10]鹤湖柯元芳楚蘅父书于建安公署

---

① 见垣一方人：意为可以隔墙看人。语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服长桑君所予上池之水后，“视见垣一方人”，可洞见别人脏腑。

② 龙穴沙水：风水地理学术语。龙穴：堪舆家认为的土中气脉聚结处。沙水：墓穴周围的高处或山势与低地或水的流势的合称。

③ 葬师：选择墓穴之风水师。

④ 寿光容成：寿光先生、容成侯，是《容成侯传》中的拟人名。《容成侯传》为唐代司空图所撰俳偕文，文中言“镜”姓金名炯，为容成侯，又称寿光先生。此喻医术高超者。

⑤ 承乏：承继空缺的职位。多用作任官的谦词。

⑥ 维桑：代指家乡。《诗经·小雅·小弁》中有“维桑与梓，必恭敬之”句，后世遂多以“桑梓”代指家乡。

⑦ 殣（jìn 近）：饿死。《大戴礼记》：“天之饥馑，道无殣者。”

⑧ 缙（jìn 晋）绅（shēn 伸）：旧时官宦的装束，转而代称为官宦。缙，赤色的帛。绅，古代士大夫束在腰中的带子。

⑨ 剞劂（jījué 及厥）：雕板；刻印。

⑩ 阳月：农历十月的别称。

常　序

今夫目所能睹之事，往往备理而暗。况乎其在毫毛间、肌肤之里、神视未形之初也。是以史公①好诞，遂神其说于秦越人。谓长桑②有药，上池有水，得禁方而见垣，而天下无不览之。五藏，特以诊视为名者，甚矣，史公之好诞也。读史者由其说之诞，而实以至理，盖有深情讬焉。夫越人所得，无过禁方，使不得其人以传，虽轩辕造书，巫咸制药，而杀人恒在毫厘之误。故夫书不遇人则不传，而所传之人转授之，非其人则亦能以死其书，传犹弗传。虽然弗传，而书犹无恙。故神其说于越人，谓上药不易数逢，灵源无或涔饮。越人而外，类皆凡庸，乌能体长桑之术乎？使越人而外更有越人，夫何上药灵源之有？吾友蒋仪用，素癖嗜书，幻泡得失，一意古人。而尝以神遇得柴桑翁，不求甚解之解。其于著述，或纚纚③数千言，或终日静对，又类抚无弦琴者。世人不察，或以为质暗之人，而吾以为载道之士也。会玄暎张子，以王宇泰先生《医镜》畀④之。仪用醉饱是书，盘礴数十百日，于证于药

---

①　史公：太史公司马迁。

②　长桑：长桑君，战国时神医。传禁方于扁鹊，又出药使扁鹊饮服，而令扁鹊视病尽见五脏症结。事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③　纚（sǎ洒）纚：即洒洒。连续，相连，连续不断。

④　畀（bì臂）：给予。

无不通晓。而又访求江湖，数遇异人指示，归翻枕秘不下数十种，曰：无如宇泰先生为知医。而《医镜》显白，实有裨于世也。辄梓之。其为书也，先于辨证，辨之无纤微之惑；既而宣药，宣之有必济之用。夫独于辨证宣药为加详焉者，救世之情滋切，诋世之律滋苛也。揣称其心，岂不曰病以万变，而神明之姿世不恒有。倘对下医言脉，无异与童蒙说天命精微，不为东坡之《日喻》[①]，必为寿陵余子[②]之学行矣。樛木[③]俯下以行仁，将使人人服上药而饮灵源，夫何上药灵源之与有？证必有形，药必有效。譬之寒而生粟，药之以裘；饥而生臞[④]，药之以粲。上古多传意之书，故非其人则不传。今之所传，传其形、传其效，正不必人人若仪用，其人始为可受。第仪用以为人人可学，而传而布之，是即能以不死其书也已，吾又诞夫！《鹖冠子》[⑤] 所谓名不出于家、名不出于闾[⑥]者，两人兄于越人，

---

① 日喻：苏轼借寓言故事“生而眇者不识日”而展开的一篇议论文。

② 寿陵余子：即成语“邯郸学步”之主人公。出《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③ 樛（jiū 纠）木：枝向下弯曲的树。郑玄笺：“木下曲曰樛。”

④ 臞（qú 渠）：同“癯”。瘦。

⑤ 鹖冠子：战国时期楚国隐士。传其所著的道家与兵家著作以《鹖冠子》为名，有三卷十九篇。

⑥ 名不出于家名不出于闾：语本《鹖冠子》扁鹊故事：“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

合之史氏之长桑君，同为亡是公[①]、乌有先生[②]也。仪用传其意而实之，以投药副肤之事，且未见之事，而先布其所秘之书，虽不欲显名诸侯哉，而其人固已远矣。

皇明崇祯辛巳夏五[③]鹤湖[④]常醴馨逸氏书于宝𫗭阁中

① 亡是公：指不存在的人或物。为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假托的人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亡是公者，无是人也。"

② 乌有先生：虚拟的人名或事物。出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乃召问相如……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

③ 夏五：三伏天。夏至后阴历逢五为伏，其三伏称为"夏五"。

④ 鹤湖：湖名。在浙江嘉善境内。

蒋　序

观夫医之为道，全凭邃识在心，辉烛[①]病理，审悉幽隐，酌和汤味。顾医之上者，理于未然，其次在毫毛间。至于投药副肤[②]，为最下矣。而秦越人以此名闻诸侯，由是相沿。术弥贱者誉弥工也。世之为医者，无论未识膏肓[③]，不辨男女，纵使厥证显白，如贼之已谳[④]夫赃，敌之已露夫郤[⑤]，而医之庸者或眩为疑，医之劣者遽敢其错。人命至重，天子欲刑一人，先鞫[⑥]犯状，审得其情，犹畀[⑦]司宪[⑧]察冤，法寺[⑨]论罪，会府[⑩]奏达，掖垣[⑪]参详，悉无

---

① 辉烛：照耀。

② 投药副肤："投毒药、副肌肤"之约称。使用药性猛烈的药物，在皮肤肌肉中动手术。语本《鹖冠子·世贤》描述扁鹊医术之语。

③ 膏肓：本义为中医学人体部位，膏指心下部分，肓指心脏和横隔膜之间。喻指药力达不到的地方。如成语"病入膏肓"。

④ 谳（yàn 厌）：审判定罪。

⑤ 郤（xì 戏）：同"隙"。

⑥ 鞫（jū 居）：审问，审讯。

⑦ 畀（bì 臂）：委，委任。

⑧ 司宪：古代官制。掌论执时政、纠察百官、正风俗、伸冤抑、禁滥伪等事。

⑨ 法寺：大理寺的别称。泛指掌管刑狱的官署。

⑩ 会府：尚书省的别称。

⑪ 掖垣：本义为皇宫的旁垣。自唐代用于指称门下、中书两省，因分别在禁中左右掖，故称。故后世用以指称类似的中央部门。

异辞，然后狱成[1]。而闻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犹三五复奏，庶或宥之。万难求生，与众弃市[2]。曩[3]古圣人爱惜人命，一至于此。彼业医者，门悬王公之壶，室张贵人之额，号为生人司命，乃一丸投而微疴骤倾，一技奏而安谷[4]立逝，人犹饷之金钱，尊如明神。乡党不知非，有司[5]莫敢问，而斯人亦欢然安其蒙瞽夫[6]。岂独无不忍之良者哉？无奈读书中废，理未浃[7]于圣贤。投师未几，名遂挂于医籍。夫圣人以绪余[8]治天下，以精意[9]理身。绪余之理，既隔十尘[10]，况精意乎？则夫智之不足，非仁之绝远也。金沙王宇泰先生，痛惩此弊，蹙然[11]伤怀。谓医理

---

① 先鞫犯状……狱成：此34字语本唐陆贽《奏请不簿录窦参庄宅状》："先鞫犯状，审得实情，宪司察冤，法寺论罪，会府覆奏，掖垣参详，如是悉无异词，然后谓之狱成，而闻于天子。"出《全唐文》。司宪、宪司，均为职官名。

② 弃市：死刑的一种。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首暴露在街头。《汉书·景帝纪》注："师古曰：弃市，杀之于市也。谓之'弃市'者，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也。"

③ 曩（nǎng攮）：从前，以往。

④ 安谷：指病中仍能进食。语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安谷与上句"微疴"相对。

⑤ 有司：指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

⑥ 瞽（gǔ鼓）夫：盲人。

⑦ 浃（jiā夹）：深入，融洽。

⑧ 绪余：本义为抽丝后留在蚕茧上的残丝。借指事物之残余或主体之外所剩余者。《庄子·让王》："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⑨ 精意：精深的意旨。

⑩ 十尘：十丈红尘的约称。佛教用语。犹言世俗。

⑪ 蹙（cù促）然：局促不安的样子。蹙：皱（眉头）。

精微，浅师难学；医宗博浩，庸师莫殚。从经纶余暇，取古昔圣贤以至汉唐迄今，鸿术中誉髦①秀人，讲论渊源，无不探究，纂为一书，命曰《医镜》，使览求有尽，旨趣无穷，说病因由，裁方活法，苟能句读，诊视病形，归翻章句，何异昭王。度之碧光，百邪莫匿。鉴法善之，如水滞物，悉明者哉。秘之枕中，不轻泄示。而我友张子玄暎，为茂苑②名士，发未燥声蜚艺林，长而好道，渊识通微。偶顾谒先生，辞论水乳③，辄手兹编授之，仿佛汉时淳于意，其人圣儒，能传禁方于阳庆师也。玄暎受其方以试，试辄效，时誉为国工④。余幼婴滞疾，时师罔治，会玄暎相携入山，书案药炉，幽窗静对，爰出此秘用，相研阅于竹露风葩夕霞晨月之下，诸所攻疗，靡不立痊。因是益叹先生之术之鸿妙，并服先生能识玄暎为知人，惜其书未广于天下。余慨然谓玄暎曰：子研工此道，良既厥心，凡所遘遇⑤，无不生活⑥。设苓岩隐匿，犹有纳沟。亦必动

① 誉髦（máo 毛）：有名望的英杰之士。髦，古代称幼儿垂在前额的短发。

② 茂苑：地名，指苏州。本为苏州西郊的古苑囿名称，又作长洲苑。唐代后成为苏州的别号。

③ 水乳：喻情意融洽无间。因水与乳极易融合。

④ 国工：一国中技艺特别高超的人。此喻指名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公必为国公"。

⑤ 遘（gòu 构）遇：遭逢。遘：相遇。

⑥ 生活：活着，保存生命。

子恻然之虑，袭青囊[①]之陋辙[②]，如苍生之鞅望[③]何也？玄暎曰：诺。我畀[④]尔寿之梨枣[⑤]。今其书具在，原辩而清，变折而当，方核而正，用化而奇，文廉而无泛滥之辞，旨深而不袭肤庸[⑥]之见，条备而不遗轶漏之讥。俾读而习之者，探道精微，瞭若明镜焉。余尝谓已乏疏观[⑦]，而执成方以按病者，抚云和之瑟而胶雁柱以为鼓[⑧]，堕芙容之锷而镌画楫以相求[⑨]。心繁小慧，不本经术。而为医者，施绚采[⑩]以画脂，而欲见云烟花鸟，淬钢刀以镂水，而欲求丽崎[⑪]人物，是有方不效，无方亦不效也。间有一二秘闻，何得如孙思邈获禁方三十首于深渚[⑫]之宫，而益擅阴阳之

---

① 青囊：古代医家存放医书的布袋。

② 陋辙（zhé 哲）：形容狭窄的路途。陋，狭窄、狭小。《说文》：“陋，阨陕也。”辙，车轮压的痕迹。

③ 鞅望：即仰望。

④ 畀（bì 臂）：给予。

⑤ 寿之梨枣：刊刻图书，使之流传于世。梨枣：指梨木和枣木，木质好，古代刻书多用之。

⑥ 肤庸：浅薄平庸。

⑦ 疏观：通观，洞察。

⑧ 抚云和之瑟而胶雁柱以为鼓：喻“胶柱鼓瑟”。用胶把瑟上的弦柱粘住后弹瑟，因柱不能移动，就无法调弦。比喻固执拘泥，不知变通。云和之瑟，即云和瑟，为古瑟名，以云和山所产的木材制作而成。雁柱：乐器筝上整齐排列的弦柱。

⑨ 堕芙容之锷而镌画楫以相求：喻“刻舟求剑”。比喻不懂事物的发展变化而静止地看问题，墨守成规。芙容，即芙蓉，此喻宝剑的光辉。

⑩ 绚采：绚丽的色彩。

⑪ 丽崎：绮丽峻伟。

⑫ 深渚（zhǔ 煮）之宫：水洲深处的宫殿，喻指龙宫。据《潜确类书》载：“孙思邈通阴阳，得龙宫禁方三十首。”渚：水中小块陆地。《说文》：“小洲曰渚。”

理；又有旁搜杂异，何得如葛仙翁[①]抄奇方一万卷，尊为金匮之书，而益深秘密之思。是寡方未遍，而多方又难理也。因斯以谭，既富良方，尤须皎识。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灼也；未尝割而不敢操刃者，见其有割也。识奸臣之必亡其国，虽昏庸如夏桀[②]，亦且疾之如仇；知皓齿[③]之必丧其躯，虽好色如登徒[④]，亦且去之若浼[⑤]。人未能以此识镜国镜身，乌能以镜医理？顾欲求时师杀人，权不加于天子，不可得矣。镜之为道，医之为道也。

崇祯辛巳三月朔旦[⑥]嘉善后学蒋仪仪用氏谨叙

---

① 葛仙翁：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医学家。

② 夏桀（jié 杰）：夏朝的亡国之君，又名癸、履癸，商汤为之谥号“桀”。桀，凶猛之意。

③ 皓齿：雪白的牙齿。

④ 登徒：登徒子的省称。指好色的人。语本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⑤ 浼（měi 美）：污染，玷污。此指污物，秽物。

⑥ 朔旦：旧历每月初一。

医药镜合序

窃闻泽物[1]之谓仁，辨物之谓智。二者相分，若莛与楹[2]。然欲行泽物之事，必先施辨物之材。故日月照临，品汇昭苏，水火澄灼，古今利用。蓍龟[3]先见，天下信从。即是以推，从来为君之道，为相之术，与夫释迦[4]、李耳[5]之教，百工伎艺之微，莫不本此。莹然豁者，以为之准。是以圣王之格致，臣工之熙亮，固无论矣。即谭[6]浮屠[7]者，以般若[8]为慈航[9]；师道德者，以神明为慈母。曲材小

① 泽物：施惠于人，做善事。

② 若莛（tíng 廷）与楹（yíng 盈）：好像细小的草茎和高大的庭柱。莛：草茎。楹：厅堂前的木柱。莛、楹对文，代指物之细小者和巨大者。《庄子·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

③ 蓍（shī 湿）龟：占卜所用物品。用以指代占卜。蓍：蓍草；龟：龟甲。

④ 释迦：释迦牟尼的简称，即如来。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创始人。成佛后被称为释迦牟尼。

⑤ 李耳：老子，又称老聃。春秋时期楚国人，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

⑥ 谭：通"谈"。

⑦ 浮屠：古人称佛教徒为浮屠，佛教为浮屠教。后并称佛塔为浮屠。

⑧ 般若：梵文音译，意为"智慧"。

⑨ 慈航：佛教用语。喻将众生从生死的此岸摆渡到解脱的彼岸。

数，如庖丁[①]、飞卫[②]、造父[③]、轮扁[④]之流。所以度越庸众者，自非聪颖绝伦，曷克臻此乎？通斯理者，可与言医。今夫世俗之医，口诵神农之言，耳传金匮之秘，以为扁鹊、仓公当不过是。然执书而不求学，执学而不求心，犹行阱窱[⑤]之中，不见陵谷；犹瞽[⑥]者之向道，伥伥[⑦]焉不知所之。欲期于效，伯[⑧]不得一矣。惟医之良者，准诸我心之明，因地以为功，随时以致用。其推行之妙，若鼓铸[⑨]万物，节宣[⑩]二气。其料度之应，若目辨苍素[⑪]，手数奇偶。其裁制之神，若陈师鞠旅[⑫]，偏广精严；协律审音，宫商合部。若兹者，以心鉴医，不以医鉴心，声色气脉，镜在心而不在医；以心鉴药，不以药鉴心，燥

---

① 庖（páo 抛）丁：为梁惠王宰牛的厨师，战国前期人。出《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篇。庖：古代称厨师。

② 飞卫：春秋时期赵国邯郸的著名神射手，被尊称为"不射之射"。

③ 造父：嬴姓，西周时期人。造父为穆王御，以"善御"而传世。

④ 轮扁：春秋时期齐国有名的的造车者，技艺精湛。《庄子·天道》："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

⑤ 阱窱（jǐngtiǎo 井挑）：深阱。窱：深邃。

⑥ 瞽（gǔ 鼓）：目失明，眼瞎。

⑦ 伥伥（chāng 昌）：无所适从。《荀子·修身》："人无法则伥伥然。"

⑧ 伯：通"佰"。

⑨ 鼓铸：鼓风冶铁。喻锤炼、陶冶。

⑩ 节宣：节制宣泄。

⑪ 苍素：青白两色。喻对比分明。苍：深青色，深绿色。素：白色。

⑫ 陈师鞠旅：出征之前集合军队发布动员令。《诗经·小雅·采芑》："钲人伐鼓，陈师鞠旅。"鞠：告。

湿温凉，镜在心而不在药。世俗之医，胡足语此？蒋子仪用，博物士也，志存利济，研讨素书，洞其精奥，得《医镜》于太史[①]王宇泰，而悬诸国门。嗣是之后，复综本草之源流，汇为《药镜》，付诸剞氏。其条分缕析，皎如列眉。嗟夫！医之不可无药，医药之不可无镜，犹轩岐[②]之不可无宇泰，宇泰之不可无蒋子也。芟烦揭要，去疑存信，镜之时义大矣哉！通其义于君，则睿照之下可以寿民；通其义于相，则瞻言[③]百里可以治国。推之浮屠，即摩尼珠[④]也；推之道德，即清静师也。其披郤导窾[⑤]，庖丁之解牛也；炳微烛隐，飞卫[⑥]之贯虱[⑦]也。五味五谷，施之各当。造父[⑧]之御车，二十四蹄不乱也。宜砭宜毒，攻之辄验。轮扁之斫轮，得心应手而难喻也。

---

① 太史：王肯堂之尊称。王肯堂于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授国史检讨，参与编修国史，后尊称“王太史”。

② 轩岐：黄帝轩辕氏与其臣岐伯的并称。此指代岐黄之术。

③ 瞻言：有远见的言论。《诗·大雅·桑柔》：“维此圣人，瞻言百里。”

④ 摩尼珠：又作如意宝、如意珠、如意摩尼等。指能如自己意愿，而变现出种种珍宝之宝珠，尚有除病、去苦等功德。一般用以譬喻法与佛德，及表征经典之功德。

⑤ 披郤（xì隙）导窾（kuǎn款）：从骨头接合处批开，无骨处则就势分解。比喻善于从关键处入手，顺利解决问题。批：击。郤：空隙。窾：空，中空；指骨节空处。语本《庄子·养生主》：“批大郤，导大窾。”

⑥ 飞卫：春秋时期著名的神射手，被尊称为“不射而射”。

⑦ 贯虱：射中虱子。贯：穿连，穿通。

⑧ 造父：西周著名的御车者。

岂非轩岐之心得宇泰而彰，宇泰之心得蒋子而著乎？洵能以大智行其大仁也。于是乎序。

康熙三年岁次甲辰孟冬①朔日②梅里钱继登③撰

① 孟冬：冬季的第一个月，农历十月。

② 朔日：农历初一。

③ 钱继登：字尔先（1594—1672），号龙门，晚号篑山翁。嘉善人，明末官员、学者。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累官右佥都御史，巡抚淮阳。入清不合于俗，遂致仕归。晚年精佛学。

凡　例

宇泰先生发明医理，著述行世，式从已久，门下订疑问难，盖多其徒。但理学渊微，卷帙浩淼，学者苦无津梁[①]。先生手示此编，指其大要，令一披览，而晓然于辨证用药，真昭彻如镜，遂以《医镜》名编。

医莫先于辨证，凡阴阳寒热虚实与夫内因外因之别，相去一丝千里，苟审之未当，汤药误投，杀人最速。先生论列症形，了若指掌，学者详究之，庶无舛错[②]疑似之害。

治须明于宣药，古人比之用兵，示其难其慎之意。是编惟伤寒一科，姑存古方，余皆酌其宜，而列以为君为佐，见多寡缓急，各有攸当，且总其凡曰例，概其宜曰类，要在变通活法，不拘成案，神而明之，存乎人之知机也。

先生详于辨症用药，而脉且略焉，盖因诸集备载，此不复赘。各条下间论及之，亦其概耳。如伤寒一门，自有脉要指法，其中奥理，不可具述，勿以传经所言，遂该[③]其全也。

先生矢心利济，知无不言，间有丹方经验者，即于药

---

① 津梁：渡口和桥梁，比喻用做引导的事物或过渡的方法、手段。出《国语·晋语二》“津梁之上，无有难急也。”

② 舛（chuǎn 喘）错：谬误，差错。舛，差错。

③ 该：通“赅”。

例后一一开示。更有药非对症，反致伤害者，必明其禁忌，学者其识之。

大小内外，古人视为一道，盖以科虽各别，总不外乎六气所感，七情所伤，与夫十二经络所系属也。后世惧传而不精，未免以人命尝试，始有专门。先生资性敏达，学力渊深，此道一悟百了，故于杂门、疮疡、妇人、小儿，无不著论立方，确有所见，其为后学筏度[①]，功岂小补云。

是编原本，余得之茂苑张玄暎，玄暎得之宇泰先生，授受盖不轻矣。往余与玄暎读书佘峰[②]，搦管[③]之余，漫加辑订，爰付梨枣，悬诸国门，凡我同人，宝兹囊秘。

蒋仪用识

① 筏度：渡水的筏子。喻意为导引。

② 佘峰：地名。即佘山，系松江九峰之一。位于今上海松江区。

③ 搦（nuò 诺）管：握笔；执笔为文。

目　录

卷之一①

内科

卷之二

内科

① 卷之一：目录中原作“卷一”，今补“之”字，与正文统一。下皆仿此。

卷之三

内科

杂门

卷之四

妇人

① 梦遗鬼交：目录中原作“遗精”，据正文改。

② 盗汗自汗：目录中原仅有“盗汗”，据正文补。

③ 骨蒸潮热：目录中原仅有“骨蒸”，据正文补。以上所附目录中原顺序为“附 遗精 骨蒸 盗汗”，今据正文内容调整。

④ 疮疡：目录中“疮疡”原与“内科”“杂门”为一级标题，且下有病名“痈疽附内外、疔毒、瘰疬、广疮、内臁外臁、泡疮、疥癣、湿阴疮”，与正文不符，据正文改。

① 急救丹方：目录中原用小字附有“计六十四条”。

② 诸症戒宜：目录中原用小字附有“计一十八条”。

卷之一

内　　科

伤　　寒[1]

伤寒为诸病之魁，死生系于数日之内，苟识病不真，用药一错，则变异立见。古人有七日不服药之说，非谓伤寒不可服药，谓药之不可轻试也。故见之未审，宁不用药，岂可妄投之，以速其死耶！

治伤寒者，必先辨其六经之形症，而后可也。如初发于一二日间，便觉头项痛，腰脊强，而发热恶寒，乃足太阳膀胱经受病也。而诊之则尺寸俱浮焉。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又下至尾闾，故腰脊强。以寒邪在表而不得泄，故发热恶寒也，而太阳症可辨矣。

太阳病已，以次而传经，必传于胃，发于二三日之间，便觉目疼、鼻干，不得眠，日晡潮热，不恶寒而反恶热，乃足阳明胃经受病也。而诊之则尺寸俱长焉。以其脉络于目，故目疼。又挟于鼻，故鼻干，不得眠。以邪在肌肉之中，故不恶寒而恶热也，而阳明症可辨矣。

---

① 内科：底本无，据目录补，以与卷三列“内科”“杂门”及卷四列“妇人”“小儿”相对应。

阳明病已，以次而传经，必传于胆，发于三四日间，便觉胸胁痛而耳聋，往来寒热，乃足少阳胆经受病也。而诊之则尺寸俱弦焉。以其脉循于胁，故胸胁痛。又络于耳，故耳聋。以邪在半表半里，故往来寒热也，而少阳症可辨矣。

少阳病已，以次而传经，必传于脾，发于四五日间，便觉腹满而咽干，身无大热，自利不渴，乃足太阴脾经受病也。而诊之则尺寸俱沉细焉。以其脉布于胃，故腹满。又络于咽，故咽干。以邪入于里，故身无大热，自利不渴也，而太阴症可辨矣。

太阴病已，以次而传经，必传于肾，发于五六日间，便觉口燥舌干而渴，身不热，乃足少阴肾经受病也。而诊之则尺寸俱沉焉。以脉贯脊而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也。以邪入于阴分，故身不热也，而少阴症可辨矣。

少阴病已，以次而传经，必传于肝，发于六七日间，便觉烦满而囊缩，身冷如冰，乃足厥阴肝经受病也。而诊之则尺寸俱微缓焉。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以邪入阴分，既深且固，故身冷如冰也，而厥阴症可辨矣。

太阳、阳明伤寒，表症也，宜汗之。少阳伤寒，半表半里症也，宜和解之。太阴伤寒，邪入于里也，宜下之。少阴伤寒，入里尤深也，亦宜下之。若手足厥冷，自汗亡阳者，又宜温之，而不可轻下也。至于厥阴伤寒，则寒气固结，非大热之剂不能除，而承气汤之类不可用也。观于此，则六经之形症已明，而用药可以不错也。

然阳症易治，阴症难治，而少阴、厥阴为尤难也。况于两感伤寒，而可以措手乎？

所谓两感者，何也？假如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二日阳明受之，即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三日少阳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逆。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两感所以不可治者，以其一脏一腑，同受其邪，表症里症，一齐而发，两邪相迫，阴阳俱病，救其表则里益急，救其里则表益剧，犹外寇方獗，而内又反，既不能安其内，又无以攘其外，必致两败而俱伤，岂能两全而无害？此两感之所以不救也。

然其间亦有轻重之差焉。表重于里者，宜先救表，而后及于里；里重于表者，宜先救其里，而后及于表。此又求一生于万死之中，而不忍坐视，故不得已而施其治也。其不两感于寒，更不传经者，至七八日间，六经之邪渐退，十二日则精神清爽而自愈矣。

然伤寒传经亦有不同，未可视以为一定不易之序。有始于太阳，以次传入阴经，而终于厥阴者；或太阳不传阳明、少阳，而即传少阴者；或不由阳经，而直入阴经者；或始终只在一经而不传者；或二阳三阳同受，而为合病者；或太阳、阳明先后受而为并病者。种种不一，审而治之可也。

然真正伤寒，与感冒伤寒，及似伤寒而非伤寒者，何

以辨之？

盖寒者，冬月严凝肃杀之气也，故自霜降以后，春分以前，皆属冬令。必此时感寒而即发者，为正伤寒。至春分后发者，名曰温病。冬伤于寒，春亦不病，至夏而后发者，名曰热病。夫温热二病，既皆得之冬月所伤之寒，宜亦以伤寒名也，而反曰温病、热病者，何耶？盖所伤之寒，虽在于冬，而谅其所伤者必不甚重，故不即发而延于春夏也。春气温，夏气热，则时令之气已甚，而冬月之气无权，所伤之寒，反从春夏而变为温热，故以温热名也。

其有不因冬伤于寒，而春自伤于风，夏自伤于暑者，则自有伤风伤暑之别，而又不可以温热并论矣。或有感于天行时气而沿染相同者，谓之温疫。或足膝等处忽然红肿，发热头疼者，谓之脚气。皆似伤寒而非伤寒也。其余伤中之杂症颇多，不能枚举，要皆诸病门中所有者。但杂症一兼寒热，即谓伤寒杂症，医者以意求之，则不言而自喻矣。

药例

太阳症，头项痛，腰脊强，发热无汗，宜以麻黄汤为主治而汗之。

麻黄一两五钱　桂枝一两　甘草五钱　杏仁五十枚

每剂用五钱，水煎服。取汗出为度，无汗再服。春分后忌之。

阳明症，目疼，鼻干，不眠，发热，干呕，有汗，宜以桂枝汤为主治。

赤芍　桂枝各六钱　甘草四钱，炙

每服五钱。加姜三片，枣二枚，煎服。须臾，啜稀粥以助药力。若小便数及饮酒人，不宜用，恐其不喜甘而中满作呕也。春分后忌之。

少阳症，胸胁痛，而耳聋，往来潮热，宜以小柴胡汤为主治。

柴胡一两　半夏八钱　黄芩　甘草炙　人参各七钱半

上作五服，每加姜三片，枣二枚，煎服。此方乃少阳症药，故治疟疾者亦用之。但人参一味，亦宜斟酌，若邪气未退，不可轻用也。

少阳症，身热，不大便，不恶寒，邪在半表半里，宜以大柴胡汤为主治而和解之。

柴胡二两　黄芩七钱半　芍药三钱　半夏六钱半　枳实四枚，炙　大黄五钱

上作三服，每加姜、枣煎服。

太阳、阳明症，不恶寒，反恶热，大便秘，谵语，呕哕，宜以调胃承气汤为主治而下之。

大黄一两，酒浸　甘草五分　芒硝九分

每服五钱，水一碗，先煎大黄、甘草至七分，去渣，入硝煎一沸，温服。

阳明症，六七日不大便，腹胀满，无表症，汗后不恶寒，潮热，狂言而喘，宜以小承气汤为主治而下之。

大黄一两　厚朴五钱　枳实六枚

上作一剂，水煎温服，以利为度。

太阴症，自利不渴，脉沉身痛，宜以四逆汤为主治。

甘草一两　干姜七分　附子半个　黄连五钱

上作一剂，水煎温服，弱人用大附子，加干姜三钱。

本方干姜加至一两，名通脉四逆汤，治厥逆下利，脉不至，每服五钱，加葱白九茎。呕加生姜，咽痛加桔梗，利止脉不出加人参。本方去附子、黄连，加人参、白术，名理中汤，专治自利不渴、寒多而呕、腹痛鸭溏、蛔厥等症。治病之效，虽不可诬，而用药之时，亦宜斟酌。大补大热之剂，必审其真而后用也。

少阴症，舌干口燥，及胃实谵语，五六日不大便，腹痛，烦渴，宜以大承气汤主治而下之。

大黄五钱　厚朴一两　枳实五个　芒硝五钱

水二钟半，先煎厚朴、枳实至一钟，入大黄煎至七分，去渣，入硝煎一沸，温服。以利为度，不可过服。

少阴症，恶寒，手足拘急，或心中悸而烦，脉微细者，宜以小建中汤主治而温之。

桂枝　甘草各二两　芍药三两

作三服，每加姜三片，枣四枚，去渣，入饧糖一合，微火待饧糖化，温服。呕者不用饧糖，恐其发吐也。

厥阴症，舌卷、囊缩而恶寒，宜以桂附汤主治之。

桂枝一两　附子三钱　青皮　甘草　柴胡各四钱

作三服，每加姜三大片。

两感伤寒，虽不治之症，然所禀有虚实，所感有浅深。若所禀者实，而所感者浅，间亦可生，治之而愈者有矣，未有不治而生者也。宜以大羌活汤主治而双解之。

羌活二钱五分　独活　防己　黄芩　黄连　白术　川芎各二钱　细辛五分　生地　知母各二钱

作一剂，水煎服。

春分后感冒伤寒，宜以九味羌活汤为主治，代桂枝麻黄汤用。

羌活二钱　防风一钱五分　苍术一钱　甘草三分　白芷一钱　川芎一钱五分　生地黄一钱　黄芩一钱　细辛三分

作一服，加姜三片，葱一茎，水煎热服，覆热取汗。原有汗去苍术，加白术，渴加知母、石膏。

此方通治六经伤寒，无有不验，乃四时伤寒之圣药也。何以言之？盖羌活治太阳肢节痛，大无不通，小无不入，乃拨乱反正之主也。防风治一身尽痛，听君将命令而行，随所使引而至。苍术雄壮上行之气，能除湿气，下安太阴，使邪气不传脾经。甘草缓里急，和诸药。白芷治阳明头痛在额，川芎治厥阴头痛在脑，生地治少阴心热在内，黄芩治太阴肺热在胸，细辛治少阴肾经苦头痛。此方乃易老[1]所制，凡见表症，悉宜服之，不犯三阴禁忌，实

① 易老：对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约1151—1234，字洁古，金之易州人）的尊称。王好古将张元素、云岐子（张璧，张元素之子）、李杲并称为“三老”。

解利[1]之神方也。

小结胸症，胸膈迷闷，乃邪热结于上焦而生痰也，宜小陷胸汤。

半夏六钱　黄连三钱　瓜蒌一个，连皮取四分之一

作一服，水二钟，先煮瓜蒌至一钟半，下余药，煎至一钟，温服。如未效再服，得口出黄涎即愈。

大结胸症，胸前胀满，烦闷，不进饮食，乃渴多饮水，有停饮在上故也，宜大陷胸汤。

大黄一两五钱　芒硝一两一钱五分　甘遂二钱五分，末

作二服，水二钟，煎大黄至一钟，去渣，入硝煎一沸，次入甘遂末，温服，得快利，止后服。

附　痧疹

痧疹之症，恶寒发热，头疼腹满，恶心呕吐，遍身如红云推出，俗名痧子，即伤寒发班[2]也。发班虽是热症，然不可骤用凉药，恐遏绝邪气于内而不得出，多有不救者，宜解毒发散为主。

如羌活、防风、白芷、紫苏以发散，大剂生甘草以解毒，加葱、姜煎服。喉痛加玄参、桔梗；呕血加地榆、侧柏叶、犀角、生地；腹满加枳壳、陈皮、苍术、厚朴；班有紫色，热极也，加黄连、连翘[3]、赤芍；恶心加藿香、

---

① 解利：气行流利通畅。语本《灵枢·本脏》："卫气和则分肉解利。"

② 班：通"斑"。《说文解字注·文部》："斑者……又或假班为之。"

③ 连翘：原作"连乔"，为误名，统以正名律之。

木香。班不出者，单用带根葱头，捣取汁一盏，入酒浆[1]一盏，调和服之，能饮者，再饮一二盏，其班即发出，至妙。

此症呕血者重，以邪气逆上也；声哑者危，无声者死，以班毒入肺中故也。

附　瘟疫

瘟疫之症，乃天行时气，发热谵语，众人病一般者是也。有大头瘟、虾蟆瘟之异。并用十神汤为主治。

川芎　甘草　麻黄　紫苏　升麻　白芷　陈皮　香附　芍药各四钱　干葛一两四钱

每服五钱或一两，姜三片，水煎热服。以汗出为度，未效再服。

瘟疫秘方

人中黄五钱　羌活、苍术各三钱

煎服立愈。

大头天行，病湿气在高巅之上，宜用此方。

黄芩酒炒　大黄酒蒸　羌活各二钱或三钱

煎服。

虾蟆瘟，遍身如虾蟆之皮，皆属风热，宜疏风散热之剂治之。

羌活、防风、荆芥、黄芩、甘草各二三钱

---

① 酒浆：酒水，泛指酒类。

煎服。

又，用侧柏叶自然汁，调蚯蚓粪傅[1]之。或丁香尖、南星，醋磨敷。

附　脚气

脚气之症，恶寒发热，有类伤寒，但发时足膝之间先红肿作疼，而后发寒热，乃湿热留于肌肉之中故也。急宜治之。若不早治，其气上行至心，即死矣。

苍术　黄柏　赤茯苓　牛膝　木通　木瓜　甘草　黄连　乌药　防风

上各二钱，量轻重投之，水煎，空心服。其红肿处用朴硝、大黄、寒水石、牙皂为末，鸡子清调傅，甚妙。或用人中黄为末，芭蕉汁调傅亦妙。

附　伤风

伤风之症，乃风邪客于腠理，洒淅恶寒，喷嚏呵欠，头痛发热，类于伤寒，但见风即怕，其寒亦不太甚，以此为辨耳。

川芎　紫苏　羌活　防风　苍术　香附　甘草

上各二钱，加葱白十茎，姜三片，煎服。以被覆之，微汗为度。若以为小疾而不治之，风入于肺，必成咳嗽，即费调理矣。凡感风邪，忌用茯苓，以其味淡，善于渗泄，表症服之，则引邪入阴经，而邪无由发矣。

---

① 傅：通“敷”。

内　伤

伤寒家以外感风寒为外伤，内伤饮食为内伤，固矣。然内伤而专指饮食言者，其言犹未尽也。饮食所伤，固可以为内伤，或伤于血，或伤于气，或伤于精，皆非外得也，独不可以言内伤乎？内伤之病，各有症辨，惟饮食所伤，亦身发大热，类于伤寒，但不恶寒而独恶热，头不甚疼，骨节不痛，而中脘饱闷，见食即恶，与伤寒大同小异。故伤寒家有内伤外伤之辨，辨以此耳。至若好勇斗狠，奔走负重，恃壮使力，蹼[①]跌轻生，必伤于血。血积于上则胸胁痛，血积于中则中脘痛，血积于下则小腹痛。伤重则行其血，伤不重则活其血。血既行，则养其血而已。或忿恨冲心，暴怒顿发，争言斗舌，叫号骂詈，必伤于气。气积不散，则两胁胀满，胸膈闷塞，甚至发为臌症，饮食不进，而病斯剧矣。宜大剂伐肝化气之药治之。或恃强壮，不惜气力，纵情于女色，耗亡其真精，则小腹气并，其冷如冰，其坚如石，痛连阴器，小便秘而不通。切不可以精虚之故，妄加补剂，又不可误以为霍乱，妄投盐水，要当以活血为主，而调气次之。待其痛止气和，方可渐加带补之剂也。

① 蹼：同“扑”。

药例

内伤于食，视其所伤者何物，各以主治之药消之。

如伤于鱼肉，则用山楂、蓬术、三棱之药，甚至有用阿魏、硇砂、巴豆霜者。如伤于米食，则用麦芽、神曲、枳实、陈皮、槟榔、草果之类。如伤于面食，则用莱菔子为君，佐以苍术、厚朴、陈皮、香附之类。如伤于生冷，则于消食剂中加官桂、干姜、木香之类。凡消食之剂，必兼用白术、甘草，则脾气有助，而运化速矣。

内伤于血，视其所伤者何处，分上中下而治之。

如胸前痛，则用红花、赤曲、降真香、丹皮之类，而以桔梗引经，以枳壳开气。如两胁痛，则用苏木、红花、当归、桃仁之类，而以青皮、柴胡引经，以木香调气。如中脘痛，则以当归为君，佐以红花、苏木、三棱、蓬术之类，而以芍药、甘草引经，厚朴、大腹皮宽腹胀。如小腹痛，则以桃仁为君，佐以当归梢、红花、山楂、苏木、蓬术之类，而以青皮、官桂引经，槟榔破气，痛甚者加玄胡索、乳香、没药。凡血并不行，剂内加穿山甲、麝香，水酒同煎，送下大黄丸二三钱，此惟伤重者可用也。

内伤于气，宜以伐肝破气之药治之。

用醋炒青皮为君，醋炒芍药、便浸香附、乌药、枳壳、木香、官桂之类为佐，水酒同煎服之。

内伤于精，宜以养血调气之药治之。

用红花为君，桃仁、丹皮、当归、生地、牛膝、赤曲

之类为佐，少加甘草梢、炒盐一撮，酒煎，入童便，热服。痛连阴器者，必有血滞于茎中，碍其道路，甚至小便不通，宜头发烧灰为末，童便、酒调下四五钱为妙。

凡此特其大略耳，若夫斟酌损益，非言所能示也。

一切内伤之症有似于伤寒者，遂以为伤寒而误用发表之药，如麻黄、升麻之类，则内气升发，势不可遏，有食吐食，有血吐血，吐而不已，面赤咽干，火皆奔上，汗出不休，阳亡气耗。当此之时，无药可救，其死必矣，慎之慎之！若外伤误服内伤之药，亦有大害，不可轻投。若内伤既重，或溺水涉深，则寒气入内，血与食并而不运，必死无疑，虽有良药，竟何益乎！

中　风

夫人似乎无恙而卒然中风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其受病久矣，盖肉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土必先溃也，而后水决之；木必先枯也，而后风摧之。夫物且然，而况于人乎？

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风岂能中乎人，亦人之自受乎风耳！使其内气充足，精神完固，则荣卫调和，腠理缄密，虽有风将安入乎？惟其不戒暴怒，不节淫欲，或饥不暇于食，或寒不暇于衣，或嗜酒而好色，或勤劳而忘身，或当风而沐浴，或大汗而行房，或畏热而露卧，或冒雨而奔驰，以致真元耗亡，气血消尽，大经细络，积虚

弥年，平时无甚痛苦，而不知荣卫皆空，徒存躯壳，正犹无心之木，将折未折，无土之墙，欲颓未颓，其势已不可支，而方且自谓无恙，迷昧而不知戒焉。一旦为贼风所袭，如剧寇操刃，直入无人之境，势若破竹，不移时而皆溃，则杯酒谈笑之间，举步转移之顷，卒然颠仆，顿为废人，不亦重可骇哉！由是观之，虽由外风之中，实因内气之虚也。然人之一身，表里上下，未必皆虚，惟积虚之处，气多不贯，而势有偏轻，故一为风所入，而肢体于是乎废矣。

若以脏腑言之，则又各有形症焉。中脏多滞九窍，故有唇缓、失音、鼻塞、耳聋、眼瞀、便秘之症。中腑多着四肢，故有半身不遂、手足不随、左瘫右痪之形。又有中血脉者，则外无六经之形症，内无便溺之阻涩，惟口眼㖞斜，或左或右而已矣。而手足动静，起居食息，固无恙也。或肢不能举，口不能言，而更无别症者，乃中经也，比之中脏腑为轻，比之中血脉犹重耳。然因其病而药之，则中脏者宜下，中腑者宜汗，中经者宜补血以养筋，中血脉者宜养血以通气，此皆可治之症也。而亦有难易于其间，中脏为难，而中腑次之，中经又次之，中血脉又次之。其或初中于血脉，药之而愈，苟不守禁忌，必复中而中必在经。或初中于经，药之而愈，苟不守禁忌，必复中而中必在腑。或初中于腑，药之而愈，苟不守禁忌，必复中而中必在脏。中一次则虚一次，虚

一次则重一次。故中腑虽可治也，由先中血脉于经[1]，而后及于腑，则难治矣。中脏本难治也，由先中于腑，而后及于脏，则不治矣。若中腑而兼中脏，与伤寒两感者何异，岂有可生耶？

凡中风口开者为心绝，手散者为脾绝，眼合者为肝绝，遗尿者为肾绝，声如鼾睡者为肺绝，汗出如油者为无气，肉脱筋痛者为无血。发直指而[2]头上窜，面赤如妆而汗缀如珠者，皆所不治之症也。

其有一中即死者，又何为如此之急耶？盖人之五脏，以心为君，心也者，所以主宰乎一身者也。五脏之中，惟心最难死。故人死气绝，一身尽冷，而心头独热者，以其难死故也。中脏之人，不即死者，以四脏之气虽绝，而心犹未病也。一中其心，则杯酒未干，片言未尽，而魂魄先亡矣。纵有起死回生之药，亦何所施乎？

大法：中风诸症，总属风痰。初中之时，不论在表在里，必先以攻痰祛风为主。待其苏醒，然后审其经络，分其气血而治之，不可因其内气之虚而骤用补剂。盖一中之间，道路已为风痰阻绝，虽欲补之，孰从而补之？若其病的系大虚，口眼不㖞斜，手足不偏废，便溺不阻涩，但汗出不休，眩运不定，四肢软弱，气息短促，方可用独参

① 于经：日本正德和刻本此处有注："于经之于当作中"。"中经"一说为是。

② 指而：日本正德和刻本此处有注："指而二字疑误。"

汤。而犹必佐以去白陈皮，加以姜汁、竹沥，始可服也。若无监制，一时或可以愈疾，而痰邪不泄，终当为患，他日或发痈疽，必无药可治者，切宜慎之。即脑、麝、牛黄等药，初中时亦不宜骤用，恐引风气入于骨髓。又不可用大戟、芫花、甘遂以泄大肠之经。大抵于行痰祛风剂中，日浅则加以顺气，日久则惟活血为要耳。

药例

初中风不省人事，乃风痰壅盛，迷其胸膈也。宜以天花粉、荆芥各二三两，水煎服。加姜汁、竹沥，磨枳实、沉香各一钱或二钱，灌之。若牙关紧，即以姜制南星同麝香少许，擦之自开。灌此药，直待其醒，再进此药，然后以他药进之。

中腑为在表，法当汗之。宜以麻黄为君，羌活、防风、荆芥、甘草之类为佐，以发其表；南星、半夏、瓜蒌仁之类，以逐其痰；陈皮、枳壳、紫苏梗之类，以顺其气。加姜汁、竹沥服之。

中脏为在里，法当下之。宜以大黄为君，枳实、厚朴、甘草为佐，以通其秘；猪牙皂角、穿山甲、木通、菖蒲之类，以开其窍；瓜蒌仁、杏仁、苏子、防风、荆芥之类，以逐其风痰。加姜汁、竹沥服之。

中经者，以补血养筋为主。宜以四物为君，佐以木瓜、薏仁、威灵仙而补血养筋，兼以羌活、独活、防风、细辛、甘草而疏其风，南星、半夏、茯苓、黄芩而治其

痰。加姜汁、竹沥服之。

中血脉者，以养血通气为主。宜四物为君，佐以红花而养其血，兼以枳壳、乌药、香附、陈皮而通其气。加姜汁、竹沥服之。

口眼喎斜，外攻之法，以皂角五两，去皮子为末，以陈醋和之，左喎涂右手心，右喎涂左手心，以暖水一盏，安向手心，须臾便止，即洗去药，并抽掣中指。

左边半身不遂，属血虚与死血，宜于四物汤中加红花、桃仁煎之，以姜汁、竹沥调服。

右边半身不遂，属气虚与湿痰，宜于四君子汤中加半夏、南星、陈皮、枳壳煎之，以姜汁、竹沥调服。

左瘫右痪，四肢不举，风痹等疾。

麻黄一斤　白芷　桑皮　苍术　甘松　浮萍各二两　川芎三两　苦参三两

水煎成膏，调酒中服之。服一日，停一日，如此数日，手足自然轻快。又治小儿惊风。

中风痰壅，昏不知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

附子去皮　南星各一两　木香半两

每五钱，生姜九片煎服。

附　痫症

痫症一发，即颠仆眼直，口吐痰沫，或作羊鸣，不省人事，此乃因惊恐而得之。

礞石硝煅　朱砂　天竺黄　麝香　南星　半夏　天麻

蛇含石醋煅

等分为末，以姜汁、竹沥和于蜜中炼熟，丸如龙眼大，童便磨下半丸，立止。服三五丸全愈。

若治痫症，即于此方中加银粉即黑铅熔化，投水银和作一处，倾冷地上，取起研细是也。

附　疠风

疠风，手足皮肤迸裂，麻木不仁，甚至四肢踡挛，眉脱鼻倒，乃恶风沿入脏腑，血肉皆死，肉生细虫，食人脂膏故也。盖由人受乖厉之气而成。亦有疮肿后不守禁忌，酗酒厚味，热极生风，是虚为本，血热为标。治法必先杀其虫，泻其火，然后生血凉血，祛风导滞，降阳升阴则可。

第一是死人身上蛆最妙，炒干为末，好酒送下，诸虫皆消，肌肤自润。如其不可得，宜多取毒蛇，打死晒干，切片，磨作粉，和糯米蒸熟，作酒饮之，能起死回生。

或用白花蛇、全蝎、大风子、益母草、胡麻、猪牙皂角、防风、荆芥、羌活、独活、白芷、当归、川芎、穿山甲、僵蚕等分为末，蜜丸如龙眼大，每服一丸，一日三丸，好酒磨下。仍随量饮，以醉为度。

中　湿

湿者，天地郁蒸之气也。方其升腾于上，气犹笼结而

未开，虽寒天值之，亦觉温暖，此湿气之热者也。及其布濩[1]于下，气将流演而舒散，虽暄[2]月值之，亦觉其清凉，此湿气之寒者也。湿气之热者，多中于气虚之人，则发为湿热之症，头面如裹，而四肢浮肿，身体重着而转侧不便者是也。湿气之寒者，多中于血虚之人，则变为寒湿之症，四肢酸疼而关节不利，筋脉拘挛而行履重滞者是也。其有不因郁蒸之气而得者，必其冒雨而行，涉水而走，或露卧以取凉，或汗衣而不解，渐渍于肌肉之中，渗于骨髓之内，流溢于脾胃之间，牢缠于腰肾之处，则肌肉冷而骨髓疼，脾胃薄而腰肾痛，挟于风痰则生麻而不仁，兼乎死血则成木而不觉，动乎火邪则肿痛而难忍，随其所感而病斯痼焉。医者审其湿之或寒或热，人之或虚或壮，病之或上或下，感之或浅或深，因其病而药之，亦庶乎其近之矣。

药例

头面如裹，乃湿热蒸于上也。此宜以苍术、黄芩为主，佐以升麻、防风、薄荷、甘草，加葱、姜，酒煎，温服之，微汗出即愈矣。

四肢浮肿，平素原无脾胃之症者，乃湿热淫于肌肉也。宜以苍术、羌活为主药，佐以防风、防己、腹皮、乌

---

① 布濩（huò 获）：散布。

② 暄：温暖。

药、黄芩、甘草，加姜、葱，酒煎，温服之，微汗出即愈矣。

身体重着，转侧不便者，乃湿热渗入而将深也。宜以苍术、白术为主药，佐以灵仙、乌药、枳壳、羌活、防风、南星、半夏，加生姜，酒煎服之，微汗出即愈。

凡此三症，皆因湿热不散，故宜微汗。虽病人气虚，亦宜先治其湿，而不宜先补其气。先补其气，则腠理皆密，湿无由而散矣。必待浮肿能消，重着能脱，而后参、芪之类可服也。

四肢酸疼，关节不利，乃寒湿入骨节也。宜以虎骨、当归为主药，佐以苍术、白术、官桂、乌头、茯苓、防己、木通、牛膝、桑条、灵仙之类，水煎，加车前子草汁服之，小便利则愈矣。

筋脉拘挛，行履重滞，乃寒湿渗于血脉也，血得寒湿则阻滞而不流，脉得寒湿则牵制而作痛。宜以四物为主药，以养其血，佐以茯苓、泽泻、木瓜、牛膝、防己、白术、甘草、薏仁以去其湿，少加附子、官桂以温其经，则愈矣。

凡此二症，皆因寒湿所中，惟血虚者得之。夫湿病宜燥，而反不用燥剂为主药者，以燥剂太过，能干其血故也，血一干而病终不可愈矣。故宁以养血为主治，而佐以利湿温经之药，使寒得热而除，湿得热而散也。大法，湿在上，以升麻引经；湿在下，以茯苓引经；湿在中，以白

术、甘草引经；湿在遍身，以羌活、乌药引经；湿在两臂，以桑枝引经；湿在两股，以牛膝引经。湿热与寒湿皆以此为准。此其大略也。

寒湿疼痛。宜外治之法，以膏药贴之。

生姜汁半碗，米醋一盏，广胶四两，熬成膏，入肉桂、花椒、牙皂、川乌、草乌末各五六钱，麝香一钱，搅和，摊于纻丝[1]上，先以生姜擦患处，烘热贴上，甚效。又有汤洗法，见股痛门。

骨节疼痛。

白术一两，土炒，酒三盏，煎一盏，顿服。如不能饮酒，以水代之。服后略饮几杯，以助药力。

腰脚疼痛。

黑牵牛、大黄各二两，白术一两，为末，滴水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食前生姜汤下。如要利，加至百丸。

湿伤肾经，腰重冷痛，小便自利。

附子炮，去皮脐　白术各一两　杜仲半两

每服五钱，水一盏，姜七片，空心服。

脾湿太过，四肢肿痛，腹胀喘逆，气不宣通，小便赤涩。

葶苈四两　防己二两　赤茯苓一两　木香半两

---

① 纻（zhù）丝：即缎。用染色的丝制成。《吴县志》卷五一“物产”：“纻丝俗名缎，因造缎字。”

上为末，枣肉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桑皮汤送下。

风湿相搏，手足掣痛，不可屈伸，或身微肿。

羌活　附子　白术　甘草等分

每服四钱。水二盏，姜五片，温服，不拘时。

诸湿腰痛，四肢肿满，及酒伤胸胁刺痛，口干目黄。

甘遂一两　当归　陈皮各五钱

为末，每三钱，酒调下。

附　痿症

四肢软弱，身体重滞，经年不能下床，而饮食如故，不痛不酸，有似乎湿而实非湿，乃肺经受热，其叶焦垂，不能统摄一身之气，故成痿也。

宜用四君子以补其气，桔梗引入肺经，黄芩、山栀以清肺热，瓜蒌子、麦门冬、五味子以润肺焦，通脱木以通肺窍，少加升麻以提肺气，则可以收全功矣。

中暑附中热①

暑者，夏月炎蒸之气也，丙丁②当权，祝融③用事，威焰酷烈，烁石流金，柔脆之躯，不堪燔炙，而中暑之病有

① 附中暑：原无，据目录补。
② 丙丁：火的代称。因五行中丙丁属火。
③ 祝融：上古神话人物。传说是他传下火种，教人类使用火的方法。后人尊为火神。

不免矣。夫暑即为热，热即为暑，初无异也。而昔人有中暑中热之分，岂暑之外又别有所热耶？盖暑与热本无所异，而人感之则有异焉。

今夫富贵之人，避暑于凉亭水阁之中，修竹绕栏而成荫，清泉漱玉而生寒，偃冰簟[①]以收凉，挥羽扇以驱热，浮瓜沉李[②]以消其渴，鲜菱脆藕以解其烦，自谓可以无暑矣。而不知虚之所在，邪必凑之，而暑之所中，由其内气之不充也。盖富贵必生骄奢，骄奢必生淫欲。粉黛争妍于枕簟，娇羞含笑于帘帏，凡可以快心遂意者，罔不毕致，则戕命之斧斤日进于前，而追魂之鬼使日随于后。虽藉肥甘之奉，形体不见其亏，而不胜淫欲之私，元气已消其半，积虚弥久，肌理必疏，坐谈[③]之顷，卒然为暑风所伤，邪气直入，霎时昏聩，精神俱失，迷不知人，甚至有角弓反张。此昔人所谓静而得之为中暑者是也。

贫穷劳苦之人，无日夜之安息，戴星而出，乘月而归，怜念妻孥[④]，奔走衣食，饥不及饭，渴不及饮，竭力于田亩，而汗血成浆，驱驰于道途，而咽喉似炙，赤日方为魃[⑤]，而清风不来，热地已成炉，而寒泉难觅，精神瘦

① 冰簟（diàn 垫）：清凉的竹席。簟：竹席。

② 浮瓜沉李：本义为把瓜和李子放在水中，借指冷食水果以解暑或消夏。

③ 坐谈：本义相坐交谈，有闲谈、空谈之义。喻休闲之时。

④ 妻孥（nú 奴）：妻子和儿女。

⑤ 魃（bá 拔）：即旱魃，传说中造成旱灾的鬼魅。

而欲绝，筋力困而不支，卒然倾仆，不省人事，四肢不动，气息短促。此昔人所谓动而得之为中热者是也。

中暑、中热之分，特因动静而名之耳，岂真谓暑热有不同耶？治此症者，当视其所处之贫富，所为之劳逸，所禀之虚实，所感之轻重，而斟酌以药之，斯得之矣。

药例

中暑昏聩不知人者，急以香薷饮灌之，即苏。宜以香薷为君，厚朴、扁豆、黄连、甘草为佐，加姜煎之，待其苏后，犹宜服此药。气虚加四君，血虚加四物，有痰加二陈，渴加五味、门冬、干葛、天花，有热加柴胡、黄芩，头痛加川芎，小便不利加木通、淡竹叶。

中暑身热，小便赤涩，胃脘积热，宜用益元散又名六一散。

滑石六两　甘草一两

为细末，每服三钱，加蜜少许，热汤冷水任下。如欲发汗，以葱白、豆豉煎汤调服。

伏暑引饮，脾胃不利。

半夏醋炙，一斤　甘草生　茯苓各半斤

为末，姜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热汤下。

伏暑发热，呕吐恶心。

黄连一斤　好酒三斤

煮干为末，面糊为丸，每服三十丸，热水下。

中热，不得以冷物逼之，得冷即死。用新胡麻一升，

炒黑，碾为末，新汲水调下三钱。

中热在路，发昏不省人事。急以地浆[1]灌之则醒。切勿以冷水与饮，饮之即死。

若轻者，以新汲水滴入鼻孔，以扇扇之。

中热，颠仆不醒。急以蚯蚓粪填脐中，令小儿撒尿其上，自醒。然后扶在阴凉处，将一味天花粉煎汤，频频饮之。或用香薷饮，渴加茯苓、麦冬、五味，虚加人参，小便涩加车前、木通，胃气不和加姜、枣。

冒暑烦渴，饮水过多，心腹胀满，小便赤少。用肉桂、赤茯苓各五两，为末，蜜丸，每两作十丸，每服一丸，细嚼，白汤冷水任下。

疟　疾

疟者，残虐之意，从病从虐，故名曰疟。是病也，多发于秋，以夏伤于暑，故至秋而发也。有先寒后热、先热后寒、单寒无热、单热无寒、大寒大热、微寒微热之异。分而言之，先寒后热者，先得于寒；先热后寒者，先得于热；单寒无热者，外感必重；单热无寒者，内病必多；大寒大热者，邪必深；微寒微热者，邪必浅。又有久寒久热，经几月而不愈者，必其不守禁忌，兼以元气虚弱故也。合而言之，不专于外伤寒邪，亦平日饮食不节，及七

① 地浆：黄泥浆水。可用于解毒。亦称土浆。

情六欲所伤，兼之以脾裹痰而不散，与内之饮食、外之暑气相结交固，流聚于少阳之分，少阳位人身之半，为阴阳往来必由之路，又在半表半里之间，阴血流过其处，激而生寒，阳气行过其处，激而发热，或阴阳交会，则寒热交作。久而不愈，则结成疟母，藏于胁下。胁下者，少阳之分也。治此病者，以引经药引至少阳之分，而以消食化痰、疏风调气之剂，量其轻重而投之，无不应矣。

然同一疟也，有一日一发，有间日一发，有三日一发者，何也？盖病之所由来者，有远近也。冬伤于寒不即病，直至明年之秋而后发者，则三日一发之疟也。春伤于湿不即病，至秋而后发者，则间日一发之疟也。夏伤于暑不即病，至秋而后发者，则一日一发之疟也。三日一发，受病几一年，间日一发，受病几半年，一日一发，受病几三月，每以得病之远近，为所发之日期也。医者以心度之，见其三日一发，则知其得之于寒，当以辛温之药散之。见其间日一发，则知其得之于温，当以凉药清之。见其一日一发，则知其得之于暑，当以清暑之药治之。然必见其症有相合者，方可投也。如无汗要有汗，散邪为主；有汗要无汗，正气为先。然散邪、正气而病不退者，须分利阴阳治之。至于有食则消食，有痰则化痰，有风则散风，有寒则攻寒，有热则驱热，有气则开气，新病则去其病，久病则补其元，精而明之，则在乎其人也。

药例

清热，如柴胡、黄芩、芍药、连翘、山栀、生甘草之类。

治寒，如干姜、桂枝、麻黄之类。

定寒热，如羌活、防风、柴胡、芍药、炙甘草之类。

清暑，如香薷、黄连、扁豆、厚朴、甘草之类。

消食，如枳实、黄连、槟榔、草果、三棱、蓬术、神曲、麦芽、山楂之类。

治痰，如橘红、半夏、贝母、天花粉、枳壳、黄芩、桑皮、桔梗、甘草之类。

喘，如杏仁、苏子、马兜铃之类。痰甚加姜汁、竹沥之类。

散风，如防风、荆芥、紫苏、葱白、生姜之类。头痛加川芎、白芷，遍身骨节疼加羌活，无汗加苍术。

化气，如青皮、香附、乌药、枳壳、木香、砂仁之类。

补虚，必分气血。气虚以人参为君，白术、炙甘草、大枣之类为佐，大剂芍药以定寒热。禁用茯苓、黄芪，以茯苓能引邪入阴经，而不得出也；黄芪补表太过，邪不能去也。血虚以当归为君，川芎、熟地、炙甘草、大枣为佐，大剂芍药以定寒热，津液少加门冬、花粉之类。

久病新病，皆用柴胡，但久病用少，新病用多，以疟乃少阳经之病居多，而柴胡又少阳经之引药，且治寒热有

功也。

疟母在胁下，非煎剂所能愈，乃痰与食并结不化所成也。宜以生鳖甲醋炙为君，浮石、白芥子、半夏之类以治痰，蓬术、槟榔、枳实、山楂、草果之类以治食，青皮、香附、木香之类以开气，白术、陈皮之类以助脾，共为末，以醋或酒为丸，人参、柴胡汤下。

疟久不住，或三四日一发。常山、槟榔、乌梅肉各四钱，炙甘草二钱，酒水各一钟，隔夜煎，露一宿，次早温服，微吐即效。

或用常山一两，剉碎，以好酒浸一宿，瓦器内煮干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至半盏，去渣停冷，五更初服之，不吐不泻，效。

或用知母、贝母、常山、槟榔等分，水酒各一盏，煎至一盏，绵覆一宿，五更面东服之，即效。不可令妇人煎。

疟疾发于春夏冬三时者，非其时而有其气，乃似疟而非疟也。或一日两发，或一日三发，其寒热无定时，医者不可以疟治之，必其阴血不足，兼感外邪故也。宜于四物汤中，倍加酒炒芍药为主治，佐以柴胡、羌活、防风、甘草之类，以去外邪，陈皮、枳壳、香附之类，以调其气。有痰加姜汁、竹沥，有食加槟榔、草果之类而已。

卷之二

内　　科[1]

痢　　疾

痢者，即下利之病也，从病从利，故名曰痢。然其为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者渐矣。盖因平日饮食不节，油腻生冷，恣嗜无忌，或饥饱不时，或冷热不择，停蓄于中，久而不化，又或外感暑湿，内伤七情，行房于既饱之余，努力于过饱之后。所积之物，煅炼稠黏，有赤有白，有赤白相杂，与纯黄色之异，不见其粪，而惟见其积者，为藉气血而变成也。伤于血则变为赤，伤于气则变为白，气血俱伤则赤白相杂。若赤白兼黄则脾家亦伤；而纯于赤白者，亦未必非伤脾所致也。使无赤白而其色纯黄，则专伤脾土，而气与血犹未甚动焉。至若下利如黑尘之色及屋漏水者，皆不治之症。或大孔如竹筒，唇如朱红，皆死候也。而噤口者亦多死，以其无胃气，而邪热独结于上也。大法初起当先推荡，而后调理，病久则带补兼收，切不可骤用涩药。初痢一涩，积聚不去，多致死亡。

① 内科：据目录补。以与卷三列“内科”“杂门”及卷四列“妇人”“小儿”相对应。

又不可因久痢之人气虚不摄，妄投黄芪、升麻之类。下痢若服黄芪，即发鼓胀；若服升麻，则小便与积皆升至上焦，此速死之道也。但伤血则调血，伤气则调气，伤脾则养脾，当寒而寒，当温而温，当燥而燥，当清而清，因病用药，其可以执一乎？

药例

初痢里急后重者，湿多也，必先于燥湿。宜以苍术、防风为主，佐以黄连、槟榔、木香之类使之快利。

初痢腹痛甚者，食积多也，必先于消食积。宜以大黄为主，佐以厚朴、枳实、槟榔、蓬术、甘草之类，待其利后，方以当归、白术、茯苓、芍药之类以调理之。

下痢纯黄，必先消食养脾。宜以苍术、厚朴、茯苓为主，佐似白术、枳实、陈皮、槟榔、蓬术、山楂、神曲、甘草之类。

赤痢，必先于清血。宜以当归为主，佐以黄连、山楂、麦芽、桃仁、甘草之类。

白痢，必先于调气。宜以木香为主，佐以陈皮、厚朴、白术、茯苓、神曲、麦芽、芍药、甘草之类。

赤白相杂，必先调气养血。宜以当归、木香为主，佐以桃仁、山楂、麦芽、陈皮、白术、黄连、甘草之类。

血痢久不愈者，带补兼收。宜以当归、芍药、川芎、地黄为主，佐以白术、地榆、乌梅、五味、甘草之类及黄连。

白痢久不愈者，带补兼温。宜以白术、人参、茯苓、甘草为主，佐以肉果、肉桂、诃子、乌梅、大枣、煨姜之类。

赤白相杂，久不愈者，带补气血兼涩。宜以当归、白术、芍药、人参为主，佐以肉果、乌梅、炙甘草、粟壳、大枣之类。

久痢不愈，至九十月间者，大补兼温。宜以大剂人参、白术为主，佐以炒黑干姜、乌梅、肉果、肉桂、炙甘草、大枣之类。

下痢纯血不稠黏者，乃伤血也，必消导其血。宜以当归、桃仁、红花、山楂为主，佐以苏木、赤曲、牛膝、生地黄、赤芍、甘草之类。此病在大人多难愈，在小儿则惟以食积治之。

休息痢，经年累月不愈，或愈后不时复发者是也。此为气血皆虚，脾胃甚弱，不可不大补。宜以当归、地黄、人参、白术为主，佐以川芎、芍药、茯苓、炙甘草、肉桂、乌梅、肉果之类。不用煎剂，即以此为末，用大枣煮熟去皮核，捣成膏，加生姜汁，拌和为丸。空心米汤送下二百丸，为尝[1]服之药，方可收功。

噤口痢，绝不饮食，食即随吐。盖为邪热在上焦，脾土不能为主，故患此病者多死。若治得其道，亦或有可生

① 尝：通“常”。

者。宜用白芍、木香、黑姜等剂。宜以干山药、细茶为主，佐以人参、石莲、黄连、石菖蒲、茯苓之类，水煎，加生姜汁，徐徐呷下，任其吐出，仍与饮之。又吐又饮，终至不吐，即可生矣。再与二三服即愈。以后不必再服。胸次一开，自然思食，何噤口之有，故宜用石菖蒲。

疫痢，增寒[1]壮热，下痢臭秽，众人病一般者是也，必先解表发散。宜以大剂苍术为主，佐以羌活、防风、人中黄、芍药、黄芩、黄连之类，加葱白、生姜服之。

泄　泻

泄者，如水之泄也，势犹纾徐；泻者，如水之泻也，势已直下。微有不同，而为病则一，故总名之曰泄泻。要其致病之由，皆因内伤饮食，外感寒湿，脾土受伤，不能运化，以致阴阳不分，偏渗大肠，而病斯作矣。然亦有先感怒气，而后伤饮食者；有先伤饮食，而后感怒气者；有适值饮食之时，而忽暴怒者；有忧郁内结，而含悲以食者；有饮食后即入水洗浴者；有饮食未久复饮食者。凡此皆足以成此病。善调摄者，不饥不食，不渴不饮，喜怒有节，不使太过，何致有泄泻之患哉！大抵泄泻与下利，皆脾家之疾，而受病之新久不同，故势有轻重，而治之亦有难易也。然果何以知之，盖宿食停于中，得湿热而始变，

① 增寒：即憎寒。增，通“憎”。

则有赤白诸般之色，而为下利。此受病已久，故有积而无粪也。饮食过饱，夹寒湿而不尽化，则大便通利，无里急后重之苦，而为泄泻。此受病未久，故有粪而无积也。此泻与痢之别也。如是用药者，其可以概施乎？然诸痢多热而寒者少，诸泻多寒而热者少，或有之，惟完谷不化，属于客热在脾，火性急速，不及传化而自出也。然亦有脾寒不能运，而完谷不化者，此其尝也。治此病者，当视小便之赤白，察其脉之洪数沉迟而已。小便赤，脉洪数，则为热；小便清，脉沉迟，则为寒。医者不可以不辨也。

药例

暴泄者，皆因生冷油腻，恣食无节，或饮酒无忌，适触寒邪，故成暴泄。其泻出者皆是水，乃阴阳不分，偏渗大肠，而小便必短涩。治者以利小便为先，小便利则大便止矣。

用一味车前子，炒为末，以米汤送下四五钱或六七钱，其泻立止。然后以白术为君，苍术、厚朴、茯苓、陈皮、神曲、山楂、麦芽、炙甘草为佐，加姜、枣煎服。

寒泻者，腹中偎偎作痛，痛久而后下者是也，宜以温脾为先。用肉桂为君，白术、干姜、陈皮、茯苓、炙甘草为佐，加大枣煎服。

热泻者，肚腹尝热而痛[1]，口干舌燥，小便赤涩，所

① 尝热而痛：原作小字。当为正文而非注文。

下之粪皆深黄色，臭秽不可近者是也，宜以清热为先。用生芍药为君，白术、茯苓、黄连、生甘草、山楂、麦芽、神曲为佐。

食泻者，腹中绞痛，痛一阵下一阵，下即稍宽，少顷又痛又下者是也，宜以通利为先。用大黄为君，枳实、厚朴、甘草为佐。服此药后犹未愈者，宜以白术、枳实、山楂、麦芽、神曲、陈皮、甘草煎服。

气食兼并而泻者，两胁中脘皆痛，腹中尝闷，泻亦不甚通利者是也，宜以行气消食为先。用青皮、木香、香附、砂仁之类以行气，槟榔、草果、山楂、麦芽、神曲之类以消食，先服一二剂，后以苍术、白术、茯苓、陈皮、厚朴、甘草之类以调理之。

宿食不消作泻者，饱闷作痛，或时嗳酸臭之气，大便溏滑，不甚通快者是也。专以消宿食为主，不必治其泻，审其所伤之物，而以所治之药消之。

如伤肉食，宜以山楂为君，佐以三棱、蓬术、枳实、黄连之类。

如伤米食，宜以麦芽为君，佐以神曲、陈皮、苍术、厚朴、蓬术、三棱、枳实、黄连之类。

如伤面食，宜以莱菔子为君，佐以枳实、黄连、麦芽、神曲、槟榔、草果之类。

如伤生冷，宜以肉桂为君，佐以干姜、槟榔、草果、莱菔子、陈皮、枳实之类。

如伤油腻，宜以苍术为君，佐以滑石、茯苓、陈皮、厚朴、炙甘草、白术、神曲之类。

如伤酒，宜于消食药中加消酒之药，如葛粉、绿豆粉、天花粉、黄芩、山栀之类。伤火酒，用酒曲，伤浊酒，用酒药，必各从其类。

直肠自下者，名曰洞泻。大剂白术为君，佐以五味、诃子、肉果、牡蛎、粟壳之类。

每朝登厕溏滑者，名曰脾泄。大剂白术为君，佐以煨姜、大枣、茯苓、炙甘草之类。

久泻腰痛者，名曰肾泄。大剂杜仲为君，佐以白术、茯苓、人参、肉果、诃子、五味之类。

一说宜温肾为先，而故纸、茴香亦可服。

泄泻两胁痛者，名曰肝泄，此得之于恼怒。大剂芍药为君，佐以白术、茯苓、苍术、厚朴、青皮、甘草之类，禁用姜、橘，以其补肝也。

当泄泻时，又闭而不下，及所下者多白沫而有声，乃风泄也。宜以防风为君，佐以苍术、厚朴、陈皮、甘草、白术、茯苓之类。

完谷不化者，其病多危，盖因纯寒纯热，而无胃气以运化也。不必用消食之剂，但以白术为君，审其热，加姜炒黄连、山栀、连翘之类，入大枣、糯米煎服，审其寒，加肉桂、肉果、干姜、煨熟附子、甘草之类，入大枣、糯米煎服。

凡泻本属湿，多因饮酒不节，致伤脾胃而作，治者当分利小水为上，而补脾燥湿消食次之。须知初泻补脾，久泻补气，又有久泻肠胃虚滑者，宜以升提收涩之药为主治，此大法也。

秘　结

秘者，气之秘也；结者，粪之结也。气秘则攻击于肠胃，而瘀塞于魂门[①]，欲下不下，虽努力以伸之，而难于通畅，甚至有肛下者。粪结则干涩坚硬，多转矢气，而小腹结痛，欲下不下，甚至有肛门燥裂而沥血者。秘而不结，虽不通利，而不甚艰难，结而不秘，虽不滋润，而不甚费力，惟秘结兼至，难中之难也。少壮之人多患秘，以其气有余，而不及转运也。衰老之人多患结，以其血不足，而大肠干燥也。又有所谓风秘者，尝欲转矢气，而气终不泄，肛门壅塞，努力伸之，则有声如裂帛，而粪又不下者是也。其根始于伤风咳嗽，咳嗽将愈，而此病即发，以肺与大肠相为表里，风入于肺，而传病于大肠故也。《脉经》曰：尺脉见浮风入肺，大肠干涩秘难通。非此之谓乎？大法秘者调其气，结者润其血，而秘之得于风者，即于调气润血药中加去风之剂，则得之矣。

---

① 魂门：日本正德和刻本此处有注："魂当作魄。"可从。魄门即肛门。《素问·五脏别论》："魄门亦为五脏使。"

药例

气秘不通，以调气为先。宜以木香为君，枳壳、槟榔、青皮、陈皮、苏梗之类为佐，长流水煎，加玄明粉三四钱，量大小虚实用之。玄明粉乃朴硝所成也。其法以提净朴硝入罐，大火煅成汁，倾在净地上待冷，每硝十两，加甘草二两，为细末，即成粉矣。

粪结不下者，以润血为先。宜以当归为君，知母、麦冬、桃仁、麻仁、苏子为佐，长流水煎，加蜜数匙，结甚加蜜一两，熟猪脂半两，调和服之。

秘结兼至者，以调气润血为先。宜以木香、当归为君，枳壳、桃仁、知母、麦门、苏梗、麻仁之类为佐，长流水煎，加玄明粉、生蜜服之。

风秘者，以去风为先。宜以防风为君，荆芥、紫苏、葱白之类为佐，加木香、当归、枳壳、桃仁之类，长流水煎，加玄明粉、生蜜服之。

老人黑瘦，血枯不通者，以生血为先。宜于四物汤中，倍加当归、生地，兼以麻仁、麦冬之类，长流水煎，加生蜜服之。

内热秘结者，以清热为先。宜以黄芩为君，石膏、山栀、黄柏、麦冬、桃仁为佐，长流水煎，加玄明粉服之。热结甚者，以大黄为君，厚朴、枳实、桃仁、甘草之类为佐，煎服。大忌巴豆，盖巴豆大热，服之虽一时通快，不久复病，于此而又通之，则必至于亡阴，而不可救矣。

后重不下者，以抑火为先。宜以黄连为君，木香、槟榔、大黄、当归为佐，煎服之。或用黑牵牛炒熟，每一斤取头末四两，为细末，和生蜜捣如泥，丸如桐子，每服三钱，白滚汤下。善饮者，好酒送下。

统治一切秘结，用桃仁去皮，苏子淘净，各五钱，捣烂，入水一碗，再研和，以布绞去渣，调生蜜一两服之。

或用生蜜一大杯，滚汤一碗，调和，加玄明粉三钱服之。即时通快，不损脾胃，此圣药也。

若人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而小便数，大便难者，用脾约丸。

若人阴血枯槁，内火燔灼，肺受火邪，土受木伤，脾肺失传，而大便秘，小便数者，用润肠丸。

脾胃

五脏之有脾胃，犹五行之有土也。天一生水，得土之五而成六；地二生火，得土之五而成七；天三生木，得土之五而成八；地四生金，得土之五而成九；天五生土，复得土之五而成十。五行无土，不能成五行；五脏无脾胃，不能资五脏。脾胃者，五脏之本也，心、肝、肺、肾不能容饮食，能容之者，脾与胃也。饮食入于脾胃，而精气行焉。味之咸者，先入于肾，所谓水得土而成水也；味之苦者，先入于心，所谓火得土而成火也；味之酸者，先入于肝，所谓木得土而成木也；味之辛者，先入于肺，所谓金

得土而成金也；味之甘者，本宫受之，而实所以调和五脏，所谓土得土而复成也夫。然后肾水尝足，心火宁静，肝木条达，肺金清润，而周身脉络无不贯通，病无自而作焉。故善保身者，惟养脾胃而已，不节劳则伤脾，而四肢于是乎倦怠；不节食则伤胃，而中脘于是痞塞；湿土之气郁而不发，则鼓胀、黄疸之疾成；湿土之气溃而下注，则痢疾、泄泻之病作，而脾胃之症，此其极矣。不但已也，脾胃一伤，则五脏皆无生气，由是为腰痛，为烦恼，为膀胱胀满，而肾始病矣；为恍惚，为怔忡，为烦躁，而心始病矣；为吞酸，为吐酸，为胁胀，为多怒，而肝始病矣；为咳嗽，为喘急，为呃逆，而肺始病矣。五脏之病，亦有自为病者，未可皆归罪于脾胃也，而病之始于脾胃者居多焉。人可以不调理脾胃乎？要而言之，饮食劳倦，皆宜有节，而二者之间，又以节饮食为主要。盖胃居脾下，饮食之所聚也，而克化之权，则在于脾，脾覆乎胃，运阖辟之机，无一时而不动，胃火上升，脾火下降，气尝温暖，是以饮食易消。若嗜味而过饱，则充塞胃口，上碍于脾，脾虽欲动，不能动矣，其能以克化乎？此所以调理脾胃，又莫先于饮食之节也。

药例

大抵肥白之人多湿，一有脾胃之症，必湿淫于内也。宜大剂苍术为君，白术、半夏为佐以燥之，而又兼以茯苓、泽泻、猪苓、木通之类，以利其湿，使从小便而出

可也。

黑瘦之人多血少，一有脾胃之症，必脾虚不能裹血以致之也，宜用意消息之。若口干唇燥，肌肤少润，而又饮食不能消化，必兼血药，如四物汤之类，配四君子汤，加姜、枣，而四君子中，以白术为君，乃为得宜。若无血少之症，亦不必用血药，要在活法。

胃弱不知滋味，饮食厌倦者，宜鼓动其胃气，必以芬芳药开之，如藿香、木香、檀香之类，君以人参、白术，佐以枳实、陈皮、砂仁、甘草之类。枕边尝置乌梅二三个，酸气入鼻，最能开胃，此捷法也。

脾虚作泻，气不收摄者，宜大补其脾，略加收涩之剂。宜人参、白术为君，茯苓、莲肉、薏仁之类为佐，而以诃子、肉果、五味、乌梅之类，则收涩之剂也。

妇人脾胃不和，胸膈痞满。宜以白术为君，枳实、陈皮为佐，每药一斤，配便浸香附一斤，作丸服之。

老人脾胃不和，大便干涩。宜以鸡腿术[1]为君，枳实、陈皮为佐，每药一斤，配归身一斤，少加甘草，作丸服之。

统治脾胃之剂，宜以白术为君，茯苓、陈皮、枳实、甘草为佐。夹寒加官桂，夹热加黄连，夹痰加半夏，挟湿加苍术，血不足加归、地，气不足加参、芪，有食加神

---

① 鸡腿术：又称“鸡腿白术”。为白术的药材品种之一，以其形状似鸡腿而得名，视为道地药材品种。

曲、麦芽、莱菔子之类，有虫加槟榔、川楝、针砂[①]、使君子之类，有气加木香、香附、青皮之类。要在斟酌用之，不可执泥。其余泄泻、下痢、鼓胀、黄疸之症，虽皆属于脾胃，然自有本条开陈，此不复赘。

虫　　症

虫，动物也，草木水土之中宜有之，何为而有于人之肠胃中乎？盖虫者，亦得天地之气以成形者也。而形不自成，必假物而后成，如草腐而生萤，雀死而成蛤，鱼肉烂而生蛆，皆藉有形之物，感阴阳之气，而后形体成焉。人身小天地，而人之气即天地之气也，然则虫之生于肠胃中者，亦岂无所假而成哉？饮食入胃，不能消化，如鱼鲊肉醢[②]、生面硬饭之类，停积于中，湿热相感，稠黏胶固，资热血以相裹，得生气以陶镕[③]，则不动之物悉能成动之形，头尾皆具，而浑然一虫类矣。其始也，因饮食而变。其既也，赖饮食以养。绞扰蟠结，食人精气，饮人膏血，坏人脏腑，夭人寿命，虫之为害，可胜言哉？大凡难化之物皆能生虫，不但如酢醢、面饭之类而已。若误吞头发羽

---

① 针砂：又称铁砂或铁针砂。入药始载于陈藏器《本草拾遗》，曰："针砂，此是作针家磨鑢细末也"，"功同铁粉"。中医典籍以"针砂丸"为名的成方多个。有误以针砂为朱砂者，非。

② 鱼鲊（zhǎ 乍）肉醢（hài 亥）：腌鱼和肉酱。鲊：腌鱼或咸鱼；醢：用肉或鱼等制成的酱。

③ 陶镕：比喻造成、培养。

毛，尤为易生者也。不特此也，虽无质之物，亦能生焉，如浓茶浊酒，本无质者，而所澄之脚，最能成病，故有茶癖酒积之症，久之亦变为虫。成于茶者，尝思食茶，成于酒者，必酷嗜酒，一日不遂所欲，则一日不能暂安，此其症也。又有所谓痨虫者，又何所自而生耶？盖痨虫即尸虫也，痨疾之人多瘀血，瘀血不消，得火煅炼，遂成细虫。其色多赤，无翼而能飞，或隐或见，其来也不测，皆血之所化也。以其为血所化，故比诸虫则甚灵焉。血统于肝，而肝则藏魂，故此虫者，魂之所依也。病人既死，魂随虫出，好觅同气，同气之亲，不幸而染之，则成传尸痨焉。此又虫之最可畏者也。然虫病人恒有之，医者何以灼知其真而药之耶？必有形症可见也。虫病之人，面黄肌瘦，唇白毛枯，容颜不泽，脸多白印，时觉恶心，口吐清水，或心腹绞痛，饮食不为肌肤，或头发狰狞，洒淅恶寒，或额面生疮，湿痒沿连，皆其症也。知此则可以用药矣。若夫痨虫之形症，必其人之父兄伯叔先患痨症而死，而其人复有是症，乃可以决之耳。又岂与诸形症同哉？

药例

口中吐蛔者，乃胃火上升，蛔不能安，故随火而起也。宜先以乌梅、黄连安之，使其降下，然后以杀虫之剂投之可也。然杀虫之剂切不可用花椒。花椒虽能杀虫，而其味本辣，若于吐虫之时而骤用之，必跳跃而起，宁不绞坏心胸乎？医者不可不知也。纵使欲用，必先去其核，温

汤浸浮，令其口闭，空朝以好酒送下，亦治法也。此不惟可以治虫，而患寒症者亦能治之。

大便去虫者，当任其自出，若去虫太甚者，不可专治其虫也。宜以白术等药安其脾，佐以槟榔、川楝、使君子之类，以除其根，斯攻补兼施之道也。

虫病腹满作痛，必下之。用黑牵牛一斤，取头末四两，用生大黄四两。再研极细，蜜水为丸，如桐子大。饥时好酒送下三四钱，大下诸虫。然后以人参、白术、陈皮、茯苓、炙甘草、大枣补之。

虫食下部，肛门痒甚，乃大肠受热，生化细虫为害也。虽服丸散煎剂，道路甚远，不能奏功，必当其处取之方可。用猪肝一大块，切作圆稳一条，长可五六寸，煮熟，四围刺作眼，如簪脚大者，三四百孔，蘸糖塞进肛门，其痒益甚，少顷痒止。其虫已入肝中，徐徐取出，另换新者塞之，如此数次即愈。亦治妇人阴户有虫，痒不可忍者，甚验，不可视以为迂也。

好食茶者，谓之茶虫；酷思酒者，谓之酒虫；欲饮油者，谓之油虫。至于小儿多好食生米壁泥，皆虫所使也。皆当以杀虫之药，如铅灰、雷丸、槟榔、川楝、使君子之类为丸，即以所好之物送下，直至虫处而杀之。

一法，不必服药，但使病人禁食所好之物，苦苦忍之，忍至四五日，其虫不得所食，则饥而上升以求食，口中觉馋甚，将病人绑缚凳上，令其覆卧，然后以所好之

物，近其口边引之，香气入喉，必涌跃而出矣。

瘠虫为病，面黄骨立，肚腹鼓胀，小儿多有之。宜用大虾蟆几只，将砂仁入其腹中令满，以线系其足，倒挂当风处，阴干，炙脆为末。同人参、白术、枳实、槟榔、使君子、黄连、针砂、麦芽、山楂、陈皮之类，共研细为丸。如米粞[1]大，或为散子，糖拌服之，大有奇效。

凡治虫病，当于每月上旬服药，乃能奏功。若非上旬，多有未效。盖诸虫每月上旬头皆向上，故服药径至其口中而杀之，此亦但论治虫之日期耳，不可执以为一定之法。若病势已急，岂能待其上旬耶？

凡尸虫方，已见痨瘵门，此不复赘。

黄　疸

黄疸之病，皆湿热所成。湿气不能发泄，则郁蒸而生热，热气不得宣畅，则固结而生湿，湿得热而益深，热因湿而愈炽，二者相助而相成，愈久而愈甚者也。然求其湿热之所由生，未有不由于大醉大饱，及醉饱后贪睡久卧，与努力行房而得者。或醉饱后入水洗浴，寒气敛束，密其腠理，汗不得出，以至湿热相感，而成此病焉。外不得汗，内不得泻，熏蒸濡染，流入皮肤，上达面目，下至足跗，中及手臂，前腹后背，皆如涂金，小便赤如姜黄，犹

① 粞（xī 西）：碎米。

之罨[1]曲酱，因湿热而成其色也。大法上半身黄甚，则宜发汗；下半身黄甚，则宜利小便，以分消其湿，而佐以退热之剂。然又必观其所伤之物而消化之，非徒治其湿热而已。此不易之论。若久而不愈，还宜救脾与血也。欲知其不治之症，何以断之？曰黄疸变黑如烟尘者死；小便如膏者死；腹胀者死；饮食太少者死。渴者难治，不渴者易治。若眼渐白，小便长者，病将退也。

药例

黄疸因中酒而成者，宜大剂葛根为主，佐以天花粉、山栀、茯苓、甘草梢、木通、车前子之类，以利小便，使湿从下行。盖酒本无质之物，只宜利小便而已。

因伤食而成者，审其所伤者何物。如肉食则山楂、阿魏，谷食则麦芽、神曲，面食则莱菔子、陈皮，宿食则枳实、黄连，暴食则槟榔、草果之类，佐以利小便之剂。

因女色而成者，名曰女劳疸，亦未有不由于醉饱者。若不醉不饱，虽行房亦未必成黄色。治此病者，以活血为主，生血次之，如桃仁、红花、丹皮、赤曲之类，兼以四物汤，佐以消食消酒之剂，并利其小水而已。

因伤食既久，服消食药不效者，勿以不效而遂止之，宜多服几帖，浮动其根，待腹中绞痛，即以大黄三钱，厚朴二钱，官桂一钱，甘草五六分，下之。

---

① 罨（yǎn 演）：覆盖。

得病后全无汗者，乃腠理缜密，湿不能散也。宜以发汗为主，如苍术、白术、葱白、紫苏、羌活之类。如又无汗，再加桂枝、麻黄、甘草，或单用浮萍草煎汤，时时饮之，亦能取汗。若有食则消其食，有酒则消其酒，当消息之，不可专于发汗。若身壮热而无汗，则用麻黄，勿用桂枝。

身面皆黄，又发热者，热多于湿也。宜以茵陈为君，山栀、黄连、甘草为佐，或发汗，或利小便，随症治之。若服寒凉之剂而热不退，宜加几味，如人参、连翘、芍药、麦冬服之，恐生虚热也。若纯用寒凉之剂，脾不能堪，多有发单胀者，慎之慎之！但于剂中加生姜几片，则药有监制，而功可奏矣。凡黄疸之病，其原必起于脾虚不能运化，转输不及，浊气怫郁而然，是脾虚为本，湿热为标。又有伤寒热病，阳明内实，不得发越，亦令发黄。治法不可一例而施也。

统治黄疸久不愈者，用桃树根东行者一束，洗净，切碎，煎二三碗，令病人空朝服之，约人行二十里许，即欲大便，下尽黄水即愈矣。然不可谓全妥，又必调理脾胃，庶不生他症也。

附　黄肿

人有病黄肿者，不可误以为黄疸。盖黄疸者，遍身如金，眼目皆黄，而面无肿状。黄肿之黄，则其色带白，而眼目如故，虽同出脾胃，而病形不同，医者当审而治

之。黄疸之起，由于湿热蒸染，而黄肿之症，则湿热未甚，而多虫与食积之为害也。或偶吞硬食过多，碍其脾家道路，经久不消，脾家失运化之权，浊气上腾，故面部黄而且浮，手足皆无血色。其有虫者，必吐黄水，毛发直指，皮肤不泽，且好食生米、茶叶之类是也。若肿及四肢者难治，肿及腹者不治，饮食减甚者不治，以其无胃气也。

药例

审其病果虫多于食，则以杀虫药为主；食多于虫，则以消食药为主；虫食相半，则均治之。治虫如使君子、槟榔、铅灰、雷丸、川楝之类；治食如枳实、黄连、阿魏、山楂、蓬术、草果之类；治虫治食，必带补脾胃，兼去其湿热，如白术、苍术、茯苓、泽泻之类，量病加减作丸药。而剂中又不可无针砂，有针砂则其功易奏，此皆王道之药也。若欲收霸功，则巴霜、硇砂、礞石之类为末，以粽角捣为丸，其功尤速也。如其不然，则但以消食杀虫之剂，先服几帖，浮动其根，然后以承气汤下之，亦妙。

鼓胀　水肿

鼓胀之所以得名者，以其肚腹胀紧，弹之有声，有似乎鼓，故名曰鼓胀。然果何自而致此哉？盖鼓胀之作，有得于食者，有得于气者，有得于气食兼并者；有先得于色，而后伤于食者；有先得于食，而后伤于色者。伤于食

则食不消，而胃气已窒；伤于气则肝经受病，而痞塞不通；伤于气食则肝益有余，脾益不足，以有余之肝木，克不足之脾土，则气愈结而食愈不化，由是膨胀紧急，而病日益深矣。先得于食而后伤于色，则脾先受病，而肾继之，中脘先胀，而后及于小腹；先得于色而后伤于食，则肾先病，而脾继之，小腹先胀，而后及乎中脘；若气与食、色三者皆备，则一齐而发，中脘、小腹、两胁尽胀，此病之尤重者也。

鼓胀不愈，而眼下忽如卧蚕状者，必发水肿，然水从何而得耶？盖人之一身，血与肉而已矣。食入于胃，则游溢精气，可以生肉；饮入于胃，则灌溉百脉，可以生血。饮即水也，饮既生血，则血之所成，成于水也。自出母胎，以至成童，自成童以至壮盛，其所饮既多，则其所生亦多。水即未成之血，血即已成之水也，使其善于调摄，不为气与食、色所伤，则血不受病，何水肿之有？惟夫外伤于气，内伤于食与色，则内气交结，而血滞不流，又中夹脾湿，下连肾水，水土混淆，渗于皮肉，则一身之血复变为水，与脾肾二经之邪，统而为一，且旁达于四肢，充满于上下，其状如匏，其冷如冰，其坚如石，而病斯极矣。欲知其死生，何以断之？曰鼓胀之病，脐满者重，脐突者死，饮食太少者死。水肿之病，手足心平满者死，面黑者死。此断死生之大诀也。大法治鼓胀者，以实脾去湿宽膨利水为主；治水肿者，以行水为主，而后补之。

药例

伤于食者，以消食为主，而佐以扶脾利水、去湿宽膨之剂，如槟榔、草果、枳实、陈皮、莱菔子、山楂、麦芽之类以消食，白术以补脾，苍术以去湿，厚朴、大腹皮以宽膨，茯苓、猪苓、车前、泽泻以利水。

伤于气者，以开气为主，而佐以扶脾利水、去湿宽膨之剂，如青皮、枳壳、木香、乌药之类以开气，而其余药与前同用。

气食兼并者，以前消食开气之药为主，而所佐之药，如去湿宽膨利水之剂，亦与前同。

先伤于食，而后伤于色者，以消食为主，如前所用之类，而兼用当归、红花、苏木、桃仁以活血，其余所佐之药，亦与前同。

先伤于色，而后伤于食者，以活血为主，如当归之类。而消食之剂，亦同于前。其余所佐之药，亦同前可也。若气食与色兼备，皆以前药参用，又当分其缓急，而次第施之。

妇人亦有气臌、食臌，而血臌俱多，以其多起于经闭及产后恶血不出所成也。方与论俱见妇人门。而气食所成者，亦以前所用者为准也。

凡治此病，切不可用甘草，而诸药之中，必多用生姜皮煎服。

附　水肿[1]

水肿之病，有因鼓胀而得者，有不因鼓胀而得者，皆视其眼下高起如卧蚕者，必发此病也。论大法，亦宜实脾利水宽膨，去湿顺气。然病势至此，则水气用事，真气无权，正如一国之中已为大寇所据，而为之君者，既失其地方，且以君子之道劝之，徒激其怒耳，于事竟何益哉？必以大兵临之，乃能济事。虽城郭宫室之美，人民庶物之富，不无大坏，而犹不失其故土，亦可以招集叛亡，复其旧业，而宗社血食或可保也。何以异于是乎？故实脾利水之剂，虽曰稳当，而未能速应。必先用甘遂、芫花、葶苈、大戟之类，开通水道，使从大小便一齐而出，如大禹治水，掘去壅塞，顺流而下，始能底绩。待其水下之际，时时与米汤饮之，则病人不至眩运。水既下尽，然后以参、术、茯苓、大枣煎汤，徐徐服下。服数剂之后，更以八物汤作丸子服之，则庶乎其可也。然此亦求一生于万死之中耳，至于死生存亡，犹未可保。医者以活人为心，故不能不曲为之所，岂真以是病为易治，而轻试其手哉。

水肿病，不问年月远近，用大戟、当归、陈皮各一两，剉碎，水二升，煮七分，顿服。当利下二三斗，至重不过再服。此方亦治血臌。

水气遍身浮肿，气促坐卧不安，用牵牛二两，微炒，

① 附水肿：原无，据目录补。

捣末，以乌牛尿浸一宿，平旦入葱白一握，煎十余沸，去渣，空心分为二服，水从小便中出。

总治水肿，看何经加药。

葶苈　川椒　雄黄　泽泻　芫花醋浸，炒　大戟　甘遂　赤茯苓　桑白皮　穿心巴戟各一两

为末，每用一两，水浸，煎八分，空心温服，小便多为效。

加药之法，须看何经：从阴肿起，其根在肾，加泽泻一两；从腹肿起，其根在肚，加川椒一两；从口唇肿起，其根在小肠，加巴戟一两；从面肿起，其根在脾[①]，加桑白皮一两；从胁肿起，其根在骨，加甘遂一两；从顶肿起，其根在膈，加茯苓一两。仍审其虚实加减，忌食杂物。所谓加药者，一剂之中，再加一两也，须活法用之。

三　消

消者，易消之谓也。邪火内烁，真阴枯竭，善渴善饥，不为肌肤，饮食入胃，顷刻消尽，故曰消症。以其上中下三焦受热，故曰三消。所谓三消者何？曰消渴，曰消中，曰消肾，乃心脾与肾三经之火症也。而心脾二经之热，又皆由于肾火。盖肾之所主者，水也。真水不竭，自足以滋养乎脾，而上交于心，何至有干枯消渴之病乎？惟

① 其根在脾：日本正德和刻本此处有注："脾当作肺。"此说为是。

肾水一虚，则无以制余火，火旺不能扑灭，煎熬脏腑，火因水竭而益烈，水因火烈而益干，阳盛阴衰，构成此病，而三消之患始剧矣，其根岂非根于肾耶？然分而言之，又若有各自为病者：如心经既虚，邪火乘之，而又内夹心火，心火为邪火，一时腾起，不能制抑，熏蒸上焦，以致口干舌燥，咽喉如烧，引饮虽多而烦渴不止，小便频数而短少，所谓消渴者此也。脾经既虚，邪火乘之，而内炙脾土，脾家为火所烁，胃火亦从而起，仓廪之官失职，中宫之位已虚，令人消谷而易饥，饮食大倍于平日，肌肉渐瘦，小便如泔，虽甚烦渴而引饮不多，所谓消中者是也。肾经既虚，邪火乘之，水本能胜火，而今反为火胜，一杯之水易干，车薪之火方炽，则先天真一之精，煎熬殆尽，由是骨髓皆枯，肢节瘦细，腿膝酸疼，唇裂口燥，渴而引饮，饮虽不多而便溺时下，不能收摄，所谓消肾者是也。三消虽自为病，而根本总归肾经，真水一虚，而三病从之，医者可以知其原矣。此病惟好酒好色、喜食炙煿、好服丹砂金石之药者多成之。盖好酒则热易积，好色则火难制，喜食炙煿则津耗亡，爱服丹石则肠胃燥烈，而火症起矣，可不慎哉！

药例

消渴之症，上焦受热，渴多引饮，宜滋养心经。以大剂麦门冬为君，石莲、黄连、天花粉、白茯苓、五味子、人参为佐，加四物汤服之。盖此症宜补阴血以胜阳，故必

以四物汤合剂，而消中、消肾皆用之。

消中之症，善饥多食，宜治脾热，抑胃火。以煅过石膏为君，蒸熟大黄、生甘草、茯苓为佐，加四物服之。

消肾之症，骨瘦腿疼，宜滋肾水。以杜仲、黄柏为君，天门冬、人参、知母、五味子、干山药为佐，加四物服之。

三消俱病，其势已危，九死一生，药亦不效。若不忍坐视，急用前三处之药，总作一剂，水煎成膏，与消梨汁、童便调和，渴即饮之，或可扶持。

大凡此症，从好酒而得者，剂中加干葛、天花粉、黄芩之类；从好色而得者，加天麦门冬、黄柏、杜仲之类，与猪腰子同煎服；从喜食炙煿而得者，大碗消梨汁、苦茗之类可服；从喜服丹砂而得者，大碗童便及井底泥浆水、大剂人中黄之类可服。医者当斟酌而用之。

噎　膈

噎者，咽喉噎塞而不通，饮或可下，食则难入也；膈者，胃口隔截而不受，虽饮食暂下，少顷复吐，而不能容也。求其所以致病之由，而要皆忧郁不开，思虑太过，忿怒不伸，或惊恐时值，变故屡遭，汲汲皇皇[①]，无安宁之日，以致内气并结于上焦，而噎膈之症始成矣。此皆处于

① 汲汲皇皇：急切慌忙，匆忙。

逆境则然耳。至于素享富贵之人，亦有是症者何哉？必因厚味所伤及酒色过度，虚火用事，真阴消烁，以致血液干枯，顽痰胶固，结于咽喉之处则成噎，结于胃口之处则成膈也。又有不因酒色而得者，亦当以血枯痰腻及气郁治之。但审其所得之由，及观其所禀之厚薄，方可用药。如瘦人多火，其血易干，亦有因火而生痰者。肥人多湿，其痰易结，亦有因湿而血滞者。穷困之人多忧郁，经营之人多思虑，不得志之人多忿怒，遭变之人多惊恐，好酒之人多痰火，好色之人多积血，嗜味之人多宿食，使气之人多恼怒，医者审而治之，不可以一端求也。又有所谓鼠噎者，见人即不食，背人则私食之，乃食鼠残中毒所致，又岂可以一例治之乎？凡治此症，以开郁、顺气、消痰、润血为主，此其大法也。

药例

由忧郁不开而成者，宜先开其郁，而及其余，必以枳壳、抚芎、香附为主，而佐以贝母、桔梗、菖蒲之类。有痰则消其痰，如瓜蒌、半夏、姜汁、竹沥之类；有血则润其血，如当归、桃仁、阿胶、玄参、生蜜之类；有食则化其食，如神曲、麦芽、陈皮、枳实、莱菔子、槟榔、草果之类，各随症治之。

由思虑太过而成者，宜以开心窍为主，如菖蒲、灯心、通脱木之类，而佐以顺气之药，如苏子、茯苓、陈皮、沉香、白豆蔻之类。若有他症，照前加之。

由惊恐而成者，以安心神为主，如茯神、远志、麦门冬、菖蒲之类，佐以顺气之药，如有他症，照前加之。

由血液干枯而成者，以润血为主，如阿胶、麦门冬、玄参、知母、生蜜之类，佐以顺气之药。如有他症，照前加之。

由顽痰胶固而成者，以化痰为主，必用海浮石、蛤粉、玄明粉、礞石、白硼砂之类，为极细末，用姜汁、竹沥调少许，尝尝服之。必是此等药，方可治顽痰也。其煎剂，如油炒半夏、贝母、瓜蒌、橘红、茯苓、天花粉、黄芩、姜汁、竹沥之类，佐以顺气之药服之。若顽痰壅塞，不能伸气者，必用麻油二三两，桐油半两，调和服之，大吐顽痰，势即宽矣。

由积血不消而成者，以消血为主，如山楂、红花、赤曲、丹皮、降真香、苏木、蓬术、当归之类以消血，佐以枳壳、青皮、香附、紫苏梗之类以顺气。若又夹痰，加姜汁、竹沥、风化硝以消之。

由宿食不化，伤于胃口而成者，以消食为主，如枳壳、槟榔、蓬术、陈皮、莱菔子、草果、麦芽、神曲之类，佐以顺气之药，如木香、青皮、香附、乌药、苏梗之类。若有痰加姜汁、竹沥；若有积血，如前消血之药；若有干血，如前润血之药，加减服之。

由食鼠残而成鼠噎者，即以鼠粪烧灰存性为末，与莱菔子、白豆蔻等分为末，时时用好酒送下，或二三钱，不

拘时服。

凡噎膈初起，不论痰与血，即以韭菜白头捣取自然汁，同姜汁、竹沥、童便、好酒调和，日服一二盏，其效如神。丹溪乃以二陈加竹沥、童便、韭汁之类为主，治法亦相似。

凡膈症不能容物，食之即吐尽者，名曰翻胃，乃胃寒也。宜以温胃为主，用大附子去皮脐不用，切碎，入童便内煮二炷香，取出放净砖上，四围用炭炙之，待其燥烈，淬姜汁内，再炙再淬，直令熟透，切片，晒干，为极细末，每服一二钱，用茯苓、藿香、砂仁、白豆蔻、黄连、生姜，煎汤送下。

呕　　吐

呕者有物在中，其所来之道远，故必呕而后出也；吐者亦有物在中，其所来之道近，故一吐而即出也。分而言之，微有不同，合而言之，同归于火。饮食痰涎，停积不化，胃火上升，即涌而出矣。其病与翻胃相似，而实各有所属。翻胃属寒，呕吐属热。惟其热也，故其出也无定时，或随食随吐，或食良久而后吐。随食随吐者火也，火邪急速，不及入胃而即出，无呕逆之苦，无挥咯[①]之劳，是即吐之谓也。食良久而后吐者，火犹稍缓，必入胃余

① 挥咯：努力咳吐之状。

时，委曲而出，酸苦万状，伤神劳精，肠卷而腹急，是即呕之谓也。而所出之物，亦不甚尽，惟翻胃也，则阴气下结，水谷暂容，朝食则暮吐，暮食则朝吐，或朝食至午而吐，或午食至暮而吐，其吐必尽所食，日日如此，不少愆期。盖胃家受寒，不能运化，自不容于不出，则翻胃与呕吐，所以不同也。又有吞酸吐酸者，何也？盖饮食入胃，胃弱不能消，而又夹肝火，是以作酸，浮饮积蓄，变为酸痰，肝火升则吐，肝火降则吞，其吞与吐，皆肝火升降之所为也。故治呕吐者，必治其热；治翻胃者，必治其寒；治吞酸吐酸者，必抑其肝，而后所投之药，无不中矣。

药例

伤食呕吐者，饮食过多，一时不能克化，胃窄不能容，又夹火邪故也，宜以消食为主，抑火顺气次之，用山楂、麦芽、槟榔、草果之类以消食，黄连、石膏以抑火，藿香、苏子、陈皮、白豆蔻之类以顺气，加姜汁服。

痰多呕吐，以消痰为主，降火顺气次之。宜半夏、南星、瓜蒌、贝母之类以消痰，黄连、黄芩、山栀之类以降火，苏子、茯苓、白豆蔻、橘红之类以顺气，加姜汁、竹沥服之。

痰食相并呕吐，以消食化痰为主，降火顺气次之。用枳实、莱菔子、神曲、麦芽之类以消食，半夏、瓜蒌、贝母之类以化痰，黄连、石膏之类以降火，苏子、白豆蔻、橘红之类以顺气，加姜汁服之。

伤酒呕吐，以解酒为主，降火顺气次之。用天花粉、绿豆粉、葛粉之类以解酒，黄连、山栀、黄芩之类以降火，苏子、枳壳、陈皮之类以顺气，加萝卜汁服之。

夹风吐浮沫，以荆芥、天花粉、半夏、南星为主，薄荷、紫苏梗叶为佐。若头眩加天麻，有火加黄连，入姜汁、竹沥服之。

恶心呕吐，乃胃气不足故也，以扶胃为主，用白术、人参、半夏、藿香、白豆蔻、白檀香、苏子之类，加姜汁、竹沥服之，若恶食加枳实。

大凡呕吐药中，须磨沉香四五分服之，其效如神。

附　翻胃

翻胃不甚剧者，但视其所食之物，犹未尽者是也，宜用温药。如木香、桂心、生姜之类，以温其脾，加半夏、黄连、人参、茯苓煎服。

翻胃甚者，所食之物吐尽者是也，其胃大寒，必用热药。如煨熟附子、丁香、干姜之类，加姜炒黄连、人参、茯苓、苏子、沉香、白豆蔻煎服。

附　吞酸　吐酸

吞酸、吐酸，虽有吞吐之不同，而治法则一也。皆以抑肝火为主，而消痰顺气次之，大剂姜炒黄连为君，佐以半夏、青皮、茯苓、乌药、槟榔以顺气消痰，加姜汁、竹沥服之。或用吴茱萸三钱，黄连七钱，姜糊丸，名曰左金

丸，盖佐肺金以伐肝也。用滚汤送下三五十丸，不拘时服，甚效。此方兼治两胁膨胀。

凡治酸，必用吴茱萸，顺其性而折之也。

凡此四症，皆禁用甘草。盖甘能壅气，又能发吐故也。

河间曰：吐症有三，气、积、寒是也。上焦吐者，从乎气，脉浮而洪，食已即吐，渴欲饮水，大便燥结，气上冲胸而痛，治当降气和中。中焦吐者，从乎积，脉浮而长，或先吐而痛，或先痛而吐，乃食与气相并为积而痛，治当去其积，行其气。下焦吐者，从乎寒，脉沉而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清利，大便不通，治当通其秘，温其寒，大便渐通，再用中焦药和之而愈矣。

霍　乱

霍乱之症，急于风火，心腹绞痛，肠胃并结，欲吐不吐，欲下不下，手足挥顿，滚转烦闷，顷刻之间，死生安危系焉。盖由平日过伤饮食，多劳多气，一感臭秽，清气混淆，于是阴阳不条畅，水火不升降，中气溃乱，而病斯剧矣。邪在上则吐，邪在下则泻，邪在中则吐泻兼作，是皆易治者也。若不吐不泻，则死生在顷刻矣。

又有转筋霍乱者，筋脉拘挛，手指足指扳挽屈曲，此尤霍乱中之至重者也。若吐泻则亦有可治，如不吐泻，必死无疑矣。大抵霍乱初起，不得用药，以其气乱，药不能理也。

药例

大法：霍乱初起，无如盐水。以无灰食盐二两炒干，乘热投河水中，调和，约二三碗，令病人连连饮之。盐性坠下，直坠至底，浮食于上，则吐矣。若吐不通快，再饮之，直至通快而后止。吐尽宿物，则邪气亦散，而腹痛即宽矣。

或用沥青一钱，为细末，长流水调下，分作二服，其痛立止。

霍乱不吐泻，腹胀如鼓，不得用别药，惟益元散可服。用细软滑石水磨，漂去黄水，晒干，每滑石末六钱，配甘草末一钱，故名六一散，泡汤冷定，时时呷之，或连末服下。此药能降邪气，消食坠痰，和胃调中，但闻腹中有响声，此是好消息，不吐则必下，不下则必吐，乃霍乱中之妙药也。

调理之剂，如顺气，则藿香、乌药、砂仁之类；如消食，则陈皮、麦芽、神曲、枳实之类；如破结，则厚朴、香附、青皮之类；如降火消痰，则半夏、茯苓、黄连之类；如治转筋，则木瓜、白扁豆、当归、乌药之类，此其大法也。直待全愈之后，始可用参、术。

霍乱乃邪气用事，正气无主，溃乱之际，大忌姜汤、米汤及乌梅、梅酱等汤，服之立死，虽热汤亦不可用，禁之禁之！

小腹作痛，胀紧如石，气冷并结者，乃房劳伤也。切

不可误以为霍乱，妄投冷水及补药之类，服之立死。但用消伤、破血、调气之剂，如红花、苏木、桃仁、当归、木香、青皮、槟榔之类，酒煎，加童便调和，大口咽下。又令病人坐葱汤中浸之。

头　　痛

头居众体之上，为诸阳之会，其位至高，犹山之有巅，木之有杪[①]也。风之起也，愈高而愈狂，山巅木杪先得之，故云行如飞，叶落如雨，皆风使之然也。头居上体，为风之所先及，然以其会乎诸阳，而不畏寒，则人多忽之，而不知所避，风邪一入，头即痛焉。故头痛之病，风痛居多。夫风何以使之痛，盖风之为物也，善行而数变，其性易入，其气易感，头之诸阳，内聚而拒风，风之势力，外攻以抗阳，风与阳而相争，则两不肯伏，交战于至高之分，而头之诸经始病矣。以诸阳之强，且不能以胜风，而况于诸阴乎？其有血虚气虚而作痛者，虽系本元之不足，而实风之为病也。盖虚之所在，邪必凑之，使无风以入之，惟觉眩运而已，而何以作痛耶？但其气血已虚，无力拒风，风虽入而不与之争，故其痛亦不甚也。其有饮食不消，痰涎涌上而作痛者，非尽风之罪也，医者宜审而治之。大要皆当以川芎为统治之药，而诸经之主治药为

① 杪（miǎo 秒）：树木的末梢。

君，佐以薄荷、荆芥等药，乃为得宜。至于升麻，诸经皆不可缺，而独少阴则不必也。

药例

风入太阳经，则发际痛。羌活为君，川芎、升麻、白芷、防风、甘草为佐，加葱白、生姜。

风入阳明经，则额前痛。白芷为君，川芎、升麻、羌活、防风、甘草为佐，加葱白、生姜。

风入少阳经，则两鬓间痛。柴胡为君，川芎、升麻、羌活、白芷、防风、甘草为佐，加葱白、生姜。

风入少阴经，则颏骨紧痛。细辛为君，独活、川芎、白芷、防风为佐，少加升麻、甘草、黄柏。

风入厥阴、太阴之交，则顶颠痛。藁本为君，升麻、川芎、防风、牙皂、甘草为佐。

风入后太阳经，则脑后风池、风府及颈项强痛。羌活、防风为君，川芎、升麻、薄荷、荆芥、葱白、生姜、甘草为佐。

诸经头痛如破不能忍者，必多用蔓荆子，而以诸经之为君者佐之，加葱白、生姜。

血虚头痛者，痛虽不甚，而终日星星[1]作疼，如细筋牵引。以四物为主治，佐以升麻、白芷、薄荷、甘草之类，剂内惟川芎加倍用之。

① 星星：细小点儿，喻轻微。

气虚头痛，痛则有微汗，头甚空虚，眼目眩运，必以重帛包裹，方可少宁。以四君为主治，佐以半夏、川芎、防风之类。

宿食不消者，饱则头痛，饥则不痛，盖食饱则浊气熏蒸于上，故头胀紧而作疼也。宜以苍术、厚朴、槟榔、草果、黄连、枳实为主治，佐以薄荷、川芎，少加甘草、砂仁。

痰涎涌上者，必眉棱骨痛，或云属风热与痰也。宜以半夏、橘红为主治，佐以川芎、升麻、黄芩、薄荷、甘草之类。

诸经头痛，若兼身热，必多用柴胡、紫苏、黄芩、芍药、炙甘草之类。若夹寒者，加桂枝、生姜。若风邪不能去，加麻黄少许。

半边头痛，乃邪客于半边，属少阳之分，最为难治，痛久多至害眼。盖肝胆相为表里故也。大抵在左属风属血虚，在右属痰属热。宜以柴胡为君，川芎、白芷、升麻、甘草为佐，加葱、姜，水酒煎服。外用带须葱白捣烂，加飞盐及牙皂末，贴在痛处，又以艾囊如帕子样者扎之。

又有雷头风者，如雷之鸣，为风邪所客，风动则作声也，诸药罔效，惟清震汤主之。

诸经皆痛，并用诸经君药，各二三钱，作剂，加升麻、甘草、葱、姜之类为佐。

附　头眩

头痛之外，又有头眩一症，亦人所不能堪者，虽无痛苦而精神眩耀，所见之物皆颠倒摇动，身如浮云，足如履空，饮食下咽即吐，胸中怏怏，眼花不定，乃其症也。此为风动肝木，根本皆摇，卷痰上升，迷乱清气故耳。宜以天麻为君，薄荷、柴胡、青皮、半夏、黄连、生姜之类为佐，气虚加参、术，血虚加归、地，痰多加生姜、竹沥，精虚加天麦门冬、人参、五味之类可也。

心　　痛

心痛者非真心痛也，乃心胞络与胃脘痛也。然果何以知之？盖心胞络护捧其心，脉络相系，位居心之四旁，火载痰而上升，碍其所居，胞络为痰相轧，故脂膜紧急而作痛，遂误认以为心痛也。胃脘近心，位居心下，而络于脾，饮食过多，不能克化，伤于胃脘，病根尝在，略伤饮食，即闷闷作疼，亦误认以为心痛也。大抵痛而有痰，尝觉恶心，呕出痰饮即宽者，即谓之心胞络痛也。痛而作饱，时嗳气，直至饥而后缓者，即谓之胃脘痛也。又有痛时，得饮热汤热酒，而痛缓者，乃寒气客于心脾之间也。又有心头作疼，其痛应于背心者，乃忧郁悲思，积而成病也。又有心头急痛，唇白发竖，口吐黄水者，乃虫之为害也。又有心头结痛，逆气上升，如虫绞扰，自觉胸中唧唧

作声者，非声[1]也，乃死血随气而动也。又有一月一发，或二三月一发，其发也，痛极闷死，搔爬无措，涎水一涌而即苏者，乃寒痰积于心脾之间，安堵不动，一为恼怒劳倦所伤，则寒痰乘势涌起，泛溢胃口，迷塞心窍，故闷痛而欲死，涎水一涌而出，则胃口渐宽，心窍渐通而后苏也。凡此皆可施治。惟平素原无心痛之疾，卒然大痛无声，面青气冷，咬牙噤齿，手足冰冷者，乃真心痛也。盖寒邪直犯君火，旦发则暮死，暮发则旦死，不救之症也。

药例

心胞络痛者，痰也。宜以玄胡索为君以定痛，半夏、贝母、瓜蒌为佐以降痰，香附、枳壳、砂仁、苏子以顺气。

胃脘痛者，食也。宜以草豆蔻为君以定痛，佐以枳实、陈皮、槟榔、草果之类以消食，木香、乌药、砂仁之类以行气。

寒气客于心脾之间而作痛者，宜以干姜、良姜、官桂、丁香之类以祛寒，草豆蔻、玄胡索、乳香、没药之类以定痛，香附、枳壳、陈皮、青皮、木香之类以开气。

前心应后心痛者，郁也。宜用香附、苍术、贝母、抚芎、枳壳、桔梗之类以开郁，木香、砂仁之类以行气。

心头急痛，唇白毛竖，口吐黄水者，虫也。宜用雷

① 非声：日本正德和刻本此处有注："非声之声当作虫。"此说为是。

丸、川楝、使君子之类以杀虫，黄连、乌梅之类以安蛔，乳香、没药之类以定痛，砂仁、槟榔、枳实之类以降气。

心头作痛，气逆上冲，唧唧有声者，血也。宜用苏木、红花、三棱、蓬术、降真香之类以破血，青皮、槟榔、木香、枳实之类以降气，水煎，磨沉香五六分，或多至八九分，服之，令血下行。或加童便。

心头闷痛，必吐而后宽者，痰也。宜用山栀一两煎，加姜汁一杯、竹沥半杯服之。

真心痛，手足清至节者死，寒至节者亦死。盖因寒邪直至心经，心火衰弱，反为寒气所劫故也。医者不忍坐视，用猪心煎汤，去猪心，入麻黄、官桂、干姜、附子之类，直至心经以散寒。此秘要之妙法，亦死中求生之意也。

亦有似真心痛而实非者，虽有爬床窐[①]席、挥手顿足之状，而面无青色，四肢不厥，其痛不至于无声者是也。此乃胃口有虫，兼痰与食相绞，而为害也。先以锡灰、使君子为末，酒服二三钱，待痛缓，服消食之剂，兼以杀虫化痰。若察其脉沉迟，亦有寒也，宜以温药散之，如木香、官桂之类。若唇白毛竖，口吐黄水，单是虫也，宜多服使君子、川楝、雷丸之类，禁用花椒。盖花椒虽能杀虫，其味太辣，若骤服之，虫必惊跳攻绞，反伤胃口，甚

① 窐（wā 挖）：穿。《集韵·黠韵》：“窐，穿也。”

至有不能堪而殒其命也。慎之慎之！

大法：诸般心痛，先用猪心一具，煎汤，取出猪心，入药煎之，其效立奏。盖猪心直引诸药至患处也。其煮熟猪心，亦切为片子，蘸乳香、没药、甘草、官桂细末嚼之，大有奇效。

凡治诸般心痛，必以开郁行气为主，此其要法也。

腹　痛

腹位于人身之中，而统于脾胃水谷之府也。善理脾胃者，调其饮食，不使太过，戒暴怒，节大劳，何病之有？人有患腹痛者，非伤饮食，必多怒气，非伤怒气，必多劳倦，三者不慎，而根柢于中矣，一有感触，则痛斯作焉。伤于饮食，则饱闷而痛，或痛连于小腹；伤于怒气，则膨胀而痛，或痛连于两胁；伤于劳倦，则运化自迟，四肢无力，中脘偎偎而痛。若三者兼而有之，则其发必重，中气并结而不通，腹硬如石，紧急如鼓，行立不得，坐卧又难，大小便俱闭，胸膈痞塞，病即危矣。若遇此危症，不可坐视其毙，当求一生于万死之中。先以温热之剂，令其徐服，但觉腹中有声，则可生矣。然温热之剂，必是一时过饱，不能通利，腹硬而冰冷者，始可用。若犯霍乱，决不可用也。盖霍乱不吐不泻，皆火邪内结，若用温热之剂，其毙立待。而参、术之类，尤不可犯，慎之慎之！盖腹痛多有余之症，然亦有不足者，如血虚气虚之类，若平

素慎于饮食，而视其肢体瘦弱，又不饱闷，但偎偎作痛，如细筋牵引者，即血虚腹痛也。若肚腹尝觉空虚，似饿非饿，翕翕作疼，呼吸如无气力者，即气虚腹痛也。又有腹中冷痛，尝欲暖气，得热物熨之，或饮热酒热汤即缓者，乃冷伤气也。又有腹中攻痛，口干舌燥，小便赤涩，肛门如烧者，火也。又有面黄肌瘦，唇白发竖而痛者，虫也。医者审其新久，视其老壮，量其轻重，观其缓急，而施治之可也。

药例

伤食腹痛者，宜用槟榔、草果、三棱、蓬术、山楂、麦芽、神曲、陈皮之类为主治，佐以芍药、甘草、木香、香附、砂仁之类煎服。然又必审其伤于何物，如食肉伤，宜山楂、蓬术、阿魏之类；食饭伤，宜神曲、麦芽之类；食面伤，宜莱菔子之类；生冷伤，宜官桂、干姜、苍术、厚朴之类；宿食伤，宜枳实、黄连、蓬术、槟榔、草果之类。因其所伤之物，而以主治之药为君，佐以余药，兼以化气，则得之矣。

感气腹痛者，宜以青皮、木香、乌药、枳壳之类，佐以芍药、甘草、厚朴、砂仁，少加消食之剂，恐其人有食也。

过伤饮食，并结膨胀，前后不通，肚腹冷痛者，宜用煨熟附子、砂仁同煎，磨枳实、乌药、槟榔、木香在内，时时饮之，但觉腹中有响声，则气已转运，而所伤之物当

从大便而下矣。切不可便用大黄，大黄之性虽走而不守，然亦大寒之药也，若骤用之，反并结而不行，其毙可待，戒之戒之。

霍乱腹痛，不吐不泻者，乃一时邪气扰乱，火热内攻，切勿误以为饮食并结，妄投热药，如附子、官桂之类，服之立死。宜先饮盐水，再服益元散，速速服下，其气自正。待腹中有声，必发吐泻，而痛即止矣。此症见于霍乱门，今以腹痛条例复载于此。

血虚腹痛者，宜用芍药为主治，佐以川芎、当归、地黄，兼以甘草、陈皮、木香之类。

气虚腹痛者，宜蒸熟人参为主治，佐以白术、茯苓、甘草、陈皮、砂仁、木香、芍药之类。

腹中冷痛者，宜用肉桂为主治，佐以木香、干姜、乌药、砂仁、芍药、甘草之类，冷甚者加熟附子。

腹中攻痛，口干舌燥，大小便艰涩者，宜以蒸熟大黄为主治，佐以石膏、黄连、甘草、厚朴之类，水酒同煎。

腹痛而泄泻者，宜以苍术为主治，佐以厚朴、陈皮、甘草、山楂、神曲、麦芽之类，少加肉桂、木香。盖腹痛而泄泻，虽是伤食，其实胃寒所致，故用温药也。

宿食不消，又夹寒而作痛者，不可用黄连，而枳实则犹可用也。盖枳实、黄连，虽能消宿食，然既夹寒，则寒药必不可用。故禁用黄连，但以枳实、蓬术为主治，佐以消食余药，加温剂，如木香、肉桂之类，则自愈矣。

凡诸腹痛，皆宜用芍药、甘草，乃治腹痛通用之药也。盖芍药味酸，能于土中克木。甘草味甘，甘先入脾而能缓诸痛，曲直作酸，酸者甲也，稼穑作甘，甘者己也，甲己化土，此仲景妙法也。故芍药、甘草，名之曰戊己汤，统治诸般腹痛，而血虚腰痛[①]者，尤为甚效，宜于诸药中加之。惟腹中窄狭者勿用，以其酸寒也。若以酒浸炒熟，则寒性自散矣。

腰胁痛

人有病腰痛者，何以致之？曰肾藏于内，外应乎腰，腰之所在，肾之所在也。惟房劳不节，竭其真精，则肾脏空虚，而腰始痛矣。衰老之人，无房劳而腰尝痛者，亦因少壮之时，自恃雄健，斫丧真元，遗其病于暮年也。又有闪挫而得腰痛者，亦由肾虚，使肾水充实，虽有颠蹶之虞，自无闪挫之患，只因肾虚无所依凭，一有挫闪，则肾离于故处，此痛之所由作也。又有久泻而作腰痛者，利尽其水，而真水亦涸故也。又有腰重如带五千钱者，何也？盖肾属水，其质本重，而又兼脾湿下注，湿与水而同宫，水得湿而益满，此腰之所以重也。然但重而不甚痛者，以肾水不虚故也。女人腰痛，少壮者多血滞，衰老者多血虚，产妇临蓐而先腰痛者，乃胞系欲脱于肾故也。治此病

---

① 腰痛：日本正德和刻本此处有注：“腰当作腹。”言“腰痛”为“腹痛”之误。此说为是。

者，审其虚实而施之，百无不中矣。

人有患胁痛者，何以致之？曰肝藏于内，外应于胁，胁之所在，肝之所在也。所藏者血，所属者气，蹼跌斗殴，内伤乎血，败血蓄积于肝之分，瘀而不流，则胁痛作矣。或有外触恼怒，欲报而不得伸，郁结不行，藏于肝部，则虽无瘀血而亦痛矣。然何以辨其血与气耶？盖瘀血作痛者，痛而不膨，按之亦痛，不按亦痛，其痛无时而息也；怒气作痛者，痛而且膨，得嗳即缓，已而复痛，其痛亦有时止也。此非气与血之辨乎？又有季胁作痛者，何也？盖季胁在肋梢之处，肝之下，胆之位也，痛甚而下连小腹者，亦是死血，痛不甚而止于一处者，痰也。治此病者，审其所伤而施治之，则无不中矣。

药例

肾虚腰痛，以补肾为主。宜君之以杜仲，佐之以黄柏、破故纸、菟丝子、牛膝、茯苓、人参之类，加炒盐一撮煎之，或与四物汤同用亦可。老人腰痛，剂内加茴香一二钱，熟附子一片，以其阳衰，欲扶阳以生阴也。即以此药作丸亦妙。

闪挫腰痛，以和血为主，而不暇治其虚。宜君之以当归，佐之以红花、桃仁之类以和血，杜仲、续断、牛膝、茯苓以引至痛处，使肾归故所，加以乌药匀气，甘草调和，官桂为之向导。而黄柏、人参且慢用，盖黄柏性寒，虽本经之药，恐血得寒而不流，故暂舍之。若以好酒煮

熟，炒成褐色亦或可用。人参味厚，虽能补虚，然既欲和血，则补非所宜，故不用也。

腰重如带五千钱者，以分消其湿为主。宜君之以黄柏，佐之以茯苓、泽泻、木通以利其湿，苍术、防己、防风以燥其湿，盐炒杜仲以领至本经，使湿从小便而出。外用苍术一二斤，为粗末，炒令略热，入布囊中，围裹患赴，内外夹攻，则湿自去矣。又以带须葱二三百根，生姜斤余，浓煎汤，贮深桶中，令病人坐其内，使服煎药。若汤冷再添，欲小便即令撒在汤内，其湿自去，此要法也。

女人腰痛，少壮者多血滞，宜以当归、杜仲为主，佐以桃仁、红花、木香、官桂之类。

衰老者，多血虚，宜以四物汤配杜仲、黄柏、破故纸、牛膝、茯苓之类，以猪腰子汤煎之，其效甚速。

凡腰痛，皆宜猪腰子。先煎五六滚，取出腰子，入药煎服，服后即以腰子蘸盐食之。

统治腰痛，不论肾虚、闪挫、血虚、血滞，皆用杜仲一两，童便一碗，煎干，同橘核炒熟捣碎三钱，黄柏二钱，炒令褐色，酒二钟，煎至八分，空心服之，其效如神。

瘀血胁痛者，以破血为主。宜以当归、红花、苏木、桃仁、山楂、蓬术，以破其血，青皮、芍药、官桂、柴胡之类，以引至本经。若胁痛甚者，以大黄下之。

怒气胁痛者，以抑肝为主。宜以青皮、芍药、柴胡、

官桂，以伐其肝，枳壳、乌药、木香之类，以开其气，红花、当归以和其血。痛甚者加醋少许饮之，盖酸能破结，直入肝经故也。大忌陈皮、生姜、细辛，服之即令肝胀，以其能补肝也。肝尝有余，并无补法，若果肝虚，不能熟睡，但补其血，如四物汤之类可也。然积忿不清，亦令人不寐，宜消息之。

季胁痛连小腹者，以和血为主。宜以当归、红花、玄胡索、山楂之类，以和其血，青皮、芍药、柴胡、槟榔引至患处，少加木香、乌药，以调其气。

季胁微痛者，痰也，非白芥子不能达。必以之为君，佐以柴胡、青皮、乌药、木香之类，加姜汁、竹沥服之。

统治两胁胀痛，以青皮为君，佐以枳壳、乌药、木香、芍药、官桂、厚朴之类，加大腹皮一团，煎服。或用吴茱萸为君，黄连为佐，大约吴茱萸七钱，黄连三钱，作丸子，以白汤下，不拘时服四五十丸。亦治吞酸吐酸，甚效。

凡治胁痛，如青皮、芍药之类，皆宜醋炒，以酸先入肝，兼能破结故也。

股　痛

股居一身之下，众阴之所归，而其所以作疼者，三经受病也。足太阴脾经主肉，足厥阴肝经主筋，足少阴肾经主骨。脾经受湿，下流于股，则肉内酸疼；肝经受寒，下

及于股，则筋挛急痛；肾经受寒，下注于股，则骨髓冷痛。其痛各有所属，而可以一概治之乎？设使筋挛急痛，误以为湿，而用燥剂治之，则燥尽其血，而筋失所养，其痛甚矣。必投以养血之剂，则筋自舒而不挛急矣。骨髓冷痛，误以为湿，而用燥剂治之，则燥尽其髓，而骨内空虚，其痛愈加。必投以补髓之剂，则骨气充，而无所苦矣。肉内酸疼，单用热药，而不用燥剂，肉得热而融活，因有微效，而湿流于中，何时可去？必以热药为向导，而燥剂君之，以血药佐之，则湿可去，而血亦不枯。此万全之治法也。苟不辨其为湿为寒而混用之，非惟无益，而反害之矣，其可乎哉？若妇人产后，或患股痛，皆恶血流注经络而然也，要当以热药为向导，而活血之剂君之，以行气之药佐之，则自愈矣。若误以为湿，而专投热剂，其何以取效乎？然二者之中，热药则可，而燥剂决不可用，何也？血得热而后行。不用热药，何以活血？而大热之剂，亦未可轻用。若用燥剂，则不惟股中之血易干，而一身之血亦病矣。慎之慎之！

药例

肉内酸疼者，湿也。宜以苍术为君，白术、防己、防风、茯苓为佐，煨熟附子、官桂为向导，牛膝、黄柏为引经。此治湿之法也。

筋挛急痛者，血受寒也。宜以当归为君，川芎、芍药、地黄、木瓜为佐，附子、官桂为向导，牛膝为引经。

此治筋挛之法也。

骨髓冷痛者，髓受寒也。宜以虎骨为君，天麦门冬、破故纸、菟丝子、杜仲为佐，附子、官桂为向导，牛膝为引经。此治骨疼之法也。

妇人产后股痛，非湿非寒，乃恶血下注于经络也。宜以当归稍为君，桃仁、红花为佐，不用附子，惟以官桂为向导，香附为行气，牛膝为引经。此治产后股痛之法也。

男子两股无力作痛，上连腰胯者，乃房劳太过，精血俱损故也。宜以四物汤补血，杜仲、牛膝、天麦门冬、黄柏、人参以补精，少加红花以养血，乌药以匀气。此治房劳股痛之法也。

凡治股痛之症，药中必加炒盐一匙，磨沉香少许，领药下行。切不可用甘草，恐其缓药力，不能速下也。

统治股痛膏药，兼治肩背酸疼。用广胶一斤，将好醋二碗浸软，入生姜汁、葱汁各一碗，慢火熬成膏，入乳香、没药各二两，麝香五钱，搅匀摊布上。随其痛处大小摊之，先以生姜擦痛处，然后以膏贴上，将手烘热运之，其效甚速。

或用赤色老松脂三斤，入锅化开，用布滤入水中，取起再入锅，慢火炼至紫黑色，然后入姜、葱汁各二碗，再炼，不停手搅之，待干为度，入猪脂熟油半斤，再炼，滴水中试老嫩。若老再加油，若嫩再熬少时，直待得所，入乳香、没药各三两，麝香一两，调和摊贴尤妙。

治湿气痛洗汤法：用风仙草一大束，葱一束，捣烂，苍术半斤，防风、荆芥各五两，煎汤，入桶中，令病人坐汤内，多用旧衣服浸汤，搭其痛处，汤冷再添，不过三四次即愈矣。若遍身，亦以此法洗浴，尤妙。

附　脊痛

背脊乃督脉所贯，属太阳经，其所以作疼者，乃房欲过度，不恤劳力，脊髓空虚所致。若为贼风乘虚而入，即时倔强不能屈伸，若误以为痰，而以痰药投之，则所治非其所患矣。必用猪脊髓一条，入水煮熟，取出，投天麦门冬、人参、四物汤之类，加好酒煎服，或少加羌活引入太阳经。若为贼风所乘，宜去人参，加羌活，佐以防风、甘草、乌药、木通之类。此治脊痛之法也。然此特其大略耳，员[1]活变化，岂吾之所能尽乎？

① 员：通“圆”。

卷之三

内　　科[1]

麻　　木

人皆以麻木为一病，而不知麻与木，固自有不同也。所谓麻者，非痒非痛，肌肉之内，如千万小虫，乱行杂沸，按之不止，搔之愈甚者是也。所谓木者，不痒不痛，自己之肌肉如他人之肌肉，按之不知，搔之不觉者是也。麻如麻之乱，故名曰麻；木如木之顽，故名曰木。麻犹知痛痒，而木则全无所觉矣。

然未知其病之所属，将何以断之？盖麻有久暂，木亦有久暂。暂时之麻者，或因坐卧不得其所，四体相压，阻抑荣卫，血行既迟，而气亦未至故也。然麻或太甚，亦有似于木焉。暂时之木者，亦因坐卧不得其所，四体重压，又着寒气不时，不会护持，而荣卫不相联属，血已不行，而气久不至故也。然木或还醒，亦有似乎麻焉。此其暂时之麻木，虽因气血不足，而犹未足为病。惟久麻久木者，斯为病耳。

---

① 内科：据目录补。

盖经年累月无一日而不麻者，麻之久者也。麻之久者，非坐卧不稳所致，必其内气虚甚，风痰凑之。痰本不能作麻，以其夹于风邪，痰为风所嘘，如风吹波浪，自腾沸而起，肌肉之中，已为风痰所据，阴阳二气，失其运行之柄矣，安得而不麻乎！

经年累月无一日而不木者，木之久者也。木之久者，亦非坐卧不稳所致，乃是死血凝滞入内，外夹风寒，又因阳气虚败，不能运动，而肉已死，若血与我不相干，此其所以木也。

人之一身，皆气血所养，气血行迟，即能成病，况其不行乎！此久麻久木之所以可畏也。然麻木之处小，犹可治之；若半体一肢，决难救疗。医者知此，则人之死生，病之轻重，了然于胸中，而用药之妙，尤在于善变，其可以执泥耶！设使暂麻暂木而用重剂，则损其真元；久麻久木而用轻剂，则不能取效。审而治之可也。

药例

大法：麻木之病，虽有风痰、死血之分，然治疗之药，皆当以热药为向导，如生姜、附子、官桂、川乌之类；以引经药引至各经，如手臂用桑条，股足用牛膝、威灵仙之类；以行气药通其气，如乌药、木香、枳壳、青皮之类；以通窍药开其经络，如木通、穿山甲、牙皂之类。有痰则去痰，有风则去风，有血则行血。此其总纲也。

久麻者，皆气虚，为风痰所凑[1]也。虽系气虚，亦不暇补其气。一补其气，则风无自而散，痰无自而去矣。宜以生姜为向导，枳壳以开气，半夏、南星以去痰，防风、荆芥、羌活以散风，牙皂、木通以通经络，手臂用桑条、股足用牛膝以引经。待其病减，然后用参、芪、白术、茯苓、甘草之类，以补其气可也。

久木者，皆阳气不运，死血凝滞，外夹风寒所致也。宜以附子、官桂之类为向导，乌药、木香之类以开气，穿山甲、木通、牙皂之类以通经络，当归、桃仁、蓬术、红花、阿魏之类以消血。因其病之所在，以引经药引之，如桑条、牛膝之类。待其病减，以八物汤补其气血可也。

背上麻木，以羌活为引经；胸前麻木，以桔梗为引经；面上用升麻为引经。风用风药，痰用痰药，血用血药，皆以开气为主。而此三处，惟以生姜为向导，而附子之类，不必用也。

遍身肌肤大麻痒，淫淫然如虫行者，风也。宜以僵蚕为君，羌活、防风为佐，乌药以匀气，木通以开经，生姜为开导。盖木通能行十二经络，乌药能行一身之气，生姜能开一身之腠理，羌活、防风能去一身之风。而僵蚕一味，专治如虫行者之圣药也。至于加减轻重之剂，则存乎其人耳，而岂吾之所能备述者乎！

---

① 凑：原作"辏"，形近而误。

痞　块

痞者，否塞之意也，从病从否，故有痞之名焉。又以其坚实有形，故又名之曰痞块。然是物也，从何而得哉？盖因死血不化、宿食不消、痰饮积聚而成者也。有三者并而成块，有三者各自成块。各自成块者易治，并而成块者难治。然果何以辨之？察其脉、视其形而已矣。脉弦为痰，脉滑为食，脉芤为血。三脉俱见，则并而成块也。以其形而定之，宿食成块者，居于中脘，视之则无形，按之则有质。在肠胃之间者，以人之饮食，皆入于胃，故不在皮里膜外。其在皮里膜外者，皆痰与血也。盖痰能流注于脂膜，血能运行于皮肉。痰积而不流，则脂膜之间，为其所据，而有形可见；血瘀而不行，则皮肉之间，为其所碍，而亦有形可见也。欲辨痰与血之异，亦审其痛之何如耳。痛甚者为血，痛不甚者为痰；又手推不动者为血，手推易动者为痰；以热物熨之而痛缓者为血，熨之而若无所觉者为痰。此痰与血之辨也。若痰与血相成者，何以辨之？块之以渐而大者是也。盖先有死血，而又有痰以裹之，则以渐而大；先有积痰，而又有血以并之，亦以渐而大。若单是血，或单是痰，无相裹相并之物，只如初起之形而已，何至以渐而大乎？然宿食成块，亦未有不资于痰与血也，何也？盖饮食所伤者，惟中脘作痛，或按之硬实而已，初未尝如弹丸之形也。使不资于痰与血，何以成块

乎？必先有硬饭，或鱼与肉，或馄饨米团之类，一时失嚼，误咽停于胃中，经月不能消化，碍其道路，血流过其处，必裹一层，痰或经其处，又裹一层，痰与血互相裹之，则不能不成块矣。裹一层则大一层，故始如弹丸，久则如杯如碗。其初尚小，隐于胃中，犹有质而无形；其后渐大，则腹皮顶起，而形外见矣。又有时升时降时见者，乃气块也；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按之不见其块，不按又若有形，而辘辘作声者，乃停饮也，非块也。此统论其块云耳。

然以其在人而言，则虽各有专病，而又不可拘也。如妇人之块多恶血，而亦有气成者；小儿之块多食积，而亦有痰成者；易怒之人多气癖，而亦有血成者；肥胖之人多痰饮，而亦有食成者。医者当问其得病之由，或偶伤食，自此日而起者，或偶受气，自此日而起者，或偶负重劳力，自此日而起者，或平素有郁痰固结，偶发作而起者。在妇人必审其月事之通闭，在小儿必审其饮食之多寡，皆当以意求之，不能尽述也。大法：治一切痞块，皆以开郁行气为主，又各随其症而用主治之药，佐以破结软坚之味，则得之矣。其有癖块成龟盘之形，如能行动者，又不独以块治，当自有药以消之也。

药例

死血成块者，以消血为主。用桃仁、红花、山楂、苏木、血见愁之类以消血，三棱、蓬术之类以消坚，青皮、

乌药、香附、枳壳之类以开郁行气。共成一剂，以好醋五六碗，煮干为末，即以醋糊为丸。随其块之上下，以时之饥饱服之，好酒送下二百余丸，一日二服。所以必用醋者，取其酸能破结也。

痰饮成块者，以化痰为主。用半夏、南星、瓦楞子灰、青礞石、海浮石之类以化痰，加三棱、蓬术、香附、青皮之类。亦以醋煮为丸，如前服之。

食积成块者，以消食为主。用黄连、枳实、槟榔、草果、山楂、莱菔子、阿魏之类以消食，仍加三棱、蓬术、青皮、香附之类。用醋煮干，调神曲糊丸。

痰血食积相裹而成块者，用海浮石、瓦楞子、礞石之类以消痰，枳实、莱菔子、槟榔、草果之类以消食，桃仁、当归、红花之类以消血，仍加三棱、蓬术、青皮、香附并木香之类，醋煮丸之。

诸气成块者，以破气为主，用官桂、木香、青皮、枳实、香附之类以破气，仍加三棱、蓬术，醋煮丸之。

停饮作块者，以泄水为主。用甘遂、芫花、大戟之类以泄水，佐以顺气之药，如乌药、青皮、枳壳、木香之类，使从大小便而出。

癖块之形，如龟鳖状而能行动者，乃是食积、死血相裹而成也。以其日月既久，藉人之气血养之，故成此物。必日尝使病者食鳖肉。其鳖甲与骨，用醋炙脆，与三棱、蓬术、青皮、香附之类，为末，将乌梅肉醋浸令软，捣烂

为膏，丸之，好酒送下。其物皆化为血水，从大便而出矣。此方亦治疟母如神。

统治诸块，用蓬术为君，三棱、当归、青皮、香附、红花、瓦楞子、海浮石、官桂、木香、穿山甲、阿魏、山楂、枳实、槟榔为佐，少加巴豆霜、硇砂、麝香，为末，以陈米细粉，入醋煮成烂粥，丸之，好酒送下。不拘痰血食积作块，服此药易消。

凡诸块不宜用煎剂，只宜用丸子。盖块至难消，若用煎剂，如过路之水而已，徒损元气，于块无益。惟丸子入胃，徐徐而化，径至所患之处，潜消嘿[①]夺，日渐损削，其块自小。亦不宜消尽其块，假如鹅卵大者，消至如弹丸即止，不必再服。盖块既渐小，大势既杀，必无再大之理，如暖解冰，一解即不能合矣。若必欲消尽，则人之元气亦消尽，反不可保，况块势既衰，久必自消矣。经曰：衰其大半则止，过者死。医者所当知也。

凡诸块，丸子药，每服二百丸，每日二服。若病势已剧，一日三服，以好酒送下。不善饮者，砂仁盐汤送下。每服丸子三日，至第四日不要服丸子，必用大补丸，空朝用淡盐汤送下二钱，随用干食压之。守此法服药，可奏全功。盖治块之药，不得不用克伐之剂，若不服补剂，则正气无所养，邪气何时而除？故攻补兼施，乃万全之法也。

---

① 嘿（mò 墨）：同“默”。

补剂以人参、当归为君，白术、茯苓、甘草、川芎、芍药、地黄、官桂、黄芪为佐，名十全大补汤。即以为末，蜜为丸服之。忌食萝卜、大蒜及生冷油腻麸面之类，恐杂其药气，不能施功也。

疝　气

疝气者，下部之病，俗名小肠气，其实非小肠病也。而所属者，足厥阴肝经也。人之一身，惟两胁与小腹，以至阴囊、睾丸，皆统于肝。肝主筋而脉循阴器。阴器者，筋之宗也，一着于寒，则宗筋短缩，而小腹急痛，下连睾丸，牵引作疼，甚至有升上入腹者焉。又有胁旁动气，或时胀起，横入阴处，响如蛙声，而作下坠者，此皆为寒疝也。至于感湿而成者，一丸渐大，一丸渐小，而小者或至于消尽，皆并于大者，而成独丸焉。其冷如冰，其硬如石，其大如鹅卵，沉沉而痛，上连小腹，筋脉牵引，坐卧不能安，乃肝木得湿，畅茂条达，如树得地气，易于长成，此为湿疝也。又有身体发热，阴囊胀大，皮破水流，痛不可忍，乃得之于房劳，因妇人不洁，秽水浸淫，热气蒸染所致，此为劳疝也。又有身体发热，耳后忽生痄腮，红肿胀痛，痄腮将退，而睾丸忽胀，一丸极大，一丸极小，有似乎偏坠，而非偏坠也。盖耳旁乃少阳胆经之分，与厥阴肝经相为表里，少阳感受风热，故痄腮忽生，后又遗热于厥阴，故痄腮既减，而睾丸即大，此为热疝也。又

有阴囊胀大如斗，阴茎反缩入内，小便淋沥，不能通快，行履滞碍，不能轻健者，非疝也，乃膀胱气也。盖肾与膀胱为表里，肾主水而不能藏，故膀胱受之，气化则能出焉。惟肾虚为邪所客，遗病于膀胱，膀胱受邪，气秘而下坠，小便渗入阴囊，日积月累，故胀大如斗也。治此病者，以伐肾邪为主。若夫小儿偏坠，当以食积治。盖食积不消，脾湿下行，流入肝部，故成此症，又岂可以大人之疝同论哉！至于妇人小腹两旁逼近阴处，忽然并结胀痛，或皮肉顶起如鸡子头者，乃寒气聚于厥阴所致。小腹受寒，其病即发，是之谓阴疝。孰谓妇人无疝乎！大法：以热治寒，以燥治湿，以活血治劳，有食积则消之，有邪则伐之，有寒则祛之，斯得之矣。

药例

睾丸升上入腹者，寒疝也。宜以青皮、官桂为主治，佐以荔枝核、橘核、大小茴香、酒炒芍药、木通、乌药之类。先用好酒煎干，次入水煎，加飞盐一二钱，磨沉香五六分，空心服之。

或用鸡子壳，或鹅子壳，烧灰为末，空心热酒送下三钱。不过二服，即能压下睾丸，复归故所，其效如神。

胁旁动气，横入阴处，下坠作声者，亦寒疝也。宜以青皮、官桂为主治，其余佐药同前，但少加升麻。照前煎法，磨木香钱许热服，而飞盐、沉香则不可用，恐其坠下故也。盖或升或降，虽曰总属于寒，而气有上下，则不可

不斟酌用之也。

或用熟附子、川乌、大小茴香、丁香、官桂、干姜、良姜、木香等分，少加麝香为丸，好酒送下五六十丸。良久，即觉内气如雷动，前攻后击，甚为惊人。少顷如欲大便之状，祛出寒气，有声连发，其痛即宽。能使三四年不发，乃劫药也。

睾丸一大一小者，湿疝也。宜以苍术、防风、白术为主治，佐以官桂、青皮、木通、茯苓、泽泻、乌药、大小茴香、橘核之类煎之。仍以带须葱一大握，煎汤，浸睾丸于内，即服此药，尝添热汤浸之，以手挪之，立能使之一样。就坐汤中撒尿，其病易去。

阴囊胀大，皮烂水流者，劳疝也。宜以猪尿脬一个、当归三钱为主治，佐以红花、桃仁、官佳、橘核、青皮、盐炒黄柏、酒炒芍药、茴香、茯苓、木通、甘草之类，煎服。

痄腮退后，忽患偏坠者，热疝也。宜以柴胡、青皮、盐炒黄柏为主治，佐以赤芍、赤苓、甘草梢、橘核、生地、当归之类。若夹风邪，加荆芥、防风。

阴囊大如斗，小便淋沥者，膀胱气也。宜伐肾邪，用泽泻一斤，切片，分作四分，一分童便浸，一分盐水浸，一分酒浸，一分醋浸，各七日夜，日中晒干，不要去汁，收至极干，略焙为末，陈米粉粥为丸。每空朝白滚汤下二钱，至下午饥时，又服二钱。如此服去，自然小便流利，

阴肿渐宽，将久而自愈矣。不可求速效。

妇人小腹近阴之处，并结胀痛，或皮肉顶起，如鸡子头者，阴疝也。宜以官桂为主治，佐以木香、槟榔、青皮、大腹皮、大小茴香、香附、乌药之类煎之，磨沉香五六分，空心服。

小儿偏坠，乃食积也。宜用山楂、麦芽、枳实、黄连、槟榔、草果、砂仁、蓬术、神曲、白术、苍术、半夏、陈皮、甘草之类，等分为丸，白汤调下。量儿大小与之，久而自愈矣。大抵疝皆属肝经，惟小儿偏坠，乃由脾经而反传于肝也。

凡一切疝症，皆禁用姜、橘同服。或单用姜，或单用橘，则无所妨，但二味相合，斯补肝矣。至于细辛，尤为补肝，能闭气，患肝经症者服之，即时闷胀。慎之慎之！肝无补法，以其尝有余也。五脏惟肝有余，而疝气则又肝气有余之甚者也，其可以复补乎哉！

诸　气

人得天地之气以成形。形者，气之所由以寓者也。气者，形之所由以充者也。二者固相为用也，而亦有轻重之差焉。形病气不病，虽羸瘦而无害；气病形不病，虽肥壮而可忧。是形在所轻，而气在所重也。人能安养天和，使五脏之气，均得其平焉，则何病之有？惟内伤七情，外感六气，六气内侵，而五脏之气病矣。故心气盛，则烦躁不

宁，口干舌燥；肺气盛，则窒塞喘急，上膈烦满；肝气盛，则暴怒时发，两胁膨胀；脾气盛，则中脘痞塞，腹满饱痛；肾气盛，则膀胱满急，水道不通。此皆气之有余者也。至若心气虚，则精神恍惚，梦寐不宁；肺气虚，则呼吸短浅，皮毛洒淅；肝气虚，则筋脉不和，头空少睡；脾气虚，则饥不欲食，溏泻自利；肾气虚，则腰痛不能转侧，大便与小便，前后牵引而微痛。此皆气之不足者也。气失其平则为疾，善医者调其气而已。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又岂有实实虚虚之患乎？大法：一脏尝以三脏治，本经之虚实，固宜补而宜泻矣，然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则又不可不知也。

药例

心气虚，则补之以炒盐，心气实，则泻之以生甘草，此本经之补泻也。然肝为心之母，虚则姜、橘兼用以补肝，补肝即所以补心也；脾为心之子，实则黄连、枳实泻脾，泻脾非所以泻心乎？

肺气虚，则补之以五味子，肺气实，则泻之以桑白皮，此本经之补泻也。然脾为肺之母，虚则甘草、大枣补脾，补脾即所以补肺也；肾为肺之子，实则泽泻泻肾，泻肾非所以泻肺乎？

肝气虚，则补之以姜、橘，肝气实，则泻之以芍药，此本经之补泻也。然肾为肝之母，虚则地黄、黄柏补肾，补肾即所以补肝也；心为肝之子，实则生甘草泻心，泻心

非所以泻肝乎？

脾气虚，则补之以大枣、甘草，脾气实，则泻之以黄连、枳实，此本经之补泻也。然心为脾之母，虚则炒盐补心，补心即所以补脾也；肺为脾之子，实则桑白皮泻肺，泻肺非所以泻脾乎？

肾气虚，则补之以地黄、黄柏，肾气实，则泻之以泽泻，此本经之补泻也。然肺为肾之母，虚则五味子补肺，补肺即所以补肾也；肝为肾之子，实则芍药泻肝，泻肝非所以泻肾乎？

合而言之，诸气之病，分属五脏，五脏之病，分为诸症，要不可以一节言也。此之所言，乃补泻之大略耳。然此正药之外，亦不能无增益者焉。如炒盐补心，甘草泻心，固矣，而麦门冬亦可以补心，黄连亦可以泻心。如五味子补肺，桑白皮泻肺，固矣，而人参亦可以补肺，黄芩亦可以泻肺。如姜、橘补肝，芍药泻肝，固矣，而细辛亦可以补肝，黄连亦可以泻肝。如甘草、大枣补脾，黄连、枳实泻脾，固矣，而白术亦可以补脾，石膏、大黄亦可以泻脾。如地黄、黄柏补肾，而泽泻泻肾，固矣，而杜仲亦可以补肾，茯苓亦可以泻肾。临病用药，审势定方，得于心而应于手者，其又可以言传耶！

诸　血

人身之血，犹地中之水也。水流而不息，故能滋万

物；血流而不息，故能荣百脉也。惟善调摄者，不妄作劳，则血之运于身者，无一息之停，自然肌肤润泽，筋脉和畅，何病之有？在不善调摄者，恃其壮盛，恣情酒色；而贫穷困苦之人，又不暇自惜，涉远负重，奔走于衣食，而无日夜之安息，其能不伤于血乎！伤于上部则胸胁痛，伤于中部则两胁、中脘痛，伤于下部则腹痛。由是衄血、吐血、便血、尿血之病作矣。

夫衄血与吐血无异，但所由之经则不同，而要之皆裹于脾也。脾能裹血，不能使血之不升，胃火上蒸则血从口出，肺火上腾则血从鼻出。因其所属之经，而由其所通之窍，故有口与鼻之异也。然亦有轻重之差焉。衄血太甚，始与吐血无异，不甚不足为虑也。至于吐血虽不甚，而实为可畏之疾。用药者其可以混施耶！夫吐血固重于衄血矣，而就其吐血言之，则亦自有轻重。如一咯一块者，胃口血也，其所从来者近；痰中见血色如玛瑙而成块者，亦胃口血也，其所从来者亦近。二者势若可畏，而犹能措手，法当任其自出。又必看其色不鲜者，旧血也，勿以药止之；其色鲜者，新血也，所积者必不甚多，宜以药止之。盖旧血终不归经，不任其出，反以增剧；新血终当归经，若所出者多，则损人矣，故宜以药止之。此皆可以调理而愈者也。若痰中见血，或一点之小，或一丝之细，语其势若无可畏，而病根反深。此血非胃口之血也，乃从肺脏中来。肺为虚火所逼，血随痰出故也。其所以少者，何

也？盖肺脏以气为主，本多气而少血，是以出者亦少也。肺脏之血本少，而又逼而出之，则肺已枯，而无以领一身之气矣，其害不亦大乎！至于五窍出血者，势如潮涌，耳目口鼻，一齐迸流，药不及煎，针不及下，死在顷刻间，此犹血症之至极者也。而究其病之所成，莫非酒色无度及奔走劳碌，以致五脏皆伤，是以五窍出血也。医者其可无急治之法乎！若夫肠风脏毒，大便下血，与小便出血者，其病易治，非若上焦之血也。大法：未见血则宜消、宜和，既见血则宜凉、宜止，旧血未尽则化其血，新血未生则补其血。因其势之轻重，而为缓急之施，则无不中矣。若妇人崩漏，女子月事，则自有本科，而此不及载之。

药例

衄血甚者，先以湿纸搭囟门，其血立止。然后以藕节捣取汁，和童便服之。煎剂用炒黑山栀、炒黑蒲黄、炒黑香附、侧柏叶、茅根、地榆，同四物汤煎服。

吐血甚者，以小蓟草捣汁，和童便先服。次用犀角、地黄、玄参、阿胶、地榆之类为主治，佐以黄连、山栀、侧柏叶之类煎之，磨沉香少许，令其降下，再加藕节汁，磨上等清烟墨一二钱服之。待其血止，然后以四物汤，加败龟板、何首乌、地榆之类煎服。

痰中见血者，于治痰药中加止血之剂，如贝母、瓜蒌仁、茯苓、麦冬、玄参、竹茹、苏子之类以治痰，犀角、阿胶、侧柏叶、炒黑山栀之类以止血，黄芩、黄连之类以

降火。调花蕊石细末四五分，徐徐服之。可用竹沥一碗，入阿胶二两，溶开，将石膏煅过一两，蛤粉一两，青黛半两，好墨一两，共为细末，调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一钱，苦茗送下，其效甚速。

五窍出血者，先将井花水当面连喷几口，急分开头发，用草纸数层，蘸醋令透，搭在囟门，其血即止。次以当归一两煎好，磨沉香五六钱，加秋石一二钱服之。如一时无秋石，即以童便和服，则血各归经，永无事矣。然后以四物汤作剂，加五味、人参为末。将紫河车洗尽血水，童便煮烂，捣和为丸，空朝白汤送下，可收万全之功。亦治痨瘵。

大便血者，看其色鲜者，急宜止之。如黄连、槐花、乌梅、地榆、熟地、牡蛎之类煎之，调藕节汁，空心大口咽下。送丸子二三百粒。其丸用五倍子、发灰、败龟板灰、釜底墨、牡蛎、棕灰之类，为末，将乌梅肉煮烂，捣和如泥，丸之。亦治妇人血崩。

其色紫者，任其自下，反以四物汤，加桃仁、山楂、红花、赤曲之类，合而服之，则既不损新血，而又能消瘀血。待其色淡，只用四物汤，加龟板、何首乌煎服。

小便血者，乃心经受热，遗热于小肠也。以黄连为君，石莲、麦冬、赤茯苓、赤芍药、当归、甘草梢、山栀为佐，煎之，加童便调服。

肠风脏毒，乃酒色过度之故。又有不因酒色而得者，

必劳苦之人，负重涉远而不惜其身者也。用药者当因人而施之。

血有下于粪后者，为远血，从小肠经来。宜清小肠之火，而兼以收涩，则以黄连为君，而槐花、山栀为佐，加乌梅煎服。

血有下于粪前者，为近血，从大肠经来。宜清大肠之火，而兼以收涩，则以槐花为君，而黄连、山栀为佐，加乌梅煎服。

血有粪前粪后杂下者，乃从脾胃中来也。宜以煅过石膏为君，槐花、黄连、山栀、甘草为佐，加乌梅煎服。

若下血太甚者，加人参以补之，牡蛎、粟壳以涩之，升麻以升提之。此治酒色过度之血也。若奔走负重而得者，当于四物汤中，倍加当归服之，任其自下，不可骤用止血之剂。待所下若鲜红色，乃新血也，须兼补兼涩，亦不可用大涩之剂，如牡蛎、乌梅之类亦可也，而槐花、黄连二味，又岂可少哉！

痨　瘵[①]

痨者，劳也。由妄作劳以成病也。从病从劳，故名曰痨。劳力以负重则伤血，而气亦伤，精犹未伤也；劳力以

① 痨瘵：此2字后原附“遗精盗汗骨蒸”6字，为小字，与底本目录“附遗精骨蒸盗汗”顺序有不同，亦与后面正文小标题“梦遗鬼交”“盗汗自汗”“骨蒸潮热”不同，删去。

行房则伤精，而血亦伤，气能独不伤乎？如或劳力以负重，又复劳力以行房，更失于检束，而不避风寒，恃其强壮，而纵饮曲蘖[①]，则精气与血俱伤，而真元斫削，风寒曲蘖交攻，而虚火愈炽，病根日深，已不可拔。犹不知戒，而肆情逞欲，则心、肝、肺、肾损矣。心损则精神不守，恍惚易惊；肝损则失血少睡，面白无色；肺损则声音低小，言语不续；肾损则腰膝软弱，小便短数，而虚损之症成矣。虚损者，痨瘵之始；痨瘵者，虚损之终。由劳伤而成虚损，由虚损而成痨瘵也。痨瘵之为病也，有咽干喉痒，频嗽而无痰者，有哮喘满急，气壅而不得眠者，有痰中见血，一咳而即出者，有面尝赪[②]热，或洒淅而似寒者，有胸前如火，而两足冰冷者，有腰疼背痛，而筋骸无力者，总属于虚而已。至于梦遗、鬼交、盗汗、自汗、骨蒸、潮热，又孰非虚之所致耶！究而言之，梦遗、鬼交，虚不暇言矣，然何以有是梦，有是鬼，而又有是精耶？盖梦者，心之神也；鬼者，肝之魂也；精者，肾之液也。心之火，君火也；肝肾之火，相火也。相从君令者也，君火一动，相火从之，而梦遗、鬼交之病起矣。盗汗、自汗，虚不暇言矣。然均之为汗也，何为而有盗与自之异耶？盖盗汗者，睡去则出，醒来即收，如盗之偷窃，乘其空隙，而惟恐人知，故有盗之名焉。而求其所属之经，则由于心

① 曲蘖（niè 镊）：本意为发芽的谷粒，即酒曲，用为酒的代称。
② 赪（chēng 撑）：红色。

气之不足。汗者，心之液也。心气不足，则神不守舍，而液无所摄，故睡中汗出；而一惊觉之间，心神渐定，故汗亦收也。自汗者，无睡无醒，自然濡湿，故有自汗之名焉。较而言之，则自汗为甚，是何也？盖盗汗本于心虚，而真元犹未尽虚也；自汗则真元耗散，腠理皆开，肺失统气之权，不能固表，故毫窍疏豁，汗流不禁，岂不大可畏哉！若汗出膏凝而不流者，乃真元尽泄于外，而生气已绝，死期至矣。骨蒸、潮热，虚不暇言矣。然何以使热之蒸于骨耶？盖骨之所属者，肾也。肾实则寒，肾虚则热，肾热则龙火太旺，煎熬真阴，真阴既竭，热无所容，流入于骨，故成骨蒸。骨蒸既久，上蒸于颧，颧热而赤，则不救矣。盖颧者，骨之本也。骨本一枯，则肾经已绝，死期至矣。又有喉哑一症，百无一生；传尸一症，九死一活；相思一症，无药可治。或平素有漏病，及下部忽生肿毒，与夫脾虚发肿泄泻者，皆不治之病也。

药例

喉痒干嗽，以滋阴降火为主。大剂玄参为君，佐以阿胶、贝母、茯苓、黄柏、知母之类。

喘急不宁，以定喘顺气为主。大剂苏子为君，佐以杏仁、马兜铃、贝母、瓜蒌、橘红、茯苓、黄芩、竹茹之类。

痰中见血，以清痰降火为主。宜贝母为君，佐以天花粉、麦门冬、茯苓、苏子、阿胶、降真香、犀角、玄参、

黄芩、山栀之类。若痰多于血，以痰药君之；血多于痰，以血药君之。俱以治火之药佐之，可也。

面尝赮热，少顷即减者，虚火也。以黄柏为君，人参、茯苓、知母、连翘、麦冬之类为佐。

胸前如火，两足冰冷者，阴虚火升也。以麦门冬为君，黄柏、知母、茯苓、人参、瓜蒌仁为佐，以生附子为末，涂两足。

洒淅似寒者，反是热症也。以黄芩为君，人参、连翘、柴胡、黄连为佳。若无痰喘，宜加芍药。不可误以为风而用风剂。

腰疼背痛，筋骸无力者，虚甚也。以人参为君，龟板、山药、杜仲、黄柏、牛膝为佐。如无痰，用四物汤配之。

病人虚甚，而痰嗽不止，不容不补。惟以化痰之剂，送下补药亦妙。用蒸熟人参为极细末，将鸡子清拌和，净手揉之，令其软润，却以贝母、阿胶、天花粉、茯苓、苏子、橘红、竹茹、黄芩之类，煎好澄清，将参末放舌上，徐徐送下。

虚痨，惟紫河车为圣药，以人补人之意也。用头胎男子胞衣，洗净，挑去血筋，不停换水洗之，直待无一些血水乃止。入净器中，水煮，烂捣如泥，和干药丸之。其干药如人参、白术、茯苓、甘草以补气，当归、川芎、芍药、地黄以补血，天麦门冬、五味、菟丝、故纸、杜仲以

补精，而又佐之以知母、黄柏以降火滋阴。此其大法也。丸如桐子大，以滑石为衣，秋石汤下百丸。或用鳝鱼血，烈日中晒干为末，或半斤或一斤，配人参末，蜜丸如桐子大，空心淡盐汤送下百丸。或用败龟板，水浸一二日，刮去垢，晒干，镑碎为细末，蜜丸如桐子大；又用阿胶，将蛤粉炒成珠为末，蜜丸如绿豆大。空心服龟板丸以补肾水，临晚服阿胶丸以润肺金，俱用白滚汤下，大有奇效。龟板生用，不失本性，若炙则动火。

或用败龟板、人参等分为末，将阿胶投竹沥中，化开丸之，空朝一服，下午饥时一服，白滚汤下百丸。

痨症喉哑无治法。盖肺为气主，为五脏之华盖，统领一身之气者也。火邪烁金，则气索而无声，是以不治。若微有声者，犹可延半年也。若死中求生，亦有一法。用大猪肺一具，割去心及四旁浮脂，将刀划破其中，入生蜜三四两在内，线扎紧，入净锅中，用生蜜三四斤，水一二斗，同煮半日。若稠厚，再加滚汤煮之。取出，温汤洗净，蘸秋石四两食之，能复肺气。又于丹田连脐，贴参附膏，可复真元。其方用人参半斤，附子半斤，为粗末，将天鹅油三斤浸半月，慢火熬至焦黑，绞出渣，再熬至滴水成珠，下上等绯丹一斤，慢熬成膏，待温，入麝香末三钱，摊纻丝上贴之。美食调养，可保复生。此秘要之诀也，惟有缘者遇之。凡膏药必无用人参者，故此方必无人信。

痨症传尸无治法。盖因初起病痨之人，先为尸虫食其五脏而死。既死之后，五脏皆冷，尸虫不能居，皆从鼻中而出。以鼻乃肺之窍，痨乃肺之病，故从其窍而出也。其色多赤，乃血所化，无翼而能飞。或有不见而自能着人者，以骨肉寻骨肉，以同气觅同气，虽在千里外，其人当病，必无能脱者，可畏之甚也。

此物在虫类则名尸虫，在鬼道则名尸鬼，出入无尝，变化莫测，不独病痨之人有之，而人人皆有者，但不犯此病，即不能为害矣。本草虽有杀尸虫之药，多不能效。惟死人身上蛆可以治之，恨人不知，虽知之，亦以为臭秽而不用，外此无治法矣。

痨症素患漏疮，与下部忽生肿毒者，永无可生之日。盖虚火纵横攻击，流毒于肠胃，而直注于上下焦故也。

又有相思痨者，神魂缥缈，背人偷泪，悲咽吞声，亦无治法。惟得遇所思之人，以遂其欲，则自愈矣。不然，有死而已。

痨症惟心肝肺肾四脏受病，而脾胃尚无恙也。脾者肺之母，脾土不衰，犹可以生肺金。故患肺金病者，尝令脾土调和，勿使损坏可也。医者不知利害，但见病人阴虚火盛，日日补阴。用当归、生地、黄柏、知母、麦冬之类，以为尝服之剂，将谓补其阴，则元气自复。理固然也。岂知此等药性味寒凉，易滑肠胃，久服必泻，一泻则元气脱尽矣。下多且亡阴，将以补阴，而反以亡之。将见面目手

足皆发浮肿，喘息虽存而精神已尽，不死何待乎？

痨症痰多、血虚，医者多以四物、二陈加减与之。盖谓二陈治痰，四物补血，自以为无遗法矣。岂知二陈太燥，四物太腻，合而用之，两无成功，而病反增重。况痰在上焦，血居下元，一剂之中，岂能上消其痰、下补其血哉！论治法，宜以清火顺气化痰之剂，日间徐服，而四物更合他药作丸，滚以滑石，空朝服之，庶不碍痰，而下元亦可补矣。煎剂中亦有不碍痰而能补血者，阿胶、玄参、夏枯草、龟甲之类是也。又何首乌、头发灰二味，最能补血，但于丸药中用之，而煎剂则非所宜矣。

附[①]　梦遗　鬼交

梦属心，鬼属肝，精属肾。君火动而相火从，故有此症。治此症者，不徒涩其精，又必清心火；不徒清心火，又必补其虚。惟虚故火易动，惟火动故精易泄也。宜以煅过牡蛎、荷花须、金樱子之类以涩精，石莲、黄连、茯神、远志、麦门冬之类以清心火、安心神，人参、白术之类以补虚。作丸子，空朝服之。药中加秋石一二两，尤妙。

或用鹿角屑，炙脆为细末，将天麦门冬、地黄、人参等分，煎膏拌和为丸，如桐子大，空心盐汤下百丸，或用

---

① 附：此字原无，据目录补。以下“盗汗自汗”“骨蒸潮热”标题前“附”字亦据目录补。

童便酒下，亦可。

附　盗汗　自汗

盗汗属心，自汗属肺。心神不守，故有盗汗；肺气不收，故有自汗。盗汗，以茯神、门冬为主，以安心神，君以麻黄根，佐以浮麦、牡蛎。自汗，以人参、五味为主，以收肺气，亦君以麻黄根，佐以浮麦、牡蛎。大忌茯苓、生姜。盖茯苓渗血，用之则亡津液；生姜开窍，用之则汗流不止，故忌之也。此惟无痰者可用此方。若有痰则去人参、五味，而麦冬亦无妨也。

或用牡蛎、粳米等分为末，包生布中，遍身扑之，随扑随止，亦一时外治之良法也。

伤寒汗症，则用芍药、桂枝、甘草，以和其表。气虚汗出不休，则用黄芪为主。此非治痨瘵中之汗症也。

附　骨蒸　潮热

骨蒸、潮热，微有分别。骨蒸则无时而不热，潮热则如潮信之来，必有定期。潮热者，将成之骨蒸；骨蒸者，已成之潮热。而总归于肾虚，肾虚则热故也。宜以杜仲、黄柏、牛膝、茯苓为主治，佐以四物、人参、枸杞、五味、龟板、天麦门冬之类，蜜丸服之。亦治肾虚腰脊痛及骨肉疼，甚效。须久服乃可。

本草谓：地骨皮治有汗之骨蒸，牡丹皮治无汗之骨蒸。此特治骨蒸之初起可也。若骨蒸而至两颧之皆赤，亦

难矣。医者不忍坐视，求一生于万死之中，不论有汗无汗，只用此二味，洗净，水煎成膏，晒干为末，以鹿脊髓一具，如无，用猪脊髓，煮烂，捣如泥，丸之，不拘时服。所以必用煎膏者何也？盖此二味虽有治骨蒸之功，然气味淡薄，徒加于煎剂之中服之，安能取效？必用以煎膏，则些须[①]之膏，已抵几两之剂矣。况煎膏则性又醇和，善循经络，而更有脊髓助之，径至患处，故可奏功。然又必令病人日尝以猪脊作肴食之，亦能助药力，此秘要之法也。若人无他病，而单患久热者，以生芍、麦冬、茯苓各三四钱，煎服，甚效。

已上三症，虽亦痨瘵中之一病，然非患痨瘵者，亦恒有是症，故附于后。

咳　嗽

有痰无声之谓咳，有声无痰之谓嗽，有声有痰者名曰咳嗽。然谓无声者，非曰全无声也，咳而易出，声之不甚响也；谓无痰者，非曰果无痰也，但嗽而费力，痰之不易出也。分而言之，咳为在脾，嗽为在肺；合而言之，总归于心。是何也？盖肺主气，声之所从出也；脾主受，痰之所由藏也；心主热，火之所由生也。火克金者也，而肺之所属者金。心火未甚，则肺无伤；甚则至于干肺，肺受火

① 些须：少量，一点儿。

邪则热而气沮，不能不发而为声，是以嗽也。火生土者也，而脾之所属者土，火不甚则脾得所养，甚则反至于困脾。脾有流饮，又因火化，不能不变而为痰，是以咳也。然则咳自为咳，嗽自为嗽，二者各自为病与？曰非也。肺与脾迭相为用，而又互相为害者也。使肺不受热，则化气自清，亦可以利脾，而何至于生痰？脾不受热，则游溢精气，自足以滋肺，而何至于成嗽？此肺与脾之所以迭相为用也。今肺家受热，则气已壅盛，而下流于脾，其能以不作痰乎？脾家受热，则痰随火升，而闭塞肺脘，其容以不发嗽乎？此肺与脾之所以互相为害也。由是观之，则脾肺虽分二经，而咳嗽总为一病。病之所由成，皆心火之所致也。虽然心火固能致病矣，而亦有得于外感者，或伤于风，或伤于寒，或伤于热。如此之类，种种不同，亦皆归咎于心火乎？殆不知始之者，风寒与热也，而成之者，火也。内外夹攻，病渐成焉。而不可以一端求也。

然此特论夫咳嗽之由耳，而咳嗽之名非一言之所能尽。悉而数之，有火痰嗽、湿痰嗽、郁痰嗽、顽痰嗽、清痰嗽、风痰嗽、寒痰嗽、酒痰嗽、食积痰嗽，与夫干咳嗽之异焉。而诸嗽之形症，又何以别之？盖火痰嗽者，嗽必面赤，用力久而后出者是也。湿痰嗽者，喉中辘辘有声，嗽而易出者是也。郁痰嗽者，胸臆胀满，连嗽不出，喉中有喘声，夜不得眠，上饱下饥者是也。顽痰嗽者，胶住咽喉，挥咯不能出，必努力大嗽而后出少许，如脂膏之状者

是也。清痰嗽者，必待嗽而后出，其痰不稠黏者是也。风痰嗽者，肺气壅盛，必顿嗽而后出，其痰浮而有沫，状如津唾而略稠者是也。寒痰嗽者，得于秋冬之交，或为冷雨所淋，或为冷风所侵，或露卧星月，或寒天入水所致，其嗽必哮喘，或肩背觉寒，得热汤饮之即缓者是也。酒痰嗽者，得之醉后，感冒风热，腹中有酒积，饮浊酒即发者是也。食积痰嗽者，每食后即嗽，胸膈不宽，其痰稠黏，觉有甜意者是也。干咳嗽者，平素阴血不足，虚火有余，喉中尝痒，痒即频嗽，有声而无痰者是也。又有嗽而两胁痛者，名曰肝咳；有嗽而腰轻痛者，名曰肾咳；有嗽而中脘作疼者，名曰脾咳；有嗽而鼻流清涕者，名曰肺咳；有嗽而口苦舌干者，名曰心咳。又有嗽而遗溺者，气虚也；有嗽而五心烦热者，血虚也。医者审而治之，无不中矣。

药例

火痰嗽者，不宜用半夏、南星，以其太燥也。惟以贝母、知母、瓜蒌、竹茹之类以化痰，黄连、黄芩、山栀之类以降火，苏子、橘红、茯苓之类以顺气。

湿痰嗽者，不宜用玄参、阿胶、知母，以其滋润也。惟以苍术、防风之类以燥湿，半夏、南星、姜汁、竹沥之类以去痰，枳壳、橘红之类以顺气，黄芩、山栀之类以降火。

郁痰嗽者，不宜用五味、麦冬，以其补肺也。惟以枳壳、桔梗、便浸香附之类以开郁，贝母、瓜蒌、半夏之类

以治痰，苏子、杏仁之类以定喘，茯苓、黄芩、山栀之类以降火。

顽痰嗽者，不宜用煎剂，宜以散子消磨之，如青黛、蛤粉、海浮石、风化硝、明矾、瓜蒌、礞石之类，为极细末，以姜汁、竹沥和服，以其胶固不开，非轻剂所能愈也。

清痰嗽者，宜用缓药以治之，如贝母、天花粉、茯苓、黄芩、竹茹、橘红、苏子之类。

风痰嗽者，宜用轻浮之剂以治之，如薄荷、紫苏梗叶、桑皮、防风、半夏、黄芩、枳壳之类，少加麻黄、甘草。

寒痰嗽者，宜服芦吸散，如肉桂、雄黄、鹅管石、款冬花、甘草等分，为极细末，用芦管挑药，轻轻含之，吸入喉内，徐徐以清茶过口。或以此药蜜丸，如鸡豆大，噙化亦妙。若热嗽，去肉桂，用井泉石。若用煎剂，宜半夏、南星、陈皮、茯苓、款冬花、生姜、炙甘草之类。

酒痰嗽者，宜山栀、黄芩、黄连以治火，贝母、瓜蒌、半夏曲之类以治痰，蛤粉、绿豆粉、天花粉之类以消酒，紫苏梗叶、陈皮之类以顺气。

食积痰嗽者，宜以枳实、莱菔子、神曲、麦芽、山楂之类以消食，陈皮、木香、砂仁之类以顺气，半夏、南星之类以消痰，石膏、黄连之类以降火，加生姜、竹茹。

干咳嗽者，宜以知母、玄参、阿胶、贝母、麦门冬之

类为主治，佐以黄柏、茯苓、天花粉、山栀、甘草之类，加灯心、竹茹，服之甚效。

诸嗽皆宜用桔梗，乃肺经本药，故不可不用，但不可多用耳。以其为舟楫之剂，上而不下，不用则不能引诸药至肺部；多用则又承载诸药，而不能行，反能作饱，故不可多用。若治喉痛，与玄参、甘草同用；若开郁，与枳壳、香附、抚芎、苍术、贝母同用；若作吐药，只与甘草等分，为一大剂，服之，自卷痰而出矣。

久嗽不愈，用麦冬为君，贝母、知母、茯苓、竹茹、黄芩、苏子之类为佐，少加五味、甘草、灯心服之。

华盖散　茯苓桑橘甘苏子，麻杏同煎大有功。

附　痰症

痰之为病甚多，不独咳嗽有痰，方为痰症也。如胸膈迷闷，咽喉不清，肩背作疼，遍身微痛；或颈项肢节之间，皮肤之内，无故肿起，大小不等，而无红赤之色，按之如核，不甚痛苦；或手足上下，半边身体，麻木不仁；或头眩眼花，卒然昏愦，角弓反张，四肢不动；或步履如踏灰上；或眼前如见白云；或睡中昏迷尝魇；或饭后倦怠欲眠；或胁下如汤沸响；或心头嘈杂似饿；或恶心欲呕；或吞酸吐酸。如此之类，难以枚举，莫非痰之所为也。岂特咳嗽见痰，方为痰哉？夫人未有无痰者，但痰中亦有养胃，不见其为害耳。

礞石滚痰丸　治痰之圣药，诸痰皆可服之。

青礞石一两，打碎如豆大，同焰硝一两拌和，入罐内，大火煅之，以硝尽为度，倾出碾细。入滚汤，漂三四次，漂去硝气，再碾细，听用。又将川大黄半斤、片黄芩半斤切片，同姜汁、竹沥各一碗，浸一宿，连汁晒干，放甑桶内，蒸半日，取出晒极干，为细末。上等角沉香五钱，亦为极细末，同一处，再研和。以姜汁、竹沥，和白蜜炼熟，丸如绿豆大，收贮磁器中，以黄蜡塞口。每服三十丸，一日一服，痰多者一日二服，随其痰之上下，以时之饥饱服之。小儿只可十丸，老人只可十五丸或二十丸。量人之大小及所禀之厚薄用之。

若痰盛作饱，欲使痰从大便出，即与此方。礞石再加一两，沉香再加半两，其大黄、黄芩不用蒸熟，以生蜜丸如桐子大。临卧用白滚汤下五十丸，再不许开口说话，睡至天明，其痰即下矣。

四制半夏丸　亦治痰之圣药，不拘男人、妇人、老人、小儿皆用之，可以常服，不动脾胃，不伐元气，不损阴血，勿[①]以为常药也。

大半夏，先泡去皮脐，洗去滑水，净称一斤，入净锅内，水二斗，生姜捣碎半斤，同煮半日，取一个切开看之，中心透明、无白色方止。取起冷水洗净，晒干切片，分作四份。一份用明矾二两煎汤浸之，一份用牙皂一两煎

① 勿：日本正德和刻本此处有注：“‘勿’当作‘可’。”此说为是。

汤浸之，一份用竹沥半碗浸之，一份用童便一碗加盐一两浸之。各浸七日，连汁晒干，为细末，听用。加木香末二两，沉香末一两，同一处再研和，将枳实半斤，水煎浓汁，加蜜，丸如绿豆大。大人服百丸，小儿五十九，肥人二百丸，白滚汤下。

痰症已于咳嗽条中备陈之矣。但人见痰则为有痰，未见痰则为无痰，而不知无形之痰能作多端之疾，非因咳嗽而始有痰也。故复附于此，而不自以为赘。

杂　门[1]

眼　疾

人之有目，犹天之有日月也。日月有明，临照万方，若烟雾障天，则明者暗矣。两目有神，旁烛万物，若风火发越，则神斯眊[2]矣。善调摄者，安养天和，使气血尝运，何至有目痛之患乎？惟夫七情内攻，六气外感，加以酒色过度，当风眺望，或冒热奔走，宿水洗面，不知自惜，是以成病于目也。分而言之，眼皮上下，皆属于脾，皮红湿烂，脾火上蒸也；两眦左右，皆属于心，眦肉绽红，心火上炎也；四围白处，皆属于肺，白有红筋，肺火上腾也；瞳外之轮，皆属于肝，两轮肿痛，肝火上冲也；轮内之

① 杂门：据目录补。
② 眊（mào貌）：眼睛看不清貌，引申义为糊涂。

瞳，皆属于肾，两瞳昏痛，肾火上升也。总而言之，皆以肝为主，肝为相火，相火一动，诸经之火从之，而痛斯作矣。然又有视瞻多泪，痒不可忍者，风也。风动肝火，吹嘘鼓舞，故连眨不止。其所以多泪者，泪者肝之液，风行则水流故也。其所以痒不可忍者，纯于风而无火，但痒而不痛也。又有瞳子散大而无光者，肾虚也。肾水不足，无以滋养肝木，肝木无力，不能收敛英华，故散大而无光也。又有视物昏花者，气虚也；干枯少润者，血虚也；羞明喜暗者，虚极也；眩运不定者，风痰壅也；眼眶胀痛者，肝气盛也。医者审而治之，有火则泻火，有风则散风，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虚极则补虚，风痰壅则定风去痰，肝气盛则抑肝顺气。而凡是目疾，又皆以养血为要，此其大法也。

药例

眼皮红烂，以泻脾火为主。君以煅过石膏，佐以蒸熟大黄、黄连、白芷、升麻、连翘、生甘草，与四物汤同煎。

两眦肉绽红，以泻心火为主。君以黄连，佐以石莲、赤茯苓、连翘、生甘草、升麻、麦冬、灯心，与四物汤同煎。

白上有红筋，以泻肺火为主。君以黄连，佐以山栀、连翘、黄连、升麻、薄荷、甘菊、生甘草，与四物汤同煎。

两轮肿痛，以泻肝火为主。君以黄连、草龙胆，佐以柴胡、青皮、草决明、生甘草、连翘、升麻，与四物汤同煎。

瞳子昏黑作痛者，以泻肾火为主。君以泽泻、黄柏，佐以黄连、连翘、升麻、生甘草，与四物汤同煎。

连眨多泪作痒者，以疏风为主。君以防风、荆芥，佐以薄荷、紫苏、黄连、升麻、生甘草，与四物汤同煎。

瞳子散大无光者，以补虚收敛为主。君以五味，佐以黄柏、天麦门冬，与四物汤同煎。

视物昏花，以补气为主。君以四君，佐以四物，加升麻、黄芪、木贼、甘菊之类。

干枯少润，以补血为主。君以四物，佐以天麦门冬、黄连、连翘、升麻、生甘草、人参、黄柏之类。

羞明喜暗，以大补为主。君以八物，佐以黄柏、知母、连翘、黄芪、大枣之类。

眼眶胀痛，以抑肝顺气为主。君以黄连，佐以青皮、柴胡、草决明、草龙胆、生甘草，与四物同煎。

头眩不定，以定风去痰为主。君以天麻、半夏，佐以黄芩、柴胡、黄连、升麻、甘草，与四物同煎。

统治一切眼疾，以四物汤为主，加柴胡、升麻以引经，防风、荆芥以散风，黄连、连翘、生甘草以泻火，草决明、青皮、草龙胆以抑肝，枳壳、苏梗以顺气，密蒙花、木贼以去翳，甘菊、薄荷以清头目，任意加减用之。

膏子药，点诸般眼痛。以黄连不拘几斤，洗极净，用雪

水或黄梅雨水，煎极浓，去渣，澄清，熬成膏子，加熟蜜、人乳、羊胆汁调和，晒微干，捏作饼子，用新井水磨点。

散子药，点诸般眼痛。以风化硝、白硼砂、硃砂、冰片、水晶、珍珠、琥珀等分，为极细末，和人乳汁点之。

风化硝，必冬瓜上生者为妙。用秋后冬瓜一枚，切去盖，刮去瓤，将朴硝实其中，仍以盖盖之，用竹钉钉住，将稀爽细绳络袋之，挂当风处月余，其皮上自然生出枪硝，以鹅翎刷下，入药必以此为君，方妙。

丸子药，治一切目疾。以当归为君，川芎、芍药、生地为佐，加黄连、升麻共为细末，入生羊肝，同捣极和，又晒干为末。将羊胆汁与蜜同炼，丸如桐子大者，空心服一半，如绿豆大者，午后服。若有痰姜汤下，有风紫苏汤下，气不顺青皮汤下，有翳木贼汤下，眩运天麻汤下，心膈热灯心汤下。忌萝卜、油面及克气克血之物。大抵眼科中用四物汤，取其入于血分以养肝也。而四物之中，又必多用当归，乃为得法，医者宜知之。

喉　痹

喉者，一身之关隘也。闭而不通，则道路阻绝，饮食难下，死生系焉。使不蚤[①]治，则不救矣。而喉痹之症，惟缠风尤急，乳蛾次之。若左右皆乳蛾，是亦缠风也。缠

---

① 蚤：通“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回二十九，发尽白，蚤死。”

风云者，喉中皆缠紧，微有一线之通；乳蛾云者，肿处如蛾形，犹有可通之路。要其致病之由，皆由平日感受风热，积之既久，留于上焦，一时未发，乘机而动。或醉后而重醉，劳后而复劳，动其相火，相火一炽，而平日所积之风热，一齐而起。痰血腾涌，如潮之至，结于咽喉，外不得吐，内不得下，为肿为痛。苦楚呻吟，饥不得食，渴不得饮，煎剂卒难奏功，丸散安能施效，病势已迫，将立而视其死与。必须用刀针以决之，庶可泄其毒而救其势，然后治之以药，乃可愈耳。

药例

喉症口噤不开，刀针无自而入，宜寻经络刺之。惟刺少商穴，在大指甲内边，去甲如韭菜许者是也。不分男女左右，两手皆刺血出即宽。盖此穴乃手太阴肺经之穴，直通咽喉故也。其针用三角柳叶扁薄者，非针灸之针也。

若患人畏刀针者，急分开两边头发，但捽[①]住顶发一把，尽力拨之，其喉即宽，亦要法也。

喉闭不通，以巴豆烟通之。其法用粗纸数重，一头以巴豆肉末摊于上，一头不用巴豆，紧紧卷作一炬，长可二寸余，将有巴豆一头点火，随吹令灭，其无巴豆一头，令病人含在口内，使一人对火轻轻吹之，令烟透喉中，立破脓血，而即宽矣。略宽烟透，即取去，不然令人作泻。

① 捽（zuó 昨）：揪、抓之意。

缠喉风、双乳蛾，绝妙立验方：用榆树上出过蛓毛窠[①]一个，剪病人指甲脚爪。如左边乳蛾，剪其左手左脚甲；右边乳蛾，剪其右边手甲足甲；若双乳蛾，左右皆剪。用食盐少许，同入窠内，煅过为末，吹入患处，以手指拍其后项。视其所患，在左拍左，在右拍右，两边皆患，两边皆拍，即时破溃，痰血并出。

或用蜘蛛一枚，放在小销银罐底，以明矾填入，煅过为末，吹在患处，立宽。以蜘蛛能截能擒也，若有五色遍身者尤妙。

喉症轻者，不必用刀针，亦不必用前药，但用白硼砂、灯草灰、风化硝、黄柏、青黛、冰片为细末，以芦管吹入，至妙。兼治口疮。灯草最难烧，一烧即过，安能得灰？必紧紧扎作一把，令其坚实，塞入罐内固济，煅之，罐红为度，待冷取出，方有存性黑灰也。

或用青鱼胆一枚，以胆矾入其中，线扎其口，悬于当风处，阴干为末。遇患者以鸡羽蘸药点喉中，即大吐痰血而宽。

喉症煎剂，以玄参为君，桔梗、甘草、黄芩、黄连、连翘、薄荷、山豆根之类为佐，加灯心一大把，煎服之。有痰加竹沥，有血加韭汁。而半夏、生姜之类，绝不可用也。

---

① 蛓（cì 刺）毛窠（kē 科）：即雀瓮，为刺蛾科昆虫黄刺蛾的虫茧。《神农本草经》列为下品药，《日华子本草》中名为“蛓毛虫窠”。

齿　　痛

齿与牙，同类而异名。齿者内床也，牙者外板也。内床能嚼，而外板无为。能嚼则恒劳，而无为则恒逸。恒劳则易伤，而恒逸则无恙，故痛多在内床，而罕及于外板也。味之辛酸，气之厚薄，质之坚脆，性之冷暖，一咀嚼间，而饮食之毒流渗于齿缝，其有余物些少，偶轧其中，未能即脱者，又于当风处剔之，甚至有剔伤出血者，几何而不为致病之阶也？故齿痛之病，风痛居多。风入于内，即时胀肿，痛连颊腮，咀嚼难合，此人之所最苦者也。而风痛之外，又有火与虫之属焉。风从外得，火自内生，而虫又火之所化也。何以言之？盖齿者，骨之苗，肾之余也。而齿根之肉，当缝之深处，则属于足阳明胃之经。今之患齿痛者，岂真齿之痛耶？齿之坚尤甚于骨，非血非筋，乃物之至顽而木者，何痛之有？痛之所在，则在于齿根之肉，当缝之深处也。以阳明有火，热蒸于胃，胃家受热，上通于齿，故其痛也，必臭秽难近，根肉深赤，齿缝流血，而味似咸，名为牙宣，而多糜烂，此得之于胃火而成者也。其或痒或痛，或大痛难忍之际，又忽然痛止，而如无恙者，非属于风，非属于火，其虫之为蠹乎。然是虫也，又何从而生之？必有些须食物，留于齿根，为火煅炼，藉血气而成也。啮其齿则齿碎，啮其肉则肉疼，其或不啮而微动，则肉痒，此虫痛之所以异于风与火也。或有

不痛而焦枯脱落者，非胃热也，乃肾气衰弱，不能固其根也。是以老人之齿多疏豁，而少壮者则无恙焉。观于此，则可以施治矣。又云：上龈属足阳明胃，嚼而不动；下龈属手阳明大肠，动而不休。

药例

风入齿缝，胀肿作疼，宜以防风为君，猪牙皂角、荆芥、升麻、白芷、薄荷、甘草为佐，夹热加黄芩、黄连煎服。又用青盐煅过，淬竹沥中，取起炙干，又淬又炙，每青盐一两，收尽竹沥一杯为度，碾为末，擦痛处，血水出即止。

或用牙皂一钱，冰片二分，麝香一分，点入齿缝，其痛立止。

胃火上升，臭郁作痛，齿根红紫，宜以煅过石膏为君，白芷、升麻、竹茹、黄芩、黄连、酒蒸大黄、甘草为佐，夹风加防风、荆芥、薄荷、牙皂煎服，或加竹茹一团，细茶一撮。

又用朴硝提净煅过二两，白芷、细辛各二钱，黄柏三钱，为末，蚤上洗面时擦之。

或用煅过朴硝、钟乳石等分，少加冰片、麝香为末，揩入痛处立止。

虫牙作疼，以雄黄、蟾酥、花椒、麝香等分为末，以枣肉捣成膏拌药，丸如黍米大。塞一粒于痛处，其虫皆化为水而出。

齿缝中出血不止，以竹茹四两，醋浸一宿，少少含之，不过三度，其血自止。

或用蒲黄烧灰，用飞盐擦之。或用白矾煎汤，含漱[1]立止。

牙疼不可忍，欲取落不必用手，惟以草乌、荜茇各半两，川椒、细辛各一两，为末，每用少许，揩在患处内外，不过三四次自落。

齿根摇动欲落。用生地黄、当归等分，同煎浓汁，漱之，其齿自牢。

又用黑铅熔开，以新柳芽投入，炒之，皆成灰，待冷，筛去活铅，研细，朝朝擦之，最能固齿。

一切牙疼，以蛤蟆草如芥菜者，捣取汁，和好醋含漱，其疼立止。

或用蓖麻子五六枚，麝香少许，蒜须少许，烧枣少许，和捣，丸如枣核大，绵裹塞耳内。

或用石膏、白芷、黄芩、竹茹、细茶、升麻各二钱，煎服，立效。

附　口舌

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用提净朴硝半斤，听用。先将蒲黄五两，薄荷一斤，水五升，拌匀，浸一昼夜，入锅内，加水五斗，煎至一斗，以布绞去渣，澄清。又入锅

① 漱：原作“嗽”，形近而误，据文义改。

内，慢火熬成膏，取出放大碗内，将硝投膏中，重汤煮化，取起，露星月下，凝结成冰，微干，入青黛二两，共为末，以绢囊盛之，悬当风处，愈久愈佳。每用一钱研细，掺痛处，良久，吐出痰涎。如喉痛，吹一字[①]于患处，立效。兼治热痰、吐血、火丹等症。

口疮舌烂，以细辛、黄连等分为末，先以布巾揩净患处，将生姜切极薄片，蘸药末两边，于口内噙之，咽汁不妨，尝噙一片。

又方，将附子为末，醋调，男左女右，贴脚心亦妙。

凡口舌病，虽皆属火，然不可纯用寒药，必兼辛散，乃能奏功。

疮　疡

经曰：诸痛痒疮，皆属心火。则疮疡之疾，非外得也。而昔人列之为外科者，以形症在外，非若内症之无形可见也。然外之所成，皆内之所发，未有不由脏腑而出者，其可视以为外病而忽之乎？

疮疡之中，痈疽为甚，而大疔之毒，尤甚于痈疽。故治大疔者，十活其一二；治疽者，十活其五六；治痈者，十活其八九。惟毒有浅深，故治有难易耳。然果何以辨其痈疽与大疔也哉？亦视其肿之高下、地之广狭、脉之浮沉

---

① 字：古代重量单位。明·李梴《医学入门·释方》：“古方一钱四字，一字二分法也。”

而已。

盖痈者，壅之义也。气血为毒所壅，瘀而不行，故发而为痈也。其初发之时，必洒淅恶寒，而身微热，多生于背与项。在背之上部，或左或右，为上搭手；在背之下部，或左或右，为下搭手。以其手之可搭处，故俗以名焉。其在背之中心，当肺俞之处者，谓之正发背；生于颈上者，谓之对口痈。比之上下搭手，为尤毒也。凡痈皆焮[①]然而肿高，其势高大，其根不甚深。乃六腑所发，从乎阳也。

疽者，阻之义也。气血为毒所阻，滞而不行，故发而为疽也。其初发之时，亦洒淅恶寒，先觉麻痒，如痦瘤[②]之状，按之内实，手推不能动，亦多发于背腰肩髃之间及小腹胸旁。其发于股足间者，名附骨疽焉。凡疽肿不甚高，势不易大，而其根反深，惟发于背心及腿足者为最重。乃五脏所发，从乎阴也。

疔者，钉之似也，犹钉之在木，拔之不能出，摇之不能动，其根至深，其毒至重，其头至硬。其初发之时，反不知痛痒，但觉麻木，外虽如麻，而里则如瓜，及其势盛，则痛苦异尝，应心入胆而不可忍。乃五脏六腑之火，煅炼已久，并合于一处而生者也，多见于面部骨节之间。

---

① 焮：原作“掀”，形近而误，据文义改。

② 痦瘤：病症名，又作瘾疹。皮肤病的一种。表现为皮肤出现大小不一的风团，小如麻疹，大如豆瓣，成块成片。

而究其毒之所从来，多由于饮食服饵之中。经曰：膏粱之变，足生大疔。凡肥甘厚味、炙煿煎熬之物，最能助火。嗜味之人，恣供口腹，而又醉之以酒，劳之以色，脾土于是乎燥烈，肾水于是乎枯竭。积之既久，流于五脏，布于六腑，火郁而不散，乘其气血所虚之处而发之。根柢于内，而烦炽于外，其毒尤甚于鸩鸟，试割其肉以饲鸡犬，立见其毙，此大疔之所以多死也。若大似疔而非疔者，则但以肿毒治之，而无大害矣。

然三者之脉，何以辨之？盖浮而数者，毒气在表，故知其为痈；沉而数者，毒气在里，故知其为疽；若沉而又沉，数而弦急者，必疔也。此皆有形之可见，而治之难易，犹可因其症而施之。

至于肠痈、腹痈、肺痈之类，皆为内痈，其状与癥瘕痞癖无异者。苟或以为内科之症，而进以削坚破结之剂，如三棱、蓬术、阿胶之类，所治非其所患，几何而不殒人之命也。然必何如而可以知其为内痈耶？盖内痈之症，体肤甲错，而紧急如板，按之有块，而根则坚牢，外无红肿之色，内多疼痛之苦，身虽无热，而脉气反数。经曰：脉数身无热，内有痈也。若夫癥瘕痞癖，则岂有此等之症与脉哉！此特论内痈之大略耳。

而肺痈、腹痈、肠痈之状，又何如耶？盖肺为五脏之华盖，其位最高。而痈生于肺，则上膈满闷，口吐脓血，腥秽之气，不可近人。其始得于肺痿不治，故结而为痈

也。腹居中宫，脾胃之位也。而痈生于腹，则中脘并结，腾腾而痛，饮食减于平时，恶心生于饮后，小便短涩，时觉恶寒者是也。至于肠痈，虽在于腹，而实系于肠。其为病也，盘肠绞痛，内气交攻，而不能通畅。生于小肠，则小便不利，或反渗于大肠以作泻；生于大肠，则大便闭塞，而粪或从小肠出。其出也，痛楚非尝，欲死不死，欲生不生，故患此痈者多死。诊其脉则弦数而芤，见于寸口，则谓之肺痈；见于关部，则谓之肠痈、腹痈。《脉经》曰：寸芤积血在胸中，关内逢之肠里痈。此之谓也。观此则可以辨三者之痈也。

大法：疮疡之在外者，初发无如一灸，艾烟一透，其毒立散。若延至六七日，则不可灸矣。毒之浅者点之，毒之深者决之，毒之尤深而针刀所不及者，则烙之。未成脓，则用化毒之剂；既成脓，则用托里之药；脓既溃，则一于补而已矣。若夫痈之在内者，艾烟不能入，刀针不能加，则惟以化毒等药，令其脓于大便中出，亦庶乎其可生也。此皆难治之症，故历言之。其余之毒，吾亦何暇于遍论耶！

药例

背上痈疽，属太阳经。未成脓之始，宜解毒发散，以羌活为君，防风、紫苏、独活、金银花、当归、川芎、连翘、僵蚕、蝉壳、皂角刺、穿山甲、白芷、甘草为佐，加葱头煎服，送下蜡矾丸四五十粒。既成脓之时，宜护心托

里，以羌活为君，黄芪、甘草、金银花、连翘、白芷、当归、川芎之类为佐，少加官桂煎服，送下蜡矾丸百粒。

凡疮疡皆火也，而反用官桂者，何也？盖气血得寒则敛，得热则行，故以为血导，使毒气自内发外，不停蓄于中也。此特其总方耳。然在上在中在下，皆各有引药。如上搭手，则加升麻；下搭手，则加酒炒黄柏；其对心者，则加大剂麦门冬以护心；当肺俞之处者，则加桔梗、玄参。要当以意参之。

痈疽已溃，以大补气血为主，黄芪、当归二味，为气血之君，佐以人参、茯苓、甘草、川芎、芍药、地黄为佐，加糯米一撮，大枣十枚，煎服，送下长肉丸。凡疮疡补剂，禁用白术。白术虽补，大能作脓，故不用也，惟痘科不禁。

蜡矾丸　黄蜡十两，熔化，入飞过明矾末五两，搅和，投水中，丸如绿豆大。每服百丸，大能护心，使毒气不入，即以煎药送下。

长肉丸　黄蜡一斤，熔化，入乳香、没药、血竭末各二两，象牙末四两，搅和，投水中，丸如绿豆大。每服百丸，一日二服，即以煎药送下。

头痈近喉，毒气略入，即为不救，尤其可畏之甚者。必半决之，方能救疗。以羌活为君，升麻、玄参、桔梗、白芷、天花粉、瓜蒌仁、黄芩、金银花、连翘、甘草、皂角刺之类为佐。疮溃后，方可施补。而亦不宜用峻补之

剂，以其近于喉，恐生痰闭塞也。

痈疽围药，必露其头，而四围红肿之外，无不涂之，使毒只从头上出。宜以人中黄为君，大黄、五倍子、小粉灰、白及、白蔹、黄柏、寒水石、麝香为佐，共为细末，好醋调傅。痛甚者，以人中黄白、益母草等分为末，将蓖麻子肉数粒捣烂，加生蜜或鸡子清调傅，其痛立止。

诸肿毒，初生于下部者，可一下而愈。以瓜蒌半个，连皮捣碎，槐花三钱，大黄三钱，煎服，得快利，其肿立消。此方治横痃及乳疮最妙。乳疮加橘叶，横痃加黄柏，分饥饱服之。

附骨疽，在富贵者，多是厚味炙煿及酒后行房，流毒于阴经所致。其在劳苦之人，必尝乘酒入水，血瘀于骨节之间故耳。若未成脓，宜大剂牛膝、黄柏为君，佐以当归梢、川芎、赤芍药、生地、独活、皂角刺、白芷、金银花之类，加官桂、附子为向导，水酒煎服。已成脓者，宜烙之。既烙之后，而加以调补可也。

或用当归半两，甘草一两，山栀十二个，木鳖子一个，为细末，每服五钱，酒调服。

疔疮之毒至深，必拔其疔根，而后可生。用蜣螂一个，去翅足，同硇砂五分，白砒三分，共捣为丸，如小绿豆大。先以三棱针刺疮，约深几许，将此丸纳入，以颓簪捺下，须臾大痛，皆变作黄水而出。然后以野菊花，捣汁一盏，和酒服之，一日连进三服，尽醉为度。再以一味人

中黄为丸，日日好酒送下。

诸毒疮无名者，急以干桑叶、粉草、瓜蒌、当归、榆树根皮各半两，生姜七片，葱一把，酒煎一碗，热服。仍饮酒大醉，睡觉即安。

代针膏，治恶疮，不用刀针，一点即破。疮大者以笔蘸膏，画为十字，其疮自迸开，又于红肉上略画之，即溃出脓矣。用礁卤二碗，入硇砂五钱，煎至一碗，入天明子石灰一块，待化过，再熬至干，入白砒末三钱，银油末三钱，仍入好醋研和，收贮器中。

瘰疬，肿硬疼痛久不瘥，用猫头蹄骨一具，酥炙黄为末，昆布、海藻，酒洗去盐水，晒干，各一两半，连翘、黄芩、金银花、穿山甲、皂角、枳壳、香附各一两，用醋煮干，为细末。将玄参煎膏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一日三服，以姜汁三匙调入，好酒下，能收全功。

或用丁香五十粒，斑蝥十个，麝香一钱，为末。以盐豉五十粒，汤浸，研烂如泥，和前药，丸如绿豆大。每服五六丸，食前汤酒送下，日进三服。至五七日外，觉小便淋沥，是药之功也。便下如青筋膜之状，是病之根也。忌湿面毒物。

又方，昆布、海藻、当归、连翘、干葛、石膏、夏枯草，煎服。

肺痈喘急，坐卧不安，以桑白皮剉烧，甜葶苈隔纸烧，各一两，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二盏，煎七分，温

服，以利为度。

或用桔梗一两，甘草半两，每服七钱，水二盏，煎一盏，顿服。须臾吐出脓血为效。

或用一味五倍为末，稀糊为丸，如米大，白滚汤下一二钱。如欲吐恶心，略嚼生姜，即止。此药能长肺肉，去肺脓，亦治肺痿。

调理方，用天花粉一两，桔梗三钱，枳壳二钱，黄芩二钱半，甘草一钱，金银花一团，桑白皮三钱，水煎，徐徐服。

腹痈、肠痈，以出过蚕蛾茧子，烧灰，每灰多少，配大黄多少，穿山甲、牙皂多少。共为末，酒调下三钱，脓血皆从大便出。其未成脓者服之，其毒化为黄水泻下。兼治痰饮停饮，肚腹膨胀。

或用牛皮胶投酒中，煎浓汁，送下太乙膏丸百粒，一日二服，其脓皆从大便而下。

太乙膏方　玄参、白芷、当归、赤芍药、肉桂、大黄、生地各一两，为粗末，用麻油二斤，浸十日，入铜锅中，煎至焦黑，去渣，再熬，滴水不化为度，入黄丹一斤，再炼成膏，收贮器中。此药可贴可服。兼治妇人月水不通。

灸肠痈法　以小艾丸，灸两肘尖锐骨[1]上十四壮，脓

---

① 锐骨：指胳膊肘鹰嘴骨。

从大便出。以此法灸疬疮初起，能令自消。

广疮，十贴收功。每贴冷饭团三两切片，水四碗，煎二碗，去渣，入羌活、独活、白芷、连翘、苦参、黄连、穿山甲、当归、川芎、甘草、苍术、防风、荆芥、蝉蜕各二钱。煎至一碗，去渣，入广胶三钱，煎一盏，和好酒服之。外用轻粉为君，朱砂、雄黄、炉甘石为佐，为细末，将黄蜡熔开，投前药，搅和作膏药，贴之。如膏药太硬，加樟脑少许，自稠。若不用黄蜡为膏，单用前药，加冰片敷之。兼治下疳甚效。

膀上内臁、外臁，大小湿疮，用水飞黄丹、血竭、寒水石各一两，为细末，将黄蜡六两，猪脂三两，慢火熔开，入药调匀，倾水中，依疮大小，捏作膏药。先将花椒、葱白，煎汤洗净拭干，贴上，以油纸蒙之，轻轻扎住，贴一日，再洗净，翻转贴之，两日换一膏，半月即愈。

或用黄柏、黄连各五钱，好醋一碗，煎至半碗，去渣，入冬青叶五六十片，重重浸之，慢火煮至干，撩起停一夜。每一叶略糁[①]轻粉、血竭末一些，贴之，至妙。

或用烟膏一两，飞矾二钱，寒水石煅过三钱，黄柏醋煮三钱，为细末，香油厚调，涂疮一分厚，以油纸蒙之，轻轻扎定。痛勿按，痒勿搔，直待其干，不觉痛痒，轻去

① 糁（sǎn 伞）：撒落，散开。

其痂，已全好矣。

天泡疮，小儿尝生之，疮势一盛，多有至死者。用香炉盖上烟脂三钱，黄连二钱，青黛二钱，冰片二分，为细末，鸡子清调，或猪胆汁调敷，甚妙。

脓泡、疥疮，用烟膏一两，硫黄、焰硝各二钱，飞矾四钱，猪牙皂角二钱，共为细末。猪脂同研如泥。先以葱、姜、花椒汤洗浴，然后敷药，三四日即愈。

或用黄丹、雄黄、飞矾、大风子、牙皂、轻粉、蛇床子、露蜂房、蛇蜕、花椒等分，少加白砒、麝香，研细末，柏油为丸，遍身滚之。

上部癣疮，延及头面，痒不可忍者，杜大黄根、生葱等分，捣极碎，生地、红花亦等分，以醋浸烂，捣如泥，加枯矾，又同一处捣和，以生布包之，擦患处。先以穿山甲刮碎，擦之，待干，再刮，再擦，三四日即光，不再发，累验。

遍身顽癣，用斑蝥去翅足二钱，川槿皮五钱，飞矾三钱，大风子二钱，轻粉二钱，白砒五分，为细末，醋调敷之。而癣之初发者，不必用此重剂也。宜以陈醋一碗，入川槿皮一两，牙皂半两，大风子三钱，煎至半碗，去渣，澄清，入明矾、皮硝各五钱，又煎至一酒盏，和以秃菜根[1]自然汁、生姜自然汁各一酒盏。先以穿山甲略刮微破，

---

① 秃菜根：植物羊蹄之俗名。《珍珠囊补遗药性赋》：“羊蹄，俗呼为秃菜根。”

将笔蘸涂之，不几日即愈。

阴囊湿烂，黄水如流，或痒或痛者，名湿阴疮。用细茶为末，加冰片少许，再研极细，糁上即愈。

阴囊烂破，两核突出，痛苦万倍。先用桑皮线一条，将旱莲草汁浸一宿，晒干揉软，以手轻轻纳进两核，捽住囊皮缝之。用血竭、龙骨、象牙屑，共为末，以桑树汁调之，浓涂缝处。

内服之剂，用黄芪为君，人参、白术、黄柏、橘核、泽泻、金银花、独活、白芷、连翘、甘草为佐，煎之。即以此药，空心送下蜡矾丸百粒，半月可愈。

一切恶疮，死肉不消，成紫黑色，突出高起，臭秽不可近，以乌梅肉烧灰为末，糁上立消。

或用白矾二两，黄丹一两，硇砂三钱，为末，锅内同炒干，为细末，糁于膏药上，贴之。

或用巴豆霜一钱，五灵脂半两，阿魏、黄丹各二钱，飞矾一钱，为细末，以糊为锭子，入疮内，其肉自消。

卷之四

妇　人

乾道成男，而坤道成女，故男为阳而女为阴也。气属乎阳，而血属乎阴，故男多气而女多血也。阳轻清而阴重浊，故气无形而血有形也。气惟无形，故充满于中而不露；血惟有形，故流溢于外而可见也。然是血也，以其初而言，即先天真一之水也。女子十四而天癸至，则源泉之通，自此而始。若往来有信，如潮汐之不愆其期，然后血脉调和，而病无由生。一失其期，便能作疾，而生育之机，亦因以窒矣。

故治女病者，以调经为先，而善调经者，以顺气为主。顺气则经自调，经调则血尝足，是以月事既止，新血即生，一交媾之间，而胚胎即结。血少精多，则精裹血而成男；血多精少，则血裹精而成女。欲得子者，于月事初止之后三日，新血始生，而气犹清，交感而成胎者，必男也。三日之外，新血渐多，而气已浊，交感而成胎者，必女也。

其有交感于三日之内，而亦生女者，必其平素血气太盛，而其来不清故也。

其有交感于三日之外，而亦生男者，必其平素血气不

盛，而其来不浊故也。

其有血气未尝不足，而月事又调，宜乎成胎也。而久不生育者，何哉？是必男子精气不稠，或精寒不相交结故也，而非女子之病也。

其有男子精气素充，而又无子者，是必女子子宫之寒，不能摄精故也，而非男子之病也。然果何以知子宫之寒哉？盖女子尺脉尝盛，若沉细而迟，如无所动，则子宫之寒可知矣。

其有子宫不寒而亦无子者，必其血不足，或痰有余故也。然果何以知其血之不足、痰之有余哉？亦视其形之肥瘦而已矣。盖瘦人多血虚，血虚则不能凝精；肥人多湿痰，湿痰流注于下焦，则痰与血混淆而化气不清，故亦不能凝精也。

其有瘦人肥人，而亦未尝无子者，何也？盖瘦人多血虚，道其尝也，若月事既调，而无内热之症，则血尝滋润而不枯，是以能生育也。肥人多湿痰，亦道其尝也。然或肌肉不甚浮，面色不甚白，饮食无厚味，则湿痰亦少，而气血犹清，是以能生育也。

由是观之，则女子之血，实所以宰生生化化之机也。方其未成胎也，则此血周流不息，以期而至；及其已成胎也，则此血荣养于内，以护其胎。

今妇人初有妊，即头眩、恶心，或发呕吐，多厌饮食，而尝思酸者，乃足厥阴肝经养胎也。肝主风，故头

眩；肝有余，故恶心呕吐；肝胜脾，故多厌饮食；肝喜酸，故尝思酸也。过此则诸经轮次养胎。其七八月之间，两足浮肿者，足太阴脾经养胎也。脾主四肢，故两足浮肿也。两手不浮肿，而独见于两足者，何也？盖脾本足之阴经，况此时胎气已坠下，故不能不见于足也。每一月则一经养之，十月则十经养之，十月满足而后产焉。其余二经，则又养于既生之后，而化血为乳汁矣。是乳汁亦血也，而其色白者，何也？盖胸前部位属太阴肺经，乃西方庚辛金也。金色本白，血从金分而来，故变赤而为白也。凡血去多则令人虚，今乳汁既为血，亦不宜去多也。然其来也恒有余，其出也无尽止，是以厌饫[①]小儿，而其母不觉虚者，何也？盖人身之血，皆资饮食以生者也。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肺，从肺之部位而去，故成乳汁。

妇人既产，而饮食倍于尝日。正以既产之后，又属足阳明胃经养之，乳房属阳明，故乳汁多受于此处。胃能化饮食，饮食能生血，饮食既足，则血亦足，血既足，则其化为乳汁也，自无穷尽，何至令人虚乎？甘属胃，故乳汁亦甘；白属肺，故乳汁亦白。是以既产之后，乃肺胃二经养之也。小儿二三岁间，其母复有妊，儿饮魃乳[②]，即黄

---

① 厌饫（yù 裕）：其意有二：一者，吃饱，吃腻；二者，满足。饫：饱。

② 魃（jì 继）乳：谓大小二婴同哺母乳。魃，魃病，又作继病、交奶，小儿病证。《东医宝鉴·杂病》："小儿生十余月后，母又有妊，令前儿精神不爽，身体痿瘁，名曰魃病。"

瘦泄泻者。以乳汁味酸，正足厥阴肝经养胎之日，肝能克脾，故儿饮之即泻也。当此之时，肺金失令，胃土无权，则所以滋养乎血者，已无所藉，几何而不为儿之病哉！

此特论胎前产后之事，而原其本于血，归其功于十二经耳。若夫胎前产后之症，又各具于诸症条下，而此不及论。又曰一月肝，二月胆，三月心包络，四月三焦，五月脾，六月胃，七月肺，八月大肠，九月肾，十月膀胱。其心、小肠养于既产之后，在上为乳汁，在下为月水，与此不同，宜共参考。

经闭

经闭所以为女人病者，何也？盖女人以血为主者也，使其经脉调和，往来有准，有以应水道潮汐之期，旧血既尽，新血复生，有以合造化盈亏之数，则周身百脉，无不融液而和畅，夫何病之有？设或闭焉，则新血滞而不流，旧血凝而日积，犹如河之水，壅塞不通，必变为浑浊臭秽，其理一而已矣，几何而不为病哉！血癖、血风与夫热入血室之症，多自此始。然要其闭之之由，必有所因，而非自闭也。或月事适至之时，因渴饮水，并食生冷之物，及坐水中洗浴，寒气入内，血即凝滞，亦能令人经闭也。或因堕胎多产而伤其血，或因久患潮热而销其血，或因久发盗汗而耗其血，或因脾胃不和、饮食减少而不能生血，凡此之类，皆能令人经闭。其有肥白妇人月事不通者，必

是湿痰与脂膜壅塞之故也。是以医者当随其所因而治之，其可以一例施乎？

药例

因感暴怒而经闭者，宜君之以青皮，佐之以官桂、木香、香附、赤芍药、当归梢、红花、山楂、桃仁、牛膝、蓬术、苏木之类，好酒煎服。

因食冷物而经闭者，宜君之以官桂，佐之以干姜、木香、厚朴、香附、山楂、红花、桃仁、归梢、牛膝之类，好酒煎服。

因坐冷水而经闭者，宜君之以附子，佐之以官桂、木香、厚朴、香附、山楂、红花、桃仁、归梢、牛膝之类，好酒煎服。

因堕胎多产而伤其血，又久患潮热而销其血者，不可用行血之剂，宜以四物汤为主，佐以木香、香附、厚朴、甘草之类，以兼调其气，将久而自通矣。

因脾胃不和，饮食减少而不能生血者，亦不可用行血之剂，宜以白术、人参、茯苓、枳实、木香、香附、甘草之类以调胃，同四物汤煎服，亦将久而自通矣。

肥白妇人经闭者，宜以枳实为君，佐以苍术、半夏、陈皮、香附、乌药、厚朴、牛膝、桃仁之类，煎服，则湿痰去，脂膜开，而经自通矣。

月事不调

月事先期而来者，血热也；其色紫者，亦血热也。后期而来者，血虚也；其色淡者，亦血虚也。或先或后，色淡而稠黏者，痰也。将来而先腰腹痛者，血滞而气不至也。既止而复腰腹痛者，血海空虚而气不收也。或止或来无定期者，因气不调，故血亦随之为行止也，或一月两至，或数日一至，不可一月论矣，气虚血热也。或经年之后，累数日而不能止者，乃血海脱滑，兼有火以动之也。既止之后，隔三两日而复见微血者，以旧血未尽，为新生之血所催，故不能容而复出也。医者观此，可以施治矣。

药例

先期而来，及其紫色者，以凉血为主。宜君之以黄连，佐之以槐花、山栀、香附之类，同四物汤煎服。而四物汤中，又倍芍药、生地，可也。

后期而至，及其色淡者，以补血为主。宜以四物汤起剂，佐以香附、蕲艾、龟板、玄参、五味、麦冬之类煎服。而四物汤中，又倍加当归、熟地，可也。

色淡而稠黏者，以化痰为主。宜以半夏、茯苓、橘红、甘草，名曰二陈汤，用此药起剂，佐以乌药、香附、枳壳、紫苏梗之类，同四物汤，加生姜、砂仁煎服。

将来而先腰腹疼痛者，以行气为主。宜君之以木香，佐之以枳壳、青皮、香附，同四物汤煎服。

既止而复腰腹疼痛者，以补血为主。宜君之以地黄，佐之以当归、川芎、芍药、白术、人参、茯苓、甘草、香附、陈皮之类，煎服。

或一月两至，或数日一至者，以补气凉血为主，宜以八物汤起剂，加黄连、山栀、香附、败龟板、炒黑蒲黄之类，煎服。

或止或来无定期者，以调气为主。宜君之以香附，佐之以陈皮、乌药、砂仁、蕲艾之类，同四物汤煎服。

经事数日不能止者，以凉血止血为主。宜君之以炒黑山栀，佐之以炒黑蒲黄、黄连、地榆、牡蛎、侧柏叶、香附之类，同四物汤煎服。

经止后，隔三四日复见微血者，惟以四物汤起剂，加香附、陈皮、甘草之类，煎服。然此不足为病，虽不服药，亦无害也。

血臌　血癖　血风　崩淋　带下　热入血室

妇人鼓胀，虽有因于气食而成者，然成于血者居多焉。若成于气食，腹虽胀而经不闭；成于血，其经必闭也。妇人之血恒有余，故月见其血，而不以为病。若闭而不通，则日积而充满，其始发之时，小腹先膨，久则上连中脘，紧胀如鼓，青筋绽露，而血臌之症成矣。其有因产后恶血不下，逆而上升，渗入于皮肤，充满于中宫，甚至上腾于面，而成紫色者，此必死之症也。

妇人癖块，虽因痰与气食而成，然成于血者居多焉。然痰与气食而成，块虽成而不碍于经水。成于血者，经水虽来，亦必有时而断也。此必因经水既来之后，尚有旧血未尽，偶感于寒气，或触于怒气，留滞于两胁小腹之间，故成血癖也。

又有所谓血风者，经水逆行，上攻于脑，头目旋闷，不省人事，甚至满面满头，皆成赤斑者。此因经水适临，感冒风邪所致。盖风之为气，善行而数变，其势易上而难下，经水为风所激，以故倒流而上行也。

又有所谓崩淋者，其病相似而实不同。崩者，如土之崩，源泉迸流而不禁，乃血热而兼气虚，不能收摄也。淋者，如水之淋沥，艰涩而不通快，乃内有郁热，而气亦滞也。然崩则皆血，而淋则有赤、白、沙石之异。赤者属血，白者属气，沙石者，气血之尤浊者也。治此病者，惟调其气血，清其内热而已。

又有所谓带下者，从腰间束带之处而来，故名曰带。虽有赤白，总属肾虚。其病与淋相似，然淋疾之所下者，多散而薄，必觉臭秽；带疾之所下者，多滑而稠，无腥秽之气。以此为辨耳。

又有所谓热入血室者，何以致之？必其经水适临，或犯热症，因而经止。经随热而入于血室，则往来潮热，如疟之状而无定期，或一日三两发者是也。热久不愈，传于骨髓，多成骨蒸，其可不早治之乎！

药例

血臌，以破血通气为主。宜君之以桃仁，佐之以红花、当归梢、牛膝、三棱、蓬术、木香、厚朴、官桂、青皮、牙皂、穿山甲之类。必先以大腹皮一大团先煎，后入余药，乃妙。

或用血见愁草汁，和酒服之。或用杜牛膝捣汁，和酒服之。

血癖，以破血软坚为主。宜君以蓬术，佐以三棱、桃仁、红花、归梢、官桂、穿山甲、牙皂之类，共一处，醋煮为末。将血见愁捣汁，浸阿魏令软，研烂，加醋调和，煮陈米粉粥为丸，好酒送下。每服百丸，一日二服。

或单用血见愁为君，木香为佐，浸酒服之，亦妙。

血风，乃血症中之最急者也，宜以四物汤为主治，加桃仁、红花、防风、荆芥、天麻、薄荷、白术之类。其所以用白术者，以其能去面上游风，及利腰脐间血故也。

或用苍耳草阴干为末，不拘时，酒调一大盏服之，其功最大。然人不可多服，多服则连通脑头。苍耳草，一名喝起草。

血崩不止，必用散子药，如棕灰、牡蛎、釜底墨、山栀、黄连、槐花、侧柏叶、人参、黄芪、甘草之类，为末，飞盐汤下。若以此为丸亦妙。一日连进数服，立止。或用小蓟草汁，同藕节汁，调和服之。

淋症，宜先通利。用大剂牛膝为君，佐以桃仁、归

梢、枳壳、乌药、香附、砂仁、木通、黄连、山栀、赤芍、赤苓、生甘草、生地之类，水煎，加童便服之。

或用车前子一味为末，酒下，一日四五服。

带下，不论赤白，皆杜仲为君，佐以人参、白术、茯苓、当归、川芎、芍药、地黄、黄柏、甘草、泽泻、橘核之类。若小腹先痛而后下者，不用黄柏、参、术，加延胡索、砂仁、香附之类，服之。

热入血室，宜于四物汤中，倍加生芍、生地，佐以赤茯苓、黄芩、连翘、麦冬、丹皮之类，服之。

胎前诸症

妇人有妊月余，即恶心呕逆者，谓之恶阻。乃足厥阴肝经养胎之月也。肝尝有余，本不能容物，而今乃有妊，则肝气为胎所碍，不得发泄，故恶心呕逆也。过此月，则别经养胎，而恶阻之病息矣。夫十二经，皆养胎者也，而肝经独养于初妊之时，何哉？盖胎者，血之始成，而肝则血之所藏，以血养血，造化之相为合也。然受气之始，则何经以主之？曰足少阴肾经也。天一生水，得气最先，故男子先生左肾，女子先生右肾。而妇人右肾亦以系胞，为胞之根柢，先天真一之气发此，以为之胎兆也。

妊妇心气痛者，受胎必上，胎碍其心，故心气痛也。小便不通者，受胎必下，胎压膀胱，故小便不通也。其有遗尿不禁者，必其胎气受寒，逼近膀胱，故遗尿不禁也。

妊妇腹痛，人皆谓之胎痛，而不知胎痛自有分别，不可以腹痛例观也。假如努力任重，致伤其胎而作痛者，方可言胎痛。或平日瘦弱，血不足以润其胎，而致腹痛，其痛如芒刺引掣者，亦可以言胎痛也。若偶伤于食，偶感于气，偶触于秽恶，而作痛者，非干于胎，何以亦谓之胎痛耶？医者当审其脉，若滑而弦，乃是气食；若得涩脉，乃为胎痛。《脉诀》云：涩脉如刀刮竹行，男人有此号伤精，妇人有孕为胎痛，无孕还须败血凝。由是观之，可以见胎痛由于血不足矣。

妊妇腰痛，与男子腰痛不同。男子腰痛，乃肾虚也。妊妇固亦有虚者，然因劳力而得者居多焉。劳力以任重，致伤胞系，胞系与肾相连，胞系受伤则腰必痛，痛甚则胞系将脱，多至小产。其有素享安逸而妊妇腰痛者，必其受胎之后，不节房事，以致伤胞系也。十月满足而腰痛者，非病也，欲产故也。《脉诀》云：将产之候脉离经。又曰：一息二至号离经。所谓离经者，胞系欲离肾经也。此脉在妊妇，则为欲产而无所妨；在病人，则为欲死而气将绝。医者亦不可不知也。

妊妇下血者，人皆谓之胎漏，而不知胎漏亦有辨也。盖胞外有血，胎内无血，胎内之所有者，水而已矣。使胞破漏，则必有声，而所下者皆水也。若所下者血，则皆胞外之物耳，岂可以言胎漏耶？然下血过多，则无以养胎，下水过多，则胞已干而儿必死，皆危症也。若临月腹痛而

胞破，则为欲产，亦不可言胎漏也。

妊妇伤寒、疟疾，皆能堕胎。盖怀胎最怕寒战，则遍身筋骨皆振，易动其胎。故患此二疾者，多至小产。用药者，先以安胎为首务，可也。

妊妇痢疾、泄泻，虽不至于堕胎，然临月之时，多有产难。盖痢疾则亡血，而胎无所养；泄泻则去水，而胎无所滋。泄痢既止之后，必将有干枯涩滞之患，而产难恐不免矣。用药者，其可不深加意乎。若暂泻暂痢，其势不甚者，亦无大害也。

药例

恶阻呕逆，以平肝顺气为主。宜君之以草决明、白芍药以平其肝，佐之以枳壳、砂仁、厚朴、苏子、乌药以顺其气，藿香、黄连、白豆蔻以止其呕逆而已。然此症乃自然之气候，虽不服药亦无妨。

心气痛者，胎碍其心也，以缩胎降气为主。宜君之以枳壳以缩其胎，佐之以砂仁、槟榔、沉香、苏子以降其气，少加四物汤服之。

或用艾叶、茴香、川楝子俱炒，等分，水煎，加醋少许服之，亦可。

小便不通，胎压膀胱也，以利小便为主，兼用搐鼻法，以升提其气，则小便自下。宜君之以木通，佐之以车前、甘草梢、赤茯苓、泽泻之类。又以乌梅、牙皂等分为末，略吹些少于鼻中，鼻中酸痒，欲嚏不嚏，其气必升。

先服煎药，如一饭之顷，后用此搐鼻法。

遗尿不禁者，胎寒迫近于膀胱也，以温胎为主。宜君之以艾叶，佐之以茴香、五味、牡蛎，同猪尿脬煎服。

胎痛，以生血安胎为主。宜用四物汤以生血，佐以砂仁、白术、黄芩以安胎，陈皮、木香、香附以调气。

腰痛，以安胎为主。宜君之以砂仁，佐之以白术安胎，杜仲、续断、甘草以止痛。

胎漏下血，其势已危，急用阿胶为君，鹿角屑、熟地、艾叶、白术、砂仁、黄芩为佐，加葱白一握，水煎，送下黄蜡丸一二钱，一日三服。

伤寒、疟疾，皆以安胎为先，定寒热为次，宜用大剂白术、砂仁、黄芩、紫苏以安胎。如伤寒，则兼用羌活、防风、甘草，无汗则少加麻黄。如疟疾，则兼用柴胡、川芎、芍药。有食加山楂、麦芽、枳实、陈皮、神曲之类。

痢疾，以黄连、当归为主治，佐以白术、茯苓、芍药、木香、陈皮、甘草之类。如泄泻，以白术、苍术为主治，佐以茯苓、猪苓、泽泻、神曲、陈皮、甘草之类。二病俱加砂仁煎服。病愈后，又当大补阴血，如四物汤、龟板、阿胶、玄参、知母、黄柏、山药、五味、人参之类，作丸服之，始可以免临产干枯涩滞之患也。

临产诸症

妇人小腹之下，阴户之上，有骨高起，中有节骱相

凑，未产则合，一临产则分开，谓之交骨。此造化之巧，为男女生育之大关隘也。虽儿头向下，其势已顺，而交骨不开，终难生产，立见危殆，可忧之甚者，是岂药饵之所能及耶！

产妇横生者，一臂先下，乃儿在母腹，转运偏侧，筋斗未翻，内有所碍，而不得遂也。逆产者，两足先下，必是母腹中，脂膜窄狭，儿不转运，而直下也。此皆因劳力挫闪，误伤其胎，以致如此，不亦可骇之甚乎！

儿凑[①]心不下者，其手必捧母心，多致母子俱死。必以药引入心，分解开儿手，方可得下。盖儿手捏物最紧，药气一到，儿手自软，故曰解开。

子死腹中者，腹必闷痛，兼冷，略无动意，面如土色，其舌又黑者，是也。故试验诀云：面黑舌不黑，母死子活。舌黑面不黑，子死母活。此之谓也。决不可因其虚而缓治之。

或有未曾坐蓐，腹中略痛，而胞水先破，乘势而下，固为大幸。设或胞水漏干，恶露出尽，而儿不能下，苟无法以下之，则母子俱不可保矣。其有产后胞衣不下者，不可视以为细故而易之，多有升至心而死者。

药例

交骨不开，急用急性子壳即凤仙花子、穿山甲、牙皂、

① 凑：靠近，挨近。

麝香等分，为末，和蜜捏作饼子，如指头大者一块，塞入阴户近骨之处。又将葱二三斤，浓煎汤，令产妇坐浸于中，以手运之，交骨自开。

横生者，将儿手轻轻纳入阴户。逆产者，不必以儿脚推进，虽推进，亦终不能转运矣。全在收生者活法，急用蛇蜕一条，蝉蜕二十头，发一束，共烧灰为末，温酒调下，仰卧片时，即下。

凑心不下者，乃儿捧母心也。急用猪心血，调乳香五钱，好酒送下，儿手遂开。亦治子死腹中，与心头痛等症。

或用蛇皮烧灰，入麝香少许，研细，温酒送下，立产。

子死腹中者，用当归、川芎、砂仁各一两，官桂三钱，木香二钱，水酒各半盏，煎服，立下。

或用玄明粉四钱，以清油、蜂蜜各一两，温酒调下，须臾立产。又治男、妇、小儿大便干燥。

或用马槟榔，连食三枚。治一切难产，立效。

胞水漏干，儿不能下者，急以车前子二三合，煎汤，以布滤去渣，连连服之，儿随水出。

统治产难，以益母草为君，当归、川芎、木香、砂仁为佐，大约益母草一两，四味每用五钱，水酒煎服。

或用腊月兔脑，去膜，乳香末一钱，母丁香末一钱，麝香一字，研匀，丸如鸡豆大，阴干，油纸密封。临产破

水后，温酒下一丸，即时产下。随男左女右，手握出为验。

或用当归、川芎各二钱，官桂一钱，麝香一分，为末，酒服立产。

胞衣不下者，以鸡子清三个，去黄取清，以好醋三合调和，令服之，立下。

或以花蕊石一两，硫黄四两，入罐，盐泥固济，煅过为末，童便、酒调服一钱，立效。兼治败血奔心，胎死腹中，及男、妇、小儿跌仆损折伤。

或用初浴儿汤一盏与服，莫令知之，立下。

或用瓦油盏烘热，仰放产妇脐上，令一人以脚抵住油盏，其胞即下。乃乡村一法，果验。

产后诸症

妇人初产，忽觉昏运，口噤眼合，面如土色欲倒者，乃恶血冲心也，名曰血运。急令人扶住，勿使仰卧，即以热醋向鼻喷之，即醒。醒后施治，须用降血之剂。

产后发狂跳跃，不顾羞耻，欲上屋者，非癫也。乃各经之血，一齐乘虚上升，迷其心窍，而下部恶血，又相继奔腾，其势上而不下，故发狂跳跃，而不能自禁也。用重剂，使血归经则安矣。

产后腹痛，不可尽作恶血不行，须看新久。若初产，腹中有痛，阵如将产之状，腹皮未宽软，又若转运不宁，

必是双胎。若经一二日腹痛者，恶血停滞，而未尽去也，名曰儿枕痛。若恶露已收，而腹中如芒刺痛，翕翕无力者，乃空痛。不可复以行血之剂治之，惟当养血而已。

产后腰痛，多是恶血停积于两肾空隙之处。其痛板急，不能转动，得热物熨之即缓者是也。若两腰空痛，翕翕然如不能伸气者，乃肾虚也。

产后下血不止，看其色之红紫。紫者为旧血，任其自下；红者为新血，宜先止之，而后用补。然紫者既尽，必继之以红；红者既尽，必继之以淡，此必然之势也。宜时时斟酌调治之，或丸或散或剂，随缓急以施治。失此不治，则元气必脱，而潮热虚劳之病，有不免矣。

产后疟疾，适值秋七八月间发者，方可以疟疾治。若春夏及冬时发者，非其时而有其气，谓之似疟非疟。此必因产后风食所伤，当以风食为主治，而以血药佐之。然须辨其为风为食，而后可耳。寒多热少，而腹不饱者，风也；热多寒少，而不思饮食者，食也。治食则消食为先，而少兼风药；治风则疏风为先，而少兼食药。全须员活，不可执滞。若有痰，加痰剂，宜斟酌之。

产后伤寒，决不用汗下之剂，以其气血俱虚也。汗则亡阳而伤气，下则亡阴而伤血。若犯麻黄、大黄，多至不救，惟以和解为主治，而以血药佐之，万无一失。然伤寒发于产后，若真正者，必费调治，而病多危。惟感冒者为易愈耳。

产后中风，危疾也。若外有六经之形症，内有便溺之阻塞，皆难治之症。惟口眼㖞斜者无事耳。若忽然角弓反张，目定项强者，必平素有痰症，风邪乘虚而入，风痰交作，壅塞经络，致使荣卫不通，以至于是。此虽有似中风，而实无分于六经，治之亦甚费力。若又汗出不止，或遗尿不禁，其死必矣。

产后泻痢，甚者死多生少，不甚者犹可施治。若泻比于痢，则痢为尤难，而泻或能调治。大抵泻者，以补脾为主治，而以消食药佐之；痢则以扶脾消食为主治，而以血药佐之。盖痢多下血，故用血药；泻不下血，故不用血药，用血药则泻不能止。泻止后，则补血药丸子，又不可不用矣。

产后身热不止，口干烦渴，日晡尤甚者，血虚也。宜大补其血，不宜用寒凉之药，反佐以温热，则热自除矣。所以然者，以血药属阴，阴非阳不生，故用温热之剂，以助阳而生阴，阴血既生，则邪火自退。医者不可不知也。

药例

产后血运，不及煎药，只用童便，磨好墨在内，灌下立醒。或以降真香一钱，沉香三分，为细末，当归煎汤下，可免冲心之患。

或血入心经，错语健忘失志，及产后百病，以血竭、没药等分，为细末，每服一钱，童便和酒调下。若于分娩时，调服一钱，恶血皆自下行，更不冲上。

产后恶血冲心，发狂跳跃，急令两人扶住，煎当归一两，与服之。其恶血自下行，新血各自归经，即时安宁矣。

或用芎、归各半两，水煎，加童便服之，立效。

产后二三日间，腹绞痛者，恶血末尽也。古方独圣散最佳。用山楂肉一两，煎浓，调砂糖在内，热服。血自下行，其痛立止。

或用芎、归、益母草、桃仁、玄胡索等分，煎服。

若恶血已尽，五六日间腹痛者，血虚也。宜四物汤加炙甘草，煎服，甚效。

产后腰痛，若恶血不甚下，而腰间不能转侧者，乃恶血停滞于两肾空虚处也。宜君以当归梢、桃仁起剂，兼以乌药匀气，杜仲、牛膝、酒炒黄柏引经，官桂为向导，空心煎服，得五六帖愈。

若血去多而腰痛者，虚痛也。宜以杜仲起剂，兼以四物补血，牛膝、黄柏、茯苓引经，少加红花以养血。恐分娩时劳倦，以致伤其腰故也。

产后下血不止，以四物为主，佐以止血之剂，加地榆、牡蛎、炒黑山栀、炒黑蒲黄、棕灰、鹿角灰、乌梅之类，作散子服之。一日连进五六服，每服一二钱，立止。

或用熟地捣烂，每服一两，和酒再研，温服，连进三服，大效。

或用蒲黄三两，炒焦，水三升，煮一升，顿服。

产后疟疾，宜四物汤，加柴胡、黄芩以定寒热，有痰加半夏、橘红，有食加麦芽、山楂，有风加防风、荆芥，头痛倍加川芎，寒热甚倍加酒炒芍药、柴胡，斟酌用之。产后惟十二朝内，大忌芍药，以后不忌。

产后伤寒，大忌汗、吐、下三法，只宜羌活、防风、紫苏、生姜、柴胡、川芎、甘草之类以解表，陈皮、香附之类以调气。有痰加痰药，有食加食药。而又佐之以四物之类，多加葱白煎服，以微汗出为度。若大便秘结，以蜜导之，或饮蜜汤亦可。

产后中风，不可以尝人中风例治之。虽中腑亦不宜汗，禁用麻黄。虽中脏亦不宜下，禁用大黄。惟审其在表，则羌活、防风、荆芥、紫苏、甘草之类可用也。审其在里，则枳实、厚朴、茯苓、陈皮、乌药、木通之类可用也。兼用南星、半夏、瓜蒌、苏子、竹沥、姜汁之类以治痰，佐以四物汤补阴血。治之之法，不过如此，必不可求奇取异，而用孟浪之药也。

产后泻痢，不可混治。泻则补脾为主，如白术、茯苓、神曲、甘草、陈皮之类，有食则消食，有气则理气。而四物之类，且少停而勿用，以归、地皆非助脾之剂也。若久泻加乌梅、大枣、人参。至于痢疾则不忌四物，当与平胃散同用，兼以消食之剂，与调气养血而已。

产后身热不止，宜于四物汤中，倍加酒炒芍药，兼以炒黑干姜佐之，茯苓渗热，柴胡清热。一月后身热未除，

宜加人参。大抵产后不宜使用人参，恐补住恶血也。一月后恶血已尽，新血已生，故不忌人参，而犹必以陈皮监制可也。

加减总方

妇人诸血不足，用当归、熟地各酒浸一宿，焙干，芍药、川芎等分，每服七钱，水二盏煎服。随症加减。

血气不调，加吴茱萸、甘草。

血风劳症，加荆芥、柴胡。

血崩淋漓，加炮附子、赤石脂。

血滞不通，加红花、桃仁。

便血带下，加荆芥、地榆。

潮热，加前胡、干葛、人参、黄芪。

血气滞，腹股刺痛，加肉桂。

虚热口干，加麦冬、黄芩。

呕吐不止，加藿香、白术、人参。

产后腹胀，加枳壳、肉桂。

经血淋沥，加炒干莲房。

大便秘，加大黄、桃仁。

产后虚惫，血热烦闷，加生地。

虚而多汗，加煅牡蛎、桂枝。

产后闷乱，加茯神、远志。

妊娠心腹痛，加竹沥。

产后寒热往来，加柴胡、麦冬。

产后风头痛，加石脂、甘草。

产后恶露，腹痛不止，加桃仁、苏木、牛膝。

换汤总方

妇人室女，血气不调，及胎前产后诸症，用香附子，童便浸炒，半斤，乌梅炒四两，甘草炙一两，为末，以生姜四两，葱白一握，捣取汁，并好醋一碗，共打糊，丸如桐子。每服三五十丸，随症换汤服。

血气不顺，心胸痞满，紫苏汤下。

腹痛，腰腿疼痛，茴香汤下。

翻胃呕吐，脾胃感寒，以老姜烧黑切五片，盐少许，煎汤化下。

惊忧喜怒伤神，心满肿疼面浮，石菖蒲汤化下。

血运闷，血刺痛，血积，血瘕，良姜、赤芍药，醋水各半盏，煎汤化下。

喘满气急，面浮，生姜紫苏汤下。

吐血，喉中腥气，黄桑叶汤化下。

经络感热，血脉妄行，生地汤化下。

败血冲胸，咳逆，生姜柿蒂汤化下。

血涩，大便秘，枳壳或青皮汤化下。

崩中，带下，小便频数，炒吴茱萸汤下。

妊娠伤食，胸膈不快，木香或砂仁汤化下。

产后子肠脱下，鲫鱼头煎汤化下。

妊娠临月，近上逼心，名曰子悬，生姜紫苏汤化下。

产后寒气入腹，脐下刺痛，炒吴茱萸汤化下。

小　　儿

男子、妇人之病，可以问而知，可以切而得，断死生，辨难易，审差剧，犹有所依据，而不至于大误。若小儿怀抱之时，虽有所苦而不能言，及能学语，又不能指其所苦之处。欲诊其脉，则骸骨短小，气血未定，寸关尺将何以分，浮中沉将何以定，虽有一指滚取三部之说，而终未得其部位，况至数急促，岂能以悉审之。大约八九至为平，五六至为迟，十一、十二至为数，依稀仿佛之间而已。故哑科治疗之难，每十倍于大人，而尤不可以不慎者也。惟虎口之脉，稍为可验。其脉在食指外侧，每一节为一关，三节为三关。男视其左，女视其右。有筋脉如丝，映于肉内，仔细视之。紫则为风，红则为寒，青则为惊，白则为疳，黄则为脾困，青黑为慢惊，入掌则为内吊。若三关过度，为沉疴之候。惟此可以少知之耳。虽然医者之治病，当多方求之，岂可执虎口之脉法，而尽小儿之诸病哉！必于病之未形而用意察之，庶可以为预消之地。如小儿呵欠连绵，乃脏腑受邪，作病之渐也。若面赤则知其为风热，而泻肝之剂可以先服；面青则知其为惊风，而治惊之剂可以先服；面黄则知其为脾虚，而补脾之剂可以先服；多睡则知其为内热，而清热之剂可以先服；口中气热则知其为伤风，而疏风之剂可以先服。皆当随症形而先治

之，勿俟其发而后用药也。

其有不治之症者，尤不可以不知。小儿腮上有赤脉，囟肿及陷者，一不治也。鱼口气粗，啮齿咬人者，二不治也。冷汗如雨，痰热不退，三不治也。脐风撮口，锁肚吊肠者，四不治也。风攻颐颔，唇项肿硬者，五不治也。鼻有黑色，六不治也。咳喘喉痛，七不治也。四肢虚浮，八不治也。胸高而突，九不治也。五软五硬，十不治也。凡见此等之症，即当去矣。苟不知几而复药之，则病者之死，虽不由于我，而我亦何有辞于彼哉！

大凡小儿之病，有尝多者。不得遂其欲，则易怒而啼，故肝病尝多；饮食不知节，虽饱而犹求食，故脾病尝多；心神未定，闻响易惊，故惊病尝多；肌肤柔嫩，腠理末密，故风病尝多；性喜吮乳，甘味停积，而又易感风热，故痰病尝多。治儿之病，审其所尝多者，酌而施之。以己之意，探病之情，亦庶乎用药之无误也。然此数种，虽或尝有，而肝脾之病尤多，纵有他症，尝兼抑肝和脾之剂为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得心应手，要不可以言求也。

胎热　胎寒

胎热之症，面赤眼闭，五心烦热，大小便不通，乳食不进，啼叫不止，呕血尿血，或生下遍体皆黄。凡若此者，皆谓之胎热。益因其母受胎之后，不忌辛热之味，或

好饮酒，或好沐浴，或不节房事，或感冒风热，儿在母腹，积受热邪，故成此症。必以清热之剂为主治也。

胎寒之症，面色青白，四肢逆冷，大便清黑，小便不禁，腹疼气痛，盘肠内吊，或生下又感外风，不时寒战。凡若此者，皆谓之胎寒。盖因其母受胎之后，不忌生冷，或外着寒邪，或平素禀气寒冷，儿在母腹，呼吸母气，久受积寒，故成此症。必以温热之剂为主治，可也。

凡治此二症，小儿不宜服药，当大剂浓煎，令其母食后，捏去宿乳，服药少顷，乳之。盖因胎中受病，故于乳中过药。得于内者，亦从其内治之，不离母气，则药易应故也。

药例

胎热，以生地为君，赤芍、当归、川芎、丹皮、黄连、山栀、连翘、犀角、泽泻、猪苓、赤苓、天花粉、木通、生甘草之类为佐。

胎寒，以熟地为君，当归、川芎、酒炒白芍、大小茴香、木香、乳香、没药、官桂、熟附子、炙甘草之类为佐。

二症必用四物汤起剂者，何也？盖血以养胎，胎中受病，大抵皆血之使然，故不离乎血分之药也。

脐风撮口

脐风撮口，总为一病，未有脐风而不撮口，未有撮口

而不脐风也。患此病者，九死一生。盖脐命根也，脐为风所入，命根绝矣，而可以得生乎？求其所属之经，乃心脾之症也。开口属心，闭口属脾。风入于脐，先流于脾，由脾而上传于心，心为邪所客，故口不能开而频撮也。其发搐者，风使之也。究其病之所由成，有内因外因之异。盖脐带系于胞，必其所生之时，其母先感风邪，遗其邪于小儿，谓之胎风，其惊搐者，谓之胎惊。病从内得，故曰内因。其或断脐之后，包裹失于周密，被窝风入，未及六七日，而脐带已脱，必成此症。病由外得，故曰外风。医者又以艾灸其脐，徒苦之耳，竟何益哉？欲求一生于万死之中，惟下之而已矣，外此更无余法。

药例

大法：即以小儿脱下脐带，洗净，先以水煎至五六沸，去带，入牙皂、僵蚕、穿山甲、麻黄、防风、荆芥、甘草、半夏、南星之类，又煎五六沸，入生大黄，略煎一二沸，澄清，入麝香末少许，姜汁、竹沥调匀，徐徐以匙灌下。若得通利，即有三四可生，不然必死。其脐上以生南星末封之，亦可以追去余风。

或用牛黄三四厘，麝香半分，为细末，姜汁、竹沥调之，滴入口中，亦可。若口噤不开，以南星为君，麝香为佐，研细，擦其龈，自开。

重舌　鹅口

舌者，心之苗也。心为君火，其体本热。而况小儿以纯阳之躯，先受热于胎，复感热于内[①]，其母爱惜之至，惟恐其寒，而又裹之以绵衣，覆之以重衾，儿何而不为儿之病哉！重舌鹅口之症，未必皆儿之自病，或者其母有以致之也。古人云：若要小儿安，尝令饥与寒。饥不至于伤脾，寒不至于生热，此非保婴之道乎？所谓寒者，亦非使冻之也。惟令尝温，不至于甚暖耳。冷暖得宜，岂复有重舌鹅口之病耶！然何以名之曰重舌？重舌者，舌下肿突，其状若又一层，故谓之重，非真有两舌。何以名之曰鹅口？鹅口者，满口皆白，有似鹅之口中，俗谓之雪口是也。分而言之，重舌属心，鹅口属脾。合而言之，总为心热。何者？心统于脾，脾为心之子，心热则遗热于脾，故白沿于口也。使不由于心热，则口虽白而舌自赤，何为而舌皆白耶？大法：内服泻心清热之剂，而外敷凉药，则重者可消，而白者可退矣。

药例

重舌，宜泻心而不泻脾。以黄连为君，生地、甘草、石莲、木通、连翘、灯心为佐，腊雪水煎，待温，时时滴入鼻中，令咽。欲吐则任其吐，亦可以发散热邪。

---

① 内：日本正德和刻本此处有注："内当作外。"此说为是。

鹅口，以泻心而兼泻脾。以黄连为君，生地、生甘草、山栀、煅过石膏、木通、灯心为佐，腊雪水煎，如前服法。

口中舌上，并用软帛裹指，蘸水拭净，用黄柏、青黛、风化硝、硼砂、黄连、人中白之类，为细末，敷之。亦可以治口疳。

丹　毒

丹毒，火症也，得于胎热。其母受胎之后，不忌胡椒、姜、蒜、煎熬、炙煿、酒面之类，或感风热，或不节房事，皆能助火，火邪内攻，胎受其毒，而传气于小儿，故小儿出胎之后，多有是症，近则五六日，或十日半月，远则弥月之后，或两三月。其形症不同，或颏下如樱桃突出，色赤而光，谓之赤瘤；或遍身红点如洒朱，谓之丹疹；或遍身红肿，热气如蒸，谓之火丹；或小腹、髈[①]上、阴囊等处，忽然红肿如霞，流行不定，谓之赤游丹。病名非一，总为丹毒。丹毒入腹，腹胀不饮乳者死。必于未入腹之时，急服退毒凉剂，外用小刀轻轻刺出恶血，或犹可生。其入腹者，无如一泻。间有泻而得生者，乃千百中之一也。诸丹毒，惟赤游丹为至急。善保婴者，若见小儿多啼少乳，即遍视其身上，一有红色，即急治之。若看视不

① 髈（páng）：大腿。

周，丹毒在身，而母犹未觉，及至觉时，已入腹中，救之奚及？丹毒惟红绿瘤[1]不治。因父服热药，遗热在胎，非药所能解也。

药例

丹瘤，如樱桃状者是也。宜以绵羊脑子，同朴硝研烂，贴患处，立效。或以蓖麻子，同面研和，敷之。

丹疹，遍身红点如洒朱是也。宜以汉防己半两，朴硝、犀角、黄芩、黄芪、升麻各一钱，加竹沥，煎服。

火丹，遍身红肿是也。宜以当归、赤芍、甘草、大黄等分，每服三钱，水半盏，煎三四分，食后服。或用前丹疹方服之，亦妙。

赤游丹，流行不止于一处是也。此为至急，救迟即死矣。宜用积年胞衣所化之水，和金汁[2]涂之，神效。若无金汁，单以胞衣水和风化硝、冰片涂之。若无胞衣水，单以金汁和甘草、大黄末涂之，皆能取效。

或用野人粪下土，鸡子清调涂。又以人中黄二三钱，煎服之。能去胎毒。

或用麻骨烧灰。先将香油调涂，次用麻骨点火，倒持之，将不点火一头出烟，熏患处，立退。

或用雄黄、五倍等分，为细末，醋调涂之。

---

① 红绿瘤：日本正德和刻本注此："绿当作丝。"此说为是。

② 金汁：粪清，经特殊方法制备而成。《本草述钩元》卷三十二："粪清俗名金汁。"

丹毒煎方：黄连、黄芩、黄柏、生甘草、连翘、天花粉、皂角刺各五分，水一盏，煎五分饮之。丹毒入腹者，加大黄一钱。

五种丹毒，用郁金、甘草、桔梗、天花粉、葛粉，等分为末，每服二钱，薄荷汤入蜜调下。

十种丹毒，如三日不治，毒入肠胃，则不可治。宜仔细辨认，依方治之，万不失一。

一、从顶头起肿，用葱白研取汁，涂之。

二、从头上起红肿痛，用赤小豆末，鸡子清调搽。

三、从面起赤肿，用灶心土，鸡子清调搽。

四、从背起赤点，用桑白皮为末，羊脂调涂。

五、从两臂起赤肿黄色，用柳木烧灰，水调涂。

六、从两胁起虚肿，用生铁屑，和猪粪调涂。

七、从脐上起黄肿，用槟榔末，米醋调涂。

八、从两脚赤肿，用乳香末，羊脂调涂。

九、从两脚赤白点，用猪槽下土，麻油调涂。

十、从阴上起黄肿，用屋漏处土，羊脂调涂。

中恶　天吊　客忤　夜啼

中恶、天吊者，为恶鬼之气所中，两目上突，吊起而不能眨也。此因胎气不足，精神失守，虚之所在，邪必凑之。心虚则神走，肺虚则魄乱，肝虚则魂亡，脾虚则意扰，肾虚则精乏，而鬼邪得以犯之矣。其症面白带青，或

如土色，目睛上视，口吐白沫，手足拘挛，身冷如冰，有似乎惊风，而实非惊风也。

又有所谓客忤者，非中恶之谓也，乃偶见生人异物，卒然惊骇，啼哭不止，心志恍惚，闻响即跳，尝欲躲避者是也。如为客所忤犯，故名客忤，非鬼之为病也。

又有所谓夜啼者，非客忤之谓，乃心经受热也。其症至夜即啼，百计安之而不能止。盖心为君火，主乎血，夜则血归于肝，心虚火炽，故烦躁不宁，而多啼也。

药例

中恶、天吊，宜先安心神，使权归君主，如茯神、远志、菖蒲、灯心、麦门冬之类，煎汤，调下辰砂末，量儿大小用之。外用辟鬼之法，如苍术、檀香、沉香、麝香、安息香之类，近儿旁周围烧之，香烟如雾，则鬼不能容。待儿稍苏，以桃叶汤浴之。

客忤，亦安心为主。或为生人所忤，即当令此人见之，使儿习惯。如为物所忤，若猫犬之类，亦令儿习见，自不惊骇。其所服之药，亦如前茯神等剂，可也。

夜啼由于心虚有热，宜用人参、麦冬、炒盐之类，以补其虚；茯神、远志、菖蒲之类，以安其神；石莲、黄连之类，以去其热；灯草、木通、薄荷之类，以清其气。外用压鬼之法，或以井中四旁草，暗置儿席下；或写父名倒贴床脚里面，不令人知；或以桃木杖，击儿四旁，如赶逐状；念咒曰：天苍苍，地皇皇，小儿夜啼疏客堂。多诵几

遍。内服药而外施法，则啼自止矣。

伤风　伤寒

伤风之症，头疼身热，鼻塞气粗，喷嚏呵欠，呻吟不绝，见风便怕，洒淅微寒，与大人伤风无异。若夹食即吐食，夹痰即吐痰。作剂比大人所服药宜减一半。不论痰与食有否，尝须兼用之。盖小儿易伤食，而热则生痰，故剂中宜略带用。但轻轻疏解令微汗出，不宜过剂，过剂则真元亦伤，是伐无过之地也。

伤寒之症，六经感受，亦无异于大人，但大人元气已削，天真不完，况有七情相感，又多夹内伤，故患真正伤寒最难调理。小儿则天真未凿[①]，七情又少，所感之症比大人差缓。但寒多热少，外感必深；热多寒少，内病必重。外感必遍身骨疼，内病必腹痛饱闷。治外之剂，尝兼治内之药，而汗下之法，比大人宜从轻焉。

药例

伤寒一二日间，头顶痛，腰脊强，恶寒发热，无汗者，乃太阳经症也。宜以羌活为君，防风、紫苏、甘草、生姜、葱白头为佐。若不汗，少加麻黄、桂枝。

伤寒二三日间，目疼鼻干，不得眠，发热不恶寒，干呕，有汗者，乃阳明经症也。宜以白芷为君，防风、紫

① 天真未凿：谓童蒙淳朴，未失纯真。

苏、芍药、桂枝、生姜为佐。

伤寒三四日间，胸胁痛，两耳聋，往来寒热者，乃少阳经症也。宜以柴胡为君，黄芩、半夏、枳实、防风、紫苏、甘草、生姜、葱白为佐。

伤寒四五日间，腹满咽干，身无大热，自利不渴者，乃太阳经症也。宜以苍术为君，干姜、甘草、葱白为佐。

伤寒六七日间，烦闷，舌卷，囊缩，身不热者，乃厥阴经症也。宜以桂枝为君，附子、青皮、甘草、生姜为佐。

四时感冒伤寒，宜以九味羌活汤为主治，代桂枝、麻黄汤用。方见首卷伤寒门。

春伤于风，宜以川芎为君，柴胡、紫苏、羌活、防风、甘草、葱、姜为佐。

夏伤于风，宜以羌活为君，川芎、紫苏、防风、甘草、柴胡、葱、姜为佐。

秋伤于风，宜以柴胡为君，川芎、羌活、防风、甘草、紫苏、半夏、黄芩、葱白、生姜为佐。

冬伤于风，宜以桂枝为君，升麻、葛根、羌活、防风、甘草、紫苏、葱白、生姜为佐。

已上伤寒、伤风二症，若夹食则兼消食，夹痰则兼消痰。俱禁用茯苓，以其渗泄，能引邪入内也。又有夹惊者，当兼惊治。

咳　嗽

小儿咳嗽，风热居多，而寒者间或有之。以其为纯阳之体，其气尝热，而不甚惧寒也。凡肌肉肥白者，易于感风[①]。色赤而结实者，易于感热。惟虚弱瘦损，面青不实，乃易感寒焉。感风而嗽者，必鼻塞气粗之症，惟口中觉热，舌燥烦渴，面赤顿嗽，嗽而有浓痰者是也。感寒而嗽者，洒淅恶寒，哮喘不宁，至冬月即发者是也。凡此症与大人无甚异，而所感略有不同。大人兼七情所伤，或任劳嗜酒，而小儿无是，是以不能无少异耳。药剂以轻清为佳，而服药亦不宜太骤，逐匙进之，不尽剂。

药例

风嗽，以牛胆南星为君，半夏、黄芩、薄荷、防风、荆芥、瓜蒌、甘草、桔梗为佐，兼以苏子、橘红以顺气。若壮热无汗，气壅喘急，少加麻黄以解其表。盖麻黄亦肺经发散之药也。

热嗽，以贝母为君，半夏、瓜蒌、天花粉、黄芩、山栀、竹茹、茯苓、桔梗、甘草为佐，兼以苏子、橘红、枳壳顺气。若有食加莱菔子、枳实、黄连、山楂、麦芽之类。

寒嗽，以款冬花为君，麻黄、杏仁、半夏、南星、炙

① 感风：原作“惹风”，“惹”字系误刻，据文义改。

甘草、桔梗、生姜、橘红为佐。

或以芦吸散，为极细末，蜜丸如肥皂核大，姜汤磨化，徐徐服之。

诸嗽初起，宜泻宜散，而桑皮、杏仁，可以兼用，久则宜补宜收，而麦冬、五味，可以量用。如喉痒加玄参，痰盛加姜汁、竹沥，头眩加天麻，内热加茯苓、栀子，烦渴加天花粉、葛粉。而桔梗乃本经之药，尤不可缺，惟少用则不觉饱，多用则痰反不能降，以其承载诸药，为舟楫之剂也。

疟　疾

小儿疟疾，不外乎风、痰与食。无食不发热，无风不作寒，而痰由风、食之所成也。外感乎风，则手太阴肺经先病，肺主皮毛，故风易入。内伤饮食，则足太阴脾经先病，脾受有形，故食多则伤脾也。肺气不清则生痰，脾土受伤则裹痰。故痰者，风食之所成也。无痰不成疟，故寒热作焉。要而言之，风虽属肺，食虽属脾，而风食之所藏，又近于胆经，故作寒热。盖胆为足之少阳，其位在半表半里，是以寒热往来也。大率寒多则为风，热多则为食，寒热相半，则风食俱多。治此病者，惟消食、疏风、化痰而已。然消食则兼疏风，疏风必兼消食，而消食、疏风必兼化痰。盖三者不全，则不能成疟，故宜兼治。但量其所属，而轻重之可也。

药例

风疟，寒多热少。以防风为君，川芎、紫苏、升麻、柴胡、甘草为佐，加槟榔、草果以消食，半夏、黄芩、陈皮、生姜以化痰。

食疟，热多寒少。以草果为君，槟榔、枳实、陈皮、山楂、麦芽、柴胡、甘草为佐，加半夏、生姜以化痰，防风、紫苏、川芎以疏风。

痰疟，寒热交作，呕吐痰涎。以半夏为君，贝母、瓜蒌、生姜、甘草、枳壳、橘红、柴胡、黄芩为佐，加槟榔、草果以消食，紫苏、防风以疏风。

久疟不愈，以酒炙鳖甲为末，每服一钱，一日三服，姜汤调下。

或用常山一两，剉碎，以好酒浸一宿，瓦器内煮干，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半盏，去渣，停冷，五更初服之。不吐不泻，大效。

或用知母、贝母、常山、槟榔等分，水酒各半盏，煎至半盏，去渣，绵覆，露一宿，五更面东服之，即效。但不可令妇人见。

痢　疾

医家以泻为在脾，痢为在肾。故先泻后痢者，则曰脾传肾，为贼邪，其病难愈；先痢后泻者，则曰肾传脾，为微邪，其病易愈。此前人之说也。以愚论之，泻为在脾，

不假言矣，而谓痢在肾，不能无议焉。泻固多由于饮食，而痢独非饮食所伤乎？饮食停积，因湿热而化，遂为稠浊，胶固于肠胃之中，欲下不下，是以有里急后重之苦，明脾经病矣。而顾以痢属于肾者，何以谓欤？吾未闻饮食之入，不由于脾，而反由于肾也。夫既谓之肾病矣，然治痢之药，悉皆苍术、厚朴、黄连、木香、白术、陈皮之类，并未有用杜仲、黄柏、牛膝、地黄补肾等药。治肾家之疾，而乃用脾家之剂，必其非肾病故也。要知先痢后泻，而后易愈者，以积滞已尽，而脾尚虚也，岂肾传脾之谓耶。先泻后痢之难愈者，以脾土已坏，而积滞方壅也，岂脾传肾之谓耶？肾能藏精，不能藏饮食，若以痢属于肾，则饮食皆藏于肾矣，岂理也哉！大约治痢之法，与大人无异，但下痢纯血者，在大人则为难治，在小儿则为食积，而无所妨。若治小儿之痢，又宜多以消积为主耳，其详具见于大人痢疾门，故此不复赘。

药例

凡初痢腹痛后重，宜先以消积等药治之。问其所伤者何物，若谷食则麦芽、神曲为君，肉食则山楂、蓬术为君，面食则莱菔子为君，冷食则草果为君，宿食则黄连、枳实为君。而又用苍术以燥其湿，厚朴以宽其肠，木香、槟榔以调其气，当归以养其血，木通、茯苓以分利小水，则利自通快。若不通快，少加大黄以利之。初痢无止法，切不可用粟壳，虽乌梅亦未可便用。初痢无补法，切不可

用人参，虽白术亦未可便用。若见其去后多次，欲升提其气，而用升麻，立见危殆，戒之戒之！

痢疾半月后始可用白术，一月后始可用乌梅；若犹有腹痛，亦未可用也，痢久而虚，乃可用人参，而必佐之以陈皮。如胃寒，则肉豆蔻、肉桂之类，亦可少用。盖痢本湿热，若迁延日久，入于秋冬之交，则变为寒痢，故可用温药也。

疟痢兼作，莫重之病。若以风食治，则得之矣。宜防风、羌活、紫苏以解其表，柴胡、芍药以定其寒热，黄连以泻其火，槟榔、枳实、麦芽、神曲以消其积。而苍术一味，尤不可不多用，以其气雄，能治内外之邪也。疟痢传染者，即名疫痢，禁用补剂，若下人参，其死可待。

久痢不止，去后无度，非补不可。必以人参、白术为主，茯苓、肉豆蔻、诃子、乌梅、莲肉、大枣、煨姜之类为佐，补中带收，乃妙。若余血未尽，宜加当归、芍药、侧柏叶、地榆之类，补中带止，庶乎不宽不骤，得调理之宜，而苍术、厚朴、槟榔、黄连等剂，又不可用矣。虽木香一味，本为治痢之良药，但行气太甚，久痢用之，反助下行之势，又岂可以尝用哉！

吐　泻

小儿吐泻交作，人皆以为脾胃受寒，不能容饮食，故上则为吐，下则为泻，此据其病形而言耳。而不知脾胃受

寒者，止于腹中偎偎作痛，或微泻，或吐痰涎而已，其势殊无可畏。至若大吐大泻，一时发越，津液顿亡，面目乍瘦，岂受寒之为病哉！必是平素先伤饮食，郁蒸作热，蓄之既久，将发未发，一感外之风热，势不可遏，故攻击脏腑，一齐而至，遂令小儿困惫。当此之时，若以为吐泻空虚，即投补剂及温热之药，立至危殆。慎之慎之！如有泻而无吐，或有吐而无泻者，乃有寒热之分。吐酸臭而苦者热也，清淡则非热矣；泻臭秽而不可近者热也，清顺则非热矣。治者当自审之。

药例

小儿吐泻交作，其气溃乱，一时未能清理，只宜益元散，泡汤冷定，时时进之，自能分调其气。待势稍缓，然后进以他药，先止其吐，后治其泻。止吐以顺气为主，如藿香、陈皮、砂仁、苏子、黄连、生姜、茯苓之类；治泻以养脾为主，如白术、大枣、茯苓、神曲、陈皮、半夏、炙甘草之类。若邪气已尽，能略进饮食，而脾胃虚怯，气短不能呼吸，须用人参，倍加白术，而又佐以陈皮，可也。

吐酸苦者，宜从热治，以姜汁炒黄连为君，半夏、藿香、茯苓、砂仁、苏子之类为佐。

吐清痰者，宜从寒治，以生姜为君，白豆蔻、茯苓、苏子、藿香、半夏之类为佐。

泻臭秽者，宜从热治，以黄连为君，神曲、麦芽、陈

皮、白术、茯苓、芍药、滑石、生甘草之类为佐。

泻清薄者，宜从寒治，以肉豆蔻为君，白术、苍术、厚朴、茯苓、肉桂、炙甘草、大枣、生姜之类为佐。

吐泻交作，手足转筋，乃肝胜脾也，为霍乱之极候。宜以木瓜为君，青皮、黄连、扁豆、芍药之类为佐，以制肝而养筋。又用大剂藿香以正其气，砂仁、木香以调其气，茯苓、苏子以顺其气。而手与足，亦须浸于冷水中，则其筋自然调畅矣。

吐泻之后，口干舌燥，引饮不休，小便短少者，津液亡也。宜用人参生脉散，加乌梅、酒炒黄柏、知母、生甘草之类。

吐泻之后，脾虚欲发慢惊者，必手足微搐，急以人参、白术水煎，加姜汁、竹沥，调下朱砂、礞石、胆星、半夏等末，亦可以弥患于未然。若已发慢惊，则不救矣。

惊　风

夫风者，一也，在大人则为中风，在小儿则为惊风。大人无惊，故止名之曰中；小儿易恐，且易感风[①]，故以惊名，而兼乎中也。惊之有慢有急，犹风之中腑中脏。急惊与中腑同，谓之阳症，而症俱在表；慢惊与中脏同，谓之阴症，而症俱在里。医者能辨其阴阳表里而治之，斯可

① 感风：原作"惹风"。据医理及文义改。

以无误矣。

盖急惊之症，其身尝热，其眼尝开，手足跳跃，头项强直，痰涎壅盛，啼叫哭泣，烦躁不宁者是也。慢惊之症，身尝不热，眼尝半开，手足微掣，精神倦怠，形体若呆，大便或泄者是也。又有慢脾风者，手足不动，遍身皆冷，两眼尝合，不能啼哭，症而至此，无复加矣。慢惊甚于急惊，而脾惊甚于慢惊。病根固有浅深，而亦可以施治于万一之中。若因急惊而变慢惊，或因吐泻而生慢惊，则难治矣。因慢惊而成慢脾，或因吐泻而成慢脾，则不治矣。大抵惊属于心，风属于肝。心火动，故振跳而不可遏；肝风发，故搐搦而不自持。二经相助，其势必盛，心有余，故火炽而风益猛，是风从火出也；肝有余，则风狂而火益狂，是火随风炽也。风火齐发，故病可畏，此特以急惊言之耳。而慢惊、慢脾，又兼脾虚与寒，势若稍缓，而反深焉。

然以其病之可生死者而细分之，则各有所属，非谓止于心肝二经，而不入于他经也。是故不时吊眼者，惊入于肝；梦中咬牙者，惊入于肾；夜啼至晓者，惊入于小肠；喉中如锯者，惊入于大肠；面青下白者，惊入于胆；气喘吃水者，惊入于脾；不时干呕者，惊入于胃；梦中惊哭者，患在三焦。此皆可生之症也。至若爪黑者为肝绝，泻黑血者为心绝，日多盗汗者为卫绝，忽作哑声者为肺绝，咬人者为骨绝，眼半开半合者为肾绝，目鼻干黑者为脾

绝。惊风有此，其又可生耶？

药例

急惊属阳属热，其症在表，法宜凉泻。以茯神为君，麦冬、菖蒲、远志、灯心之类为佐，以安心神，青皮、芍药、黄连之类以泻肝气，羌活、柴胡、薄荷、防风、荆芥之类以疏其风，半夏、胆星、姜汁、竹沥以治其痰。此治急惊煎剂之大略也。

慢惊属阴属寒，其症在里，法宜温补。其安心神抑肝气，疏风化痰之药，皆与急惊同。但加川乌、木香以温其里，更加人参、白术以补其虚。此治慢惊煎剂之大略也。

慢脾属大虚大寒，法宜温热大补。以附子为君，川乌、干姜、炙甘草之类为佐，以温其里，人参、白术以补其虚，姜制半夏、姜制南星以治其痰。而安心神、抑肝疏风之剂切勿用。此治慢脾之大略也。

急惊、慢惊、慢脾，非金石之药不能速效。今有一方，统治三症。用硝煅礞石一两，醋淬，蛇含石半两，朱砂半两，全蝎半两，姜制半夏一两，牛胆南星一两，茯神一两，猪心血晒干半两，麝香三钱，金箔一百片，银箔三百片，各为末，又共研极细，以僵蚕、牙皂、菖蒲、麦冬各等分，水煎成膏，拌前药为丸，如樱桃大，量儿大小加减。急惊为热，以黄连、薄荷、生甘草煎汤，加姜汁、竹沥，磨服。慢惊为寒，以熟附子、炙甘草煎汤，加姜汁、竹沥，磨服。每以一丸二丸为止。凡小儿一二三岁为惊

风，十岁以上为癫，十岁以下为痫，不论大小，凡角弓反张，不能言语者为痉，宜皆以此治之。修合忌鸡、犬、妇人及有丧服之人。药成收贮瓷器中，以蜡塞其口，勿令出气，用时随症换汤治之。此统治惊症之仙药也。

疳　症

小儿疳症，大抵多是过食甘甜胶腻之物，停积于脾，不能消化，久则变而为疳。疳者，甘也。脾喜甘，而凡味之甘者，皆属于脾。从病从甘，故曰疳。其症身体尝热，形容黄瘦，肚腹膨胀，小便如泔，毛发黄织，脸多白印，恶心欲吐，饮食不为肌肤，凡头面颈上，多生痒疮。而疳之大概，有如此者，皆脾之症也。脾先受病，传于他脏，故又有五疳之名焉。在心则为惊疳，在肝则为风疳，在脾则为滚疳，在肺则为气疳，在肾则为急疳。

五疳分受五脏，而其为病亦未尽同。悉而言之，则浑身壮热，四肢无力，面黄脸赤，怕寒爱暖，口鼻干燥者，因惊蹼而成，所谓惊疳是也。摇头揉鼻，白膜缦[①]眼，揩磨多泪，面有黑色，浑身疮癣，毛焦发竖者，因感风而成，所谓风疳是也。食物难消，爱吃泥土，腹大有筋，头发稀疏，喘急呵欠，无欢欲啼，痢多酸臭者，因伤食而成，所谓滚疳是也。多啼嗽逆，鼻颈生疮，昏昏爱睡，体

① 缦（màn 慢）：本义为无花纹的丝织品。引申为遮盖，蒙蔽。

瘦肠滑，四肢软弱，面色带白，泻脓吐血者，因伤气而成，所谓气疳是也。泻痢兼作，吐逆脱肛，身体壮热，手足偏冷，饮食不进者，病势已急，所谓急疳是也。

五疳之症，惟急疳为难疗，以其肾气不足，土来克水故也。要而言之，总起于脾，脾土一虚，则不能生五脏之气，故其传变，至于如此。大法惟健脾、消积、杀虫而已。

药例

小儿十岁已上，疳劳壮热，形体羸瘦者，宜服鸡肉煎丸。宣黄连二两，银柴胡一两，芜荑半两，去皮川鹤虱半两，秦艽一两，知母一两，紫芩一两，使君子肉一两，共为末。以黄雌鸡一只，重斤许者，专以大麻子饲之，五六日后，去毛令净，于尾下开一孔，取出肚肠，洗净拭干，入前药末于内，以线缝之，用小甑先以黑豆铺甑底，厚三寸，安鸡在甑内，四旁以黑豆围裹，而上亦以黑豆盖之，亦厚三寸，自日出时蒸至晚后，温[①]冷，取鸡出，去腹中药及筋骨头翅，以净肉研，和得所，如干，入酒少许，为丸，如大麻子大，每服十丸，十五岁者二十丸，以意加减，空心或临卧用麦冬汤送下。若小儿疳痨骨蒸，年十五岁以上，用酒送下，忌食猪肉。

小儿五疳，不长肌肉，不思饮食，日渐黄瘦者，并宜

① 温：日本正德和刻本此处有注：“温当作俟。”此说为是。

服芦荟丸。用芦荟一钱，芜荑一钱，去皮，青黛一钱，槟榔一钱，蝉壳二十个，宣黄连一钱，胡黄连半两，麝香少许，豮猪[1]胆一个，共为末，以猪胆汁为丸，如大麻子大。每服五六七丸，十岁二三十丸，并用米饮汤送下。

小儿黄瘦，腹大，口臭，好食泥土，饮食不为肌肤，腹中尝痛者，宜服肥儿丸。胡黄连、神曲、麦芽各一两，使君子、木香各四钱，槟榔三个，芦荟七钱，肉豆蔻半两，共为末，黄米糊丸，如黍米大，姜汤送下。每服三十丸，量儿大小，加减用之。

小儿五疳、八痢，面黄肌瘦，头发作缕，好食泥土，不思饮食者，并宜服保童丸。大虾蟆一个，烧存性，皂角一挺，去皮核，烧存性，蛤粉二钱，水飞，麝香一钱，另研，共为末，黄米糊为丸，如麻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饮汤送下。

统治小儿疳症，取大虾蟆，不拘几个，放深缸内，取粪坑中蛆虫，淘净，倒在内，任其自食，停五六日，待其泻出宿粪，每一个将砂仁半两捺入其腹中，以线缝其口，倒挂阴干，炙脆为末。每末二两，使君子肉一两，白术一两，陈皮、山楂、麦芽、枳实、黄连、莱菔子各半两，神曲作糊为丸，如黍米大。白滚汤下一钱，或五六分，量儿大小加减。此统治诸疳之仙药也。

---

① 豮（fén 汾）猪：雄猪。

痘　疹

小儿未生之前，积受胎中秽浊之毒，足十月而始生，五脏六腑，受毒已久，一时不能发泄，虽疮疖疥癣之类，未必非胎中所受，然亦毒之在皮肤间耳。而脏腑积蕴，全然未动，必待天行时气，运于下土，侵入人身，触发其根，而后向之所受于十月中者，一齐而起。一儿出痘，群儿随之，不论富贵贫贱，咸受一场之苦，改形易貌，轻重不齐，自幼至长，必生一次，故名之曰百岁疮焉。其未出之先，或时发惊悸者，心之症也。呵欠烦闷者，肝之症也。面燥腮赤，咳嗽喷嚏者，肺之症也。乍凉乍热，手足梢冷，而多睡者，脾之症也。惟肾在脏腑之下，不受秽浊，独无其症。若未发而先腰痛者，必其肾气不足，亦为毒所干，俗谓之折腰痘。痘虽未出，而可卜其不治矣。故当天时行出痘之际，须要爱惜保护，必倍于平时而后可。虽有可怒，不可惊吓；虽有可挞，不可赶击；虽有可责，不可骂詈；虽有暴热，不可解脱；虽有甘肥，不可多喂。盖惊吓，则儿必震惧而伤其心；赶击，则儿必倾跌而伤其肾；骂詈，则儿必忿闷而伤其肝；解脱，则儿必感邪而伤其肺；多喂，则儿必作泻而伤其脾。五脏受伤，血气已乱，而偶值出痘，必有变异。此非为父母者，有以致之耶。然五者之中，惟伤脾伤肾，尤为利害。伤脾则泻不止，痘必内缩；伤肾则血已凝，痘必变黑。内缩者，或可

急补而克发之，变黑者必不[1]能返之，而使红活也。故苟能调护，则重者庶可以变轻，不善养者，则轻者或反至于变重，甚哉！

保婴之道，不可不知也，且以痘疹之朝数言之。二日三日之间，始见微微才出，如粟米大，或黍米大，或绿豆大，员似水珠，光泽明净，朗朗而匀者，上也；若如虮子[2]成簇，壮热通手者，其出必繁，斯为下矣。四日五日之间，大小不一，根窠红润，累累坚实者，上也；若顶陷灰白，及软不坚者，其势必危，斯为下矣。六日七日之间，颗颗肥健，淡红光泽者，上也；若气促口渴，腹胀不宽者，其毒必太盛，斯为下矣。八日九日之间，充足肥满，色如苍蜡者，上也；若寒战闷乱，烦渴咬齿者，其毒必内攻，斯为下矣。十日十一日之间，当靥[3]而不靥者，内气必虚也。十二日十三日之间，疮痂渐落，而瘢尤黯，或凹或凸者，气血未匀也。医者视其朝数之或近或远，毒气之或浅或深，正气之或亏或足，身体之或热或寒，病势之或轻或重，当随其症而加减之，不可执一定之方，而治多变之疾也。大抵痘未出，喜微热而微汗，痘既出，喜热渐退，而汗止。身热太甚，宜利小便，不可妄用发表之剂，一发表则元气易散，必成斑烂。泄泻未止，急补脾

① 不：日本正德和刻本此处有注："不当作可。"

② 虮（jǐ 掎）子：即虱卵，虱的卵。

③ 靥（yè 页）：痘疹内陷，又称倒靥。

胃，不可妄投收涩之剂，一收涩则毒不出，必发腹胀。自始至终，皆宜以解毒为主，而兼之以活血理气，终无误病之失。

凡看痘疹，先看小儿之大小、壮怯。或婴孩一二三岁间，而形体瘦弱者，出痘虽稀，必须谨慎，纵毒气浅薄，而元气犹未足，使或卒患泄泻，亦令危殆。若十岁前后，形体长大，出痘虽多，苟无他症，亦无所妨，以其元气将实，足以胜之故也。设有痢疾、下血、惊风、伤寒等候，则不论痘之未出已出，儿之或大或小，总归于不治而已。不治之痘，人皆以归肾变黑者当之。故凡有黑色者，莫不指之曰肾经痘也。而不知痘疹之中，惟黑者最难识。若初出时，隐隐有黑点，自三四朝至六七朝，其黑色如故，不见红色，但如玄珠，而亦有光彩者，名曰黑痘。不拘男女，如有此痘，必主非尝之贵，与归肾变黑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盖归肾变黑者，初出非不红，至后反黑陷，医者又当识之。

药例

痘疹将出未出之际，身体壮热无汗，乃腠理密也，法宜疏解，以升麻、葛根起剂，佐以紫苏、柴胡、防风之类以疏其表，连翘、白芷、天花粉、甘草之类，以解其毒，当归、川芎、红花以活其血，陈皮、枳壳、乌药以调其气，木通以行十二经络。此用药于未出之时则然也。

痘疹初出，一朝至四朝，若有微汗，即去升麻、葛根、紫苏、柴胡、防风解表之剂。若无汗，仍用紫苏、柴胡略带疏表。宜以白术起剂，佐以白芷、连翘、天花粉、甘草、当归、川芎、红花、陈皮、枳壳、乌药，以解其毒，活其血，匀其气而已矣。此用药于既出之后则然也。

痘疹五朝至九朝，不用解毒之剂，宜以黄芪起剂，佐以白术、人参以补其里，不用当归，但用川芎以行血中之气，少加木香以助之，仍用白芷、连翘、天花粉、甘草以解其毒。若身热未解，宜以茯苓、木通清利小便。若或觉饱，仍用陈皮些少以制人参，枳壳些少以制黄芪。此用药于发浆之际则然也。

痘疹九朝至十三朝，疮已回尽，宜用八物汤起剂，加天花粉、连翘、木通之类。若有余热，少加芍药、黄芩。此用药于已回之后则然也。

已上皆太平痘疹，故用此药。

痘疹黑陷倒靥，乃必死之症也，而亦不可坐视，宜用无价散，以人、猫、猪、犬四者之粪，先晒干，至腊月辰日，烧灰，研细，用熟蜜作饼子，白滚汤磨服。一岁一字，二岁一钱，三岁二钱，以意加减，即时变为红活，无不神效。

或用人牙烧灰，入麝香少许，共研极细，蜜作饼子，以温酒调下二三服。

或用小猪尾尖血三四点，研入冰片少许，新水调下。

或用铁脚威灵仙一钱，炒为末，冰片一分，温水调服，取下疮痂，为效。

痘疹出不快，以蝉壳洗去土，晒干为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若不善酒，以白滚汤送下。

痘疹浆不足，以人参、黄芪各二钱，炙甘草、白术各一钱，大枣五枚，肉桂五钱，用大米泔二盏，煎至半盏，温服。若回不快，即于此方中，去桂、甘草，加五味五分，煎服。

痘疹入眼，用白蒺藜炒、炙甘草、羌活、防风，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熟水调下。

或用黑狗耳，刺血滴入眼内，其疮自散。

痘疹眼内有云翳，用轻粉、黄丹等分，以竹筒吹入耳内，左眼有翳吹右耳，右眼有翳吹左耳，内翳即退。

或用瓜蒂根半钱，蛇蜕、蝉蜕各二钱半，为细末。用羊肝一两，薄切数片，将药末一钱，揉匀，用纸包，线系之于淘米水内，悬煮令熟，去纸，临用汤下，日进二服。

痘疹不治有十

当靥不靥，或热不热，闷乱不宁，卧则哽气，寒战戛齿，大便泄泻，谵语不止者，一不治也。

疮正出，而呕吐、泻痢不止者，二不治也。

大便下血，乳食不化而脾虚者，三不治也。

泻血，而疮烂无脓者，四不治也。

大小便闭，目闭声哑，疮如灰色，无浆者，五不治也。

面黑或臭，有黑气者，六不治也。

口燥渴，小便涩，泄泻不食者，七不治也。

面目闭暗，濛昧[①]无魂者，八不治也。

头面至胸，尽抓破碎，下半身虽好，或身热引饮不止，足冷至膝者，九不治也。

不光泽，不起发，根窠不红，腹胀气促者，十不治也。

痘疹忌触臭气者十四

腋下狐臭气，一也。

沟渠浊恶气，二也。

房中淫液气，三也。

妇人经血气，四也。

诸般血腥气，五也。

酒醉荤腥气，六也。

硫黄毒药气，七也。

麝香臊秽气，八也。

疫汗蒸湿气，九也。

误烧头发灰气，十也。

鱼骨诸臭气，十一也。

---

① 濛昧：迷茫，昏暗。

葱蒜韭薤气，十二也。

烹煎油腻气，十三也。

坑厕尿粪气，十四也。

凡此臭气，有犯之者，立见变异。慎之慎之！出痘之家，必须多用胡荽捣汁，和酒各处喷之。门户墙壁，帏帐床榻，皆令喷过，甚能辟臭气，此第一件事也。

附旧刻[①]

急救丹方[②]

凡症介滨[③]危者，一时医药未便，听其死亡，殊可痛悯。兹特简丹方验过者，五十有奇[④]，救人于呼吸[⑤]间。有志者幸广传之，以同心利济云。

浜上张玄映识，武水蒋羽用[⑥]镌

五窍出血　先将井水当面喷几口。急分开头发，用草纸数层，蘸醋令透，搭在囟门，其血即止。次以当归一两，煎好，磨沉香五钱，加秋石三钱服之。如无秋石，以童便和服，亦可。

天行时气　发热，谵语，名瘟疫。人中黄五钱，苍术、羌活各三钱，煎服，立愈。

① 附旧刻：据目录“附旧刻”补。

② 急救丹方：此部分内容底本阙失，据校本日本正德和刻本补。

③ 滨：通“濒”。

④ 五十有奇：此数目所指有误。目录中书为六十四条，今核实为六十五条。视其末条“救缢死”，版刻与前不相接续，刻于余叶之另面，或为临时加入。

⑤ 呼吸：喻指极短的时间内。

⑥ 羽用：蒋仪，字仪用，又字羽用。

冬月中寒　不可遽用汤火烘热，恐寒毒入内。须卧温和处，先以生姜汁，和温酒灌饮。次以姜汤，调服苏合丸。醒后用汤药。

暑月中热　昏倒在路者，急以地浆灌之则醒。或用蚯蚓粪填脐中，令小儿撒尿其上，亦醒。切勿以冷水与饮，饮之即死。亦勿冷物逼之，逼之亦死。

卒中风不醒人事　用白矾二钱，生研细末，生姜自然汁调和，斡开口灌下，其痰涎或吐或化下便醒。

绞肠沙痛　切不可用汤药热水。急以食盐，置刀头烧红，淬入水中调和，令病人频饮之，得大吐大泻为度。吐泻尽后，徐用平胃散调服。

疟疾方　红花六钱，香附四钱，煮酒一碗，水一碗，煎八分，露一宿，翌日清晨略温，入姜汁一盏服。二服全愈。

痢疾初起　好茶叶一两，带皮生姜五钱，同捣碎，滚汤泡浓，服之最效。

噤口痢　以干山药、细茶为主，佐以人参、石莲、黄连、茯苓之类，水煎，加生姜汁，徐呷之，任其吐出。仍与饮之，又吐又饮，终至不吐，即可生矣。胸次一开，自然思食，故剂中尤宜用石菖蒲。

疫痢传染者是　用苍术一两，水三钟，煎至二钟，去苍术，入防风、白术、芍药、人中黄各一钱，煎至一钟，去渣，温服。

翻胃　韭汁二两，牛乳一盏，生姜半两取汁，竹沥半盏，童便一盏，五味调匀，顿服。

单鼓胀　将陈年葫芦，取一小窍，去子留穰，入好酒，将原窍盖紧，以布帛缚之，隔汤煮三四沸，饮之，或吐或利，立效。

黄鼓胀　用鸡蛋一个，将银簪男破大头、女破小头，以木鳖子三个，焙干为末，搅入蛋内，用纸糊口，放饭上煮熟，或酒或汤服下，去后数次，立效。兼治痞。

心痛方　以鸡子壳内衣，煅灰存性为末，每服钱五分，好酒送下，其痛立止。

又方　用银匠膏板上沥青年久者，作丸，酒服下数丸，三次全愈。

救水溺死者　先以刀斡开死人口，横放一箸，令衔之，使可出水。又急解去死人衣带，用艾火灸剂[1]中，即活矣。

救冬月坠水冻死者　切勿便以火逼。急用布袋盛热灰，放在心头，冷即换热者，待眼开，用温酒或姜汤米饮灌之，即苏。

火伤皮肉溃烂者　用老蚌一个，纸封黄泥里，砻糠火煨熟煅过，取出研末，茶油调搽，效。

又方　用细茶焙燥研末，罗厨中飞面各等分，菜油调

①　剂：此处日本正德和刻本有注："剂当作脐。"此说为是。

敷，亦效。

跌扑伤损，骨折筋断者　用路上墙角下往来人便溺处久碎瓦片一块，洗净火煅，米醋淬五次，黄色为度，刀刮细末，每服三钱，好酒调下，在上食前，在下食后，神效。

跌扑伤损，风寒入内，头疼寒热者　川芎一钱，当归钱半，红花四分，羌活六分，防风六分，白僵蚕一钱，土鳖虫七个捣碎，穿山甲三大片酥酒炙，小柴胡八分，生甘草四分，水酒各一碗，姜三片，煎八分，不拘时热服。伤在下部，加牛膝一钱。如一时药不便，用青葱、生姜切碎，各捣汁一盏，和酒内热服，亦妙。

刀斧伤　用旧油毡帽口一条，火煅过，存性研末，敷上即愈。

又方　用风化石灰，共大黄炒桃红色，研细末，以童便洗患处，掺上扎紧，亦效。

杖伤煎药　石斛、赤芍、当归、红花、桃仁、牛膝、杏仁、乳香、没药、苏木。眩晕加白芷，水酒各一碗，煎服。

杖伤敷药　狗骨灰不拘多少，山栀十个打碎，飞面四两，酒调涂上，消去毒水即愈。

获杖丹　未杖之前，服此不致伤身。木耳一斤，瓦上烧灰，存性研细末。将地鳖虫几十个，细切碎，和木耳末酒调服。如不杖，用热汤浴身解之。

解砒霜毒　急将白扁豆生研，入水绞汁，饮之。

又方　用青松毛，去壳绿豆，共煎服下，得吐可解。

解河鲀毒　急将鲜橄榄，连嚼数枚，咽下得生。河鲀与鸭卵同食不伤人。甘蔗亦妙。

服盐卤欲死者　急将生豆腐浆灌下，不伤命。

诸般鱼肉骨梗　用象牙末一钱，以橄榄磨浓汁，同水调下。梗物自化。

缠喉风、双乳蛾　用榆树上刺毛窝一个，剪病人指甲脚爪，用食盐少许，同入窝内，煅过为末，吹入患处，以手指拍其后项，即时破溃痰血而愈。

又方　用荔枝草洗净捣烂，入醋半盏绞汁，将鹅翎蘸入喉中，探吐痰涎即愈。

一切发背疔疮肿毒　用槐花四五两，微炒黄色，乘热入酒两大钟，煎十余沸，去渣热服。未成者二三服即消。

发背初起　用穿山甲四两，炒牛皮胶四两，麸炒，共为末，好酒二盏，调匀从容服尽，无大患。

又方　未成功者，将榆树皮和人乳，捣烂如膏，围在四边，即退矣。

疔疮　用苍耳草梗内取虫，形如蚕状，收来慢火瓦上焙，阴干，磁器盛之。待有疔疮之人，其心迷乱，以虫一条为末，酒浆送下，其毒即解。此虫重阳日收。

又方　用甘菊花根捣汁，冲入热酒内服之，亦解。

诸肿毒初生于下部者　以瓜蒌半斤，连皮捣碎，槐花

三钱，大黄三钱，煎服，得大便快利，其肿立消。治横痃、乳疮亦最效。乳疮加橘叶，横痃加黄柏。分饥饱服之。

乳痈肿毒　川大黄、粉草各一两，为末，好酒煎成膏，以绢摊贴其上。仰卧，仍先以温酒服一大匙，取下恶物愈。

肠痈　用出过蚕蛾茧子，烧灰，每灰多少，配大黄多少，穿山甲、牙皂多少，共为末，酒调下三钱，脓血皆从大便出。未成脓者服之，其毒化黄水，泻下而愈。

肺痈　用桑白皮剉烧，甜葶苈隔纸炒，各一两，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两盏，煎七分，温服，以利为度。

又方　用陈年咸芥菜卤，顿服最效。

红丝疮　生于手足间，有黄泡。其中忽紫黑色，有一红丝迤逦[1]而生，若至心腹，使人昏乱不救。急以针横截红丝，到处刺之，使血出，以膏药贴之。

面部疮毒　初起时将水蜒蚰[2]一二条，用酱少许，共研涂纸上贴之，即退。纸上留孔出气。

横痃　滑石二钱水飞，斑蝥三十，去头足，用糯米炒，米色黄为度，二味共研细。用阴阳水一小钟，药分三服，五更起调服，少顷又服，服三次完，勿便食粥。如小

---

① 迤逦（yǐlǐ 倚理）：曲折连绵。

② 水蜒蚰：即蛞蝓，俗称鼻涕虫，为一种软体动物。药用有清热祛风、消肿解毒、破痰通经功效。

便未利，随煎木通、灯心汤，徐徐温服，即效。

头风　用蕲艾微炒，同陈年好酒糟捣成饼，烘极热，以绢帕包捆患处，一夜，得汗而愈。

肠红　用淮棉花核，不拘多少，炒黑为末，乌梅为丸，每服二钱，空心白汤下，最效。

治大麻风法　先将滴醋与腊酒糟匀和，以瓷器盛之，隔汤煎二三沸。先扫净地，以盛炭火铺地，量人身长短，烧地极热，滴水于上，如熬煎声为度。即将糟醋铺上，盖草荐[1]于上，又铺草被一条，令病人裸体眠上，以絮被盖之，俟汗出，随出随拭，勿使仍收。如此泄其邪，散其风，正其气，解其毒，便立愈矣。

犬伤　先噙酱水洗净，将绵拭干。用天南星、生防风各等分，为细末，掺之即效。

蛇伤　急用香白芷，不拘多少，为末。先取麻绳扎定伤处两头，綂以白芷末掺上。复煎麦门冬汤，洗净，再掺，待恶水出尽，肿消皮合，方好。

妇人难产逆产　急用蛇蜕一条，蝉蜕二十头，发一束，共煅灰为末，温酒服，仰卧片时即下。

又方　以妇人右脚小指尖上，灸三壮，立产。艾壮如麦大。

临产凑心不下　急用猪心血，调乳香末五钱，好酒送

① 荐：垫席。

下，即下。亦治子死腹中与心痛等症。

胎衣不下　以蓖麻子七粒，巴豆三粒，研如泥，加麝香少许，作饼贴脐即下。兼治难产。

产后血运　急用韭菜一把，捣烂入酒壶中，将沸醋倾入壶内，盖壶头，以壶嘴放产妇鼻中，熏之即醒。

血崩　旧棕、人发、荆芥、归头、干姜、芍药、柏叶，各烧灰存性为末，与服二钱，童便下或乌梅酒下，最效。

治血崩红带　用孵过十二日鸡卵，盐泥封固，火煅存性为末，将无灰酒调服。一卵可作四服，服完全愈。

小儿脐风撮口　用槐树皮如钱大置脐上，外以面调蜜围四边，以艾火灸之，甚效。

小儿赤游丹　用积年胞衣水，和金汁涂之，神效。如无金汁，单以胞衣水，和风化硝、冰片涂之。如无胞衣水，单以金汁，和甘草、大黄末涂之。皆能取效。

小儿走马牙疳　用妇人溺桶中白垢，火煅一钱，入铜绿三分，麝香分半，敷之。

肠红方　棉花核炒熟去壳三两，侧柏叶炒黑四两，柿饼为丸，清晨白滚汤下四五钱，神验。

稀痘丹　未出痘小儿用，春分秋分日，每服一丸，能使痘毒消化。如遇出痘时气，身一发热，即磨服一丸，能使出时稀少。修合者不可加减，以致无效耳。

麻黄、升麻各一两五钱，羌活、桦皮、茜草根、栝楼

根、鼠粘子炒、天麻、连翘各一两，当归、芍药、川芎各七钱。加水五升，煎至半升。去渣，入银器内，重汤炖成膏子。入炼蜜少许，调匀。入后药：朱砂五钱，冰片、雄黄各五分，虾蟆灰一钱五分，麝香七分，全蝎十四个炙黄。各为细末，入前药和匀，分作十丸，以蜡封之。临服用猪心血或兔血，同热酒调，温服。

又方　荞麦面少许，雄黄五分，兔血调和作饼，阴干用。俟小儿初生三日后，如绿豆大者，乳汁下二三丸，以遍身发红点为验。以后每遇朔日，练子煎汤，温洗遍身。又用指甲、蛇蜕、蝉蜕、鸡子壳各等分，俱用新瓦焙黄脆，研细末，除夕，砂糖同热酒调，温服，每岁一分。服三次，永不出矣。

救缢死　须缓缓抱起解下，切勿以刀割断。扶在床上仰卧。一人将膝头厚裹衣服，抵住粪门，不可泄气。刺鸡冠血，滴入口中。男雌女雄。再用一人，将脚蹬住两肩，以手紧紧挽住顶发，揉正其喉。按其腹气，要往上行。再用芦管四个，取梁上尘，如豆大者，令四人尽力吹入耳鼻，以待气回。但心中略有热气，无不可救活者。急用姜汤，润其喉咙。

诸症戒宜[1]

每见庸医杀人，多由认病不确，妄投汤药，侈有可起之疾，卒至不救，尤痛憾之。今略指陈其戒宜，以示治病毋忽之意。

凡伤寒，自春分后，忌用麻黄、桂枝汤，宜以九味羌活汤为主治。

凡正伤寒，慎勿乱投汤药，只以姜汁热酒，或姜茶等类与饮，守至七日自解。如欲用药，先服羌活冲和汤一二剂疏之，以此剂不犯三阳禁忌耳。

凡见伤寒吐蛔者，虽有大热，忌用凉药，犯之必死。盖胃中有寒，则蛔上膈，凶兆也。须先温剂以定蛔，后用凉药以退热可耳。

凡治伤寒，若经十余日以上，有表症当汗者，宜微表之，有里症宜下者，当微下之。盖伤寒过经，正气多虚，若误用麻黄，令人汗多亡阳，误用承气，令人大便不禁。

凡见伤寒，尺脉弱而无力，切忌汗下，寸脉弱而无力，切忌发吐，宜用小柴胡汤和之。伤寒发斑，虽热症禁用凉药，恐遏邪气于内，多至不救者，宜解毒发散

---

① 诸症戒宜：此部分内容底本缺失，据校本日本正德和刻本补。所收条目，目录书为“计一十八条”。

为主。

凡感风邪，忌用茯苓，以其味淡渗泄，表症服之，则引邪入阴经，而邪无由发矣。

一切内伤，症似伤寒者，若误认真伤寒，用麻黄、升麻发表药，则内气升发，面赤咽干，火皆奔上，汗出不休，阳亡气耗，其死必矣。慎之！

凡血虚肠燥不通者，盖因发汗过多，或去血太甚，或新产妇人，或久病虚人。脉虚弱者，切忌大下。宜当归润燥汤。外用蜜导法。

产后伤寒，大忌汗、吐、下三法。只宜解表调气之剂，佐以四物。如大便秘结，用蜜导法。

产后泻痢，不可混治。泻则补脾为主，参以消食理气，而四物且停而勿用。至于痢疾，则不忌四物，兼以调气消积之剂。

霍乱腹痛，不吐不泻，乃一时邪气扰乱，火热内攻，切勿误以为饮食并结，妄投热药。尤忌姜汤、米汤，及乌梅、梅酱等汤，服之立死。虽热汤亦禁用。

凡小腹作痛，胀紧如石，乃房劳伤也。慎勿认为霍乱，妄投冷水。宜用消伤破血行气之剂。

凡人大指或次指麻木不仁，三年内必有大风至也。急用节劳寡欲，养气固精。

中风初起，不可骤用脑、麝[1]、牛黄等药，恐引风气入骨髓。又不可用大戟、芫花、甘遂，以泄大肠之经。大抵日浅当顺气，日久当活血行痰为先，祛风为要。

凡治鼓胀、翻胃、吞酸、吐酸，皆禁用甘草。盖甘能壅气，又能发气故也。

一切疝气，禁用姜橘同服。至于细辛，尤为补肝，能闭气，患肝经者服之，即时闷胀。慎之！

凡治虫症，不可骤用花椒。花椒虽杀虫，于吐虫时骤用之，虫必惊，绞伤胃口。慎之！治虫痛亦然。

治一切气结、痰结、血结、食结、寒结、痞结、水结胸，俱用生姜一斤，捣烂去汁，将渣炒热，绢包，揉熨胸间胁下，其满痛豁然自愈。如姜渣冷，入姜汁，再炒再熨，以效为度。惟热结用冷姜渣熨之。大抵痰结症，须用导痰法，以鹅翎蘸桐油、皂角末，入喉中探吐，痰出而愈。

每惜挟奇方而重射利[2]，竟什袭[3]藏之。即如世人见一蚁一虱，便思放之，曰我好生。及遇贫病无告之人，则又漠不动心。岂其但知“爱物”二字，不识“仁民”二字耶？倘有同志，肯出方之应验者录示，当即续刻，以广其

① 麝：原作“射”，此指麝香。据药名“麝香”改。

② 射利：谋取财利。

③ 什袭：十层。什，同“十”；袭，量词。此指把物品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起来，以示珍贵。

惠。古人云，利济亦吾道，存诚为物祈。斯言可为射利者顶门针[1]矣。

癸酉[2]旦月[3]上澣[4]玄英子又志

① 顶门针：针灸时自脑门所下的一针。比喻切中要害而能使人觉醒的言语举动。又作“顶门一针”。

② 癸酉：此当为崇祯六年，即1633年。

③ 旦月：农历六月。

④ 上澣（hàn 撼）：指农历每月上旬的休息日或泛指上旬。明·杨慎《丹铅总录·时序》：“俗以上澣、中澣、下澣为上旬、中旬、下旬，盖本唐制十日一休沐。”

校注后记

《医镜》四卷系明代王肯堂撰著的一部综合性医书。王肯堂生前未及刊行，书稿由其弟子张玄暎保存，后经蒋仪校订，以《医镜》为名刊行，初刻本于明崇祯辛巳年（1641）面世。

在进行了充分的版本调研和考证的基础上，我们完成了对《医镜》的整理与校注工作，这对于深入研究挖掘和弘扬王肯堂的临床经验与学术思想大有裨益。

一、王肯堂生平简介

王肯堂，江苏金坛（又作金沙）人，字宇泰，一字损仲，又字损庵，号念西居士，又号郁冈斋主。明朝官员，医学家。其生于明朝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卒于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享年64岁。

王肯堂出身于官宦之家，父王樵，字明远，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刑部侍郎。

王肯堂幼时博览群书，因母病习医，年轻时已在乡党间渐渐知名。他年少即怀“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志，喜读岐黄之书。他在《证治准绳·序》中说：“余发始燥，则闻长老道说范文正公未达时祷于神，以不得为良相，愿为良医，因叹古君子之存心济物，如此其切也。当是颛蒙无所知顾，读岐黄家言，辄心开意解。”但其父独重举子

业，倡政事，以行医妨碍举业为由，禁其行医治病。

万历十七年（1589）王肯堂考中进士，选为翰林检讨，后官至福建参政。万历二十年（1592）因上书直言抗倭，被诬以“浮躁”降职，遂称病辞归。

王肯堂兴趣广泛，交游甚广。入仕前（1579）曾遇名医缪希雍（字仲淳）于白下（今南京），友谊颇笃。他与传教士利玛窦有往来，探讨过历算。还与郭澹论数纬，与董其昌论书画，与曾柏大师论参禅，兴趣见闻广博。

王肯堂对医学十分重视，深识治病救民的重要性。他在辞官归乡后致力于医学，医名大盛。王肯堂撰著多部医学著述，包括《证治准绳》44 卷，《医镜》4 卷，《医论》4 卷，《医辨》4 卷，《胤产全书》1 卷。还辑有《古代医统正脉全书》，含书 44 种，由吴勉学校刊。

其他著述，如《郁冈斋至麈》（1602）为其读书见闻札记，十之三四为医学内容，其中有他与利玛窦交往的记述。此外还撰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律例笺释》等。

二、张玄暎、蒋仪简介

与《医镜》刊印最相关的两个人是保存书稿的张玄暎和校订出版的蒋仪。二人的生活年代皆 17 世纪从明入清之时。张玄暎年长于蒋仪，张玄暎对于蒋仪而言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一）张玄暎

张玄暎，字暎垣，又字玄映（玄映子），茂苑（今江

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其从王肯堂习医，为其弟子，得其亲授，医术获誉。王肯堂去世后，其生前论医及医方的书稿（或为手稿）由张玄暎保存，张以其方试治诸疾“辄效”。张玄暎与蒋仪一起在佘峰（佘山，今上海市松江区）读书期间，张出示书稿，二人共同研读，对王肯堂的医术推崇备至，奉为“金沙秘法”。在蒋仪的说服下，张玄暎同意将书稿修订删补并刊行于世。

张玄暎的医术受到称赞，蒋仪述“时誉为国工”。另据《医镜》所附可见，张玄暎于明崇祯六年（1633）撰有两篇短小精悍的医学著述——《急救丹方》和《诸症戒宜》。

（二）蒋仪

蒋仪，字仪用，又作羽用，浙江嘉兴嘉善（今嘉兴市嘉善县）人，生卒年不详。在明朝末年应试而未尝登第，由明入清，业医以终。他先后刊刻了《医镜》和《医药镜》，《医镜》初刻于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医药镜》初刻于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后者系蒋仪把自撰的《药镜》四卷附于王肯堂《医镜》四卷之后合刊而成。

蒋仪早年因多病尝药良多，身处明朝末年，虽习举子业，但久不利于场屋，“应试而未尝登第”（陆以湉《冷庐医话》语）。自认为无爵位而有功名，可以遂我宏济之愿者，莫若业医。遂遍访名师，得以游学于王肯堂弟子张玄暎。二人在佘峰（佘山）共同研读王肯堂书稿，深得个中

精蕴，进行了补充修订，“辑成完帙，删定十年，乃登梨枣”（陆赞奇药镜序）。刊刻之前，蒋仪对王肯堂《医镜》进行了长时间的删减增补等修订工作，有用时十年之说。

蒋仪在《药镜》自序与跋中，透露了其习医与著述《药镜》的大致经过与年代。明清易代的战乱，加上顺治二年（1645）的瘟疫，让其家乡“民之死于兵、死于疫者，盖踵相望”。在此境遇下蒋仪恻然心伤，避兵灾于僻壤，“甲申以后，遂火去时艺”，干脆摒弃科举，潜心研究医药，“缀方给药，全活乡党贫人”。他“集古今药性全书，并诸名家及金沙（王肯堂）用药秘旨，手自删订，编辑缀方”。删订编辑古今药性全书，四易其稿，撰成《药镜》四卷，附于《医镜》之后，于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以《医药镜》之名刊行于世。

蒋仪自述晚年光景为“暇时买药归来，悬壶街市，袖古今医说，研穷探味，云以自老”，过着平民医生的生活。

三、《医镜》之刊刻

《医镜》一书，为王肯堂对内科、妇科、儿科等常见病证在诊断、病机、治疗、用药等方面重要的论述集成。《医镜》书稿在王肯堂生前未获刊行，由其弟子张玄暎保存。据蒋仪“医镜叙”述：“金沙王宇泰先生，痛惩此弊，蹙然伤怀。谓医理精微，茂师难学。医宗博浩，庸师莫殚。从经纶余暇，取古昔圣贤，以至汉唐迄今，鸿术中誉髦秀人，讲论渊源，无不探究。纂为一书，命曰《医镜》，

使览求有尽，意趣无穷，说病曰由，裁方活法。苟能句读，诊视病形，归翻章句，何异昭王，度之碧光，百邪莫匿。鉴法善之若水，滞物悉明者哉。秘之枕中，不轻泄示。”

张玄暎与蒋仪在佘峰（佘山）读书时，对书稿共同加以研讨并删补校订，“漫加辑订，爰付梨枣”，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刊行面世。

蒋仪在“医镜叙”中述其劝说张玄暎将《医镜》刊行于世的经过：“惜其书未广于天下，余慨然谓玄暎曰，子研工此道，良既厥心，凡所遘遇，无不生活。设苓岩隐匿，犹有纳沟。亦必劝子恻然之虑，袭青囊之陋，辙如苍生之鞅望，何也？玄暎曰诺。我畀尔寿之梨枣，今其书具在，原辩而清，变折而当，方核而正，用化而奇，文廉而无泛滥之辞，旨深而不袭肤庸之见，条备而不遗轶漏之讥。俾读而习之者，探道精微，瞭若明镜焉。”

蒋仪认为，王氏此书“指其大要，令一披览，而晓然于辨证用药，真昭彻如镜，遂以《医镜》名编”（见蒋仪“医镜凡例”）。全书较详细地分述了内科、妇科、儿科等常见病证，前述疾病诊断、病机、治则等，后述药例，分列病证的分型与选方用药。卷一至卷二内容为内科病证；卷三内容以内科症证为主，兼述杂门，含眼疾、喉痹、齿痛、口舌及疮疡诸症；卷四内容为妇人、小儿病证。书后附刻有张玄暎于崇祯六年（1633）所撰《急救丹方》与

《诸症戒宜》。

四、《医镜》流传与版本情况

《医镜》初刊于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明亡清兴，迄至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有清刻本面世，但非《医镜》单行本，而是由蒋仪自撰的《药镜》四卷附于王肯堂《医镜》四卷之后，合刊而成《医药镜》。其后《医镜》有单独刊行本，则仅见于日本正德四年甲午（1714）皇都书铺唐本屋宗兵卫刻本。

（一）明代初刻本——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刻本

版本特征：版框200/202mm×135/137mm；每半页9行，每行20字，边栏为单粗线；版心有书名、标题、卷数、页码。无刻工的记述。

全书内容：前有三篇序言，所署时间均为1641年，分别是柯元芳“医镜序”（署“皇明崇祯辛巳阳月”）、常醴“医镜序”（署“皇明崇祯辛巳夏五”）、蒋仪“医镜叙”（署“崇祯辛巳三月朔旦”）。序言后为“凡例”，后继之以“医镜目录”，目录最后存“附旧刻《急救丹方》计六十四条，《诸症戒宜》计一十八条”。正文为“卷之一”至“卷之四”。卷四之后并无《急救丹方》与《诸症戒宜》。

（二）清刻本——实为《医药镜》中之《医镜》部分

《医药镜》中，《医镜》四卷的版本特征均同明代初刻

本《医镜》。但目录最后部分无“附旧刻”的内容，全书卷四后未有张玄暎所撰《急救丹方》与《诸症戒宜》内容。

全书内容：或前有“柯元芳序”，时间署为“崇祯辛巳阳月”（1641）。或前有“医药镜合序”，为钱继登所撰，时间署为康熙三年甲辰（1664）。明代初刻本目录“附旧刻”内容不仅在此书目录中无存，相应地在卷四后亦无《急救丹方》与《诸症戒宜》内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医药镜》虽显系清刻本无疑，然其中又有小的分化，即有所谓鸳水陈诞敷刻本和古吴成裕堂刻本不同牌记之差别。在对《医镜》《医药镜》《药镜》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整理校注工作中，通过版本调研，对以往所存在的一些疑问，逐渐得以拨开云雾，厘清原委，寻找到了答案。版本调研的结论是，鸳水陈诞敷刻本和古吴成裕堂刻本除牌记外，主要是印行时间的不同，内文使用的应当是同一雕版。当然，二者除了牌记的不同，还在于所附序言有所不同，所附录内容有取有舍。

鸳水陈诞敷刻本刊印在先，牌记署为“鸳水陈诞敷发兑”，前有钱继登《医药镜合序》，其《医镜》未附任何序言，只是新刻的《药镜》有多则序言，包括作者蒋仪本人的序和跋（“书药镜后”），其中对《药镜》的撰写原委及刊刻时间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然此本存世较少，据版本调研在沈阳与天津等处有见。

古吴成裕堂刻本，与上相比在于更换了牌记，不见了“鸳水陈诞敷发兑”，换为“古吴成裕堂珍藏”，其不存《医药镜合序》，《药镜》不附任何序言，而《医镜》前序言为柯元芳“医镜序”，署有“皇明崇祯辛巳”字样。此本存世多见。柯元芳序言的存在，使得此前国内多家藏书的图书馆甚至中医古籍工具书中均误认《药镜》与《医镜》同时刊刻，而误定《药镜》为明刻本。直至本次对《医镜》与《药镜》整理校注工作完成，此误定才得到真正厘清而获得纠正。

（三）日本正德和刻本——日本正德四年甲午（1714）皇都书铺刻本

系日本人据明代初刻本《医镜》新镌。研究认为，其所本底本当为完帙且较为清晰。

版本特征：均忠实地仿照明初刻本，几近全同。所存小异：“蒋仪叙”与正文中的个别字旁加有假名注音；分栏行与行之间无分隔线；对疑误之处出有校注，是在本行文字的上方另加框出注说明。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正德和刻本的《医镜》，多出一“魏里香雪林主人识”题款的“医镜序”（版刻中无“序”字），最上一列小字署“小川朔菴先生训点”字样。其右上角所钤朱印为一圆形祥瑞图形，中间为一先人裸足奔跑的形象。其页左下角则压字钤有“积善堂”朱印，由此可推断此当为日本积善堂复刻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下）》

（杜石然主编，科学出版社，1993 年）一书中，由伊广谦撰写的王肯堂传记，参考文献中引用“［2］（明）王肯堂：医镜，日本皇都书铺唐本室宗兵卫等翻刻魏里香雪林本，1714”字样，其所据古籍显然与此版本特征相同。

全书内容：忠实于明初刻本。其在全书之后，有如下字样：“正德四甲午岁九月吉旦。皇都书铺。唐本屋宗兵卫。文臺屋太兵卫。糟渊权兵卫。”所据底本在卷四有一页当存在漫漶，致论“痢疾”部分在“药例”一段文字出现三处错误：“而用升麻”，误为“而茯升麻”；“若犹有腹痛”，其“犹”字处为一黑丁（国内多处《医镜》藏书此处“若犹”二字不辨）；“必佐之以陈皮”，“必”字误作“为”。日本正德和刻本所存此种情况，当系因所据底本该处字迹不清或残缺而致刻误。

五、对《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版本记述的订正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薛清录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中将《医镜》著录为“《医镜》四卷，（明）王肯堂（字泰、损庵、念西居士）撰，张暎垣（玄暎）编，蒋仪（仪用）校，1641 年。”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所列该书的版本（抄本除外）有下列不同情况：

1. 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蒋仪刻本。

2. 明崇祯刻本古吴成裕堂藏板。

3. 明崇祯刻本。

4. 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刻本。

5. 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鸳水陈诞敷刻本。

6. 日本正德四年甲午（1714）皇都书铺唐本屋宗兵卫刻本。

7. 其他：清刻本。

本次研究工作对《医镜》与《药镜》所存疑问进行了厘清，过去对《医镜》版本的混乱记述应当得到纠正。针对《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以上版本混乱情况，正确的认识应当作如下归类：

（一）明代初刻本《医镜》

第1种情况即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初刻本《医镜》。第3种情况当合并归于第1种。

（二）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医药镜》合刊本

第2种与第5种情况则均为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刻本的《医药镜》，可细区分两种不同的牌记。

第4种"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刻本"当修订归于上述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刻本《医药镜》。《总目》中定"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刻本"者仅一家，为上海图书馆所藏《医镜》4卷附《药镜》4卷。此书在我们的版本调研中有见，经研读后认为系因《药镜》中仅存顺治丁亥年药镜"蒋云章序"而误定。

（三）日本正德四年甲午（1714）皇都书铺刻本《医镜》

第6种情况所定版本描述是正确的。因在皇都书铺下

署名的不仅有“唐本屋宗兵卫”，还并列有“文臺屋太兵卫”和“糟渊权兵卫”，故可简化描述如上。

未有证据证明尚存在其他刻本的《医镜》或《医药镜》，故第7种情况的其他“清刻本”当作适当归类，不宜凭空另列一种。

六、《医学津梁》述略

民国期间，有《医学津梁》一书，原称《医镜删补》，其为清代医家岳昌渊在王肯堂原著基础上的衍生之作，下面略作叙述。

《医学津梁》六卷，今存民国八年（1919）上海千顷堂石印本。是书原名《医镜删补》，署为“清归安岳昌源删补”。

岳昌源，清代医家，字鲁山，号泗庵，浙江嘉兴秀水濮院（今桐乡）人，后迁居湖州菱湖，系南宋民族英雄岳飞之后（其十九世孙）。

岳昌源精于医术，康熙年间（1662～1722）删补王肯堂《医镜》而成《医学津梁》（原名《医镜删补》）六卷，又重订其《胎产证治》，另著《经野医案》十二卷，《医学要领》《伤寒六经论》各两卷，均佚。他性爱山水，一发于诗，常扁舟束书，与渔人芦子相狎，啸咏终日。著有《经野堂诗删》十八卷、《缥渺集》一卷。诗风流畅潇洒，直如其诗句“身如天马逸，心共野鸥闲”。

千顷堂石印本《医学津梁》前有江浦陈洙（珠泉）写

于中华民国八年（1919）夏四月的序。其述：

“有明金坛王肯堂先生，为医界泰斗。三百年来承学之士，奉《六科准绳》为宝山玉海。而其提要钩元，简明切当，尤莫善于所著《医镜》一书。书凡三卷，明末蒋仪用刻之吴门。至清康熙间，归安儒医岳泗庵先生，为之删补，加以圈识。《归安志》艺文目载其书，而外间未见刻本。岳先生著述，别有《经野堂诗删》六卷，厉樊榭为之序，称其精长桑君之术。《诗删》刻本今已仅见。余于光绪庚子辛丑间，自江右黄氏得先生《删补》稿本，字画端楷，珍若拱璧。原著分门别类，先生复以浅显之笔删订而补正之。其有益于医界，殆非浅鲜夫。岂仅王氏之功臣哉！丙辰春间，曾嘱盖平李氏钞付石印，已而因乱中止。今年春孟捡原稿重加校订，分为六卷。以医书中复有江笔花医镜行世，王氏此书岳先生删补于前，鄙人又校订分卷于后，已非蒋刻之旧。而岳先生删补之卷数，亦有殊焉。因妄易书名为《医学津梁》。俾问津医界者知所率循，而不致与江氏医镜之书名相混，则王岳两先生津逮后学之盛心，庶无其负焉。斯盖轩岐（注：原作“歧”）医界诸贤，精神所贯注，而学术之英华，亦于是撷以萃也洙也。不学于二先生，未有涓涘之功而有妄易书名之咎，良用愧歉。岳先生《经野堂诗删》亦藏有刻本而缺其半，异日获有全书，若得同志为之刊布，亦艺林之盛举也。是为序。”

是书原名虽曰《医镜删补》，但若以所论述的病证名为主要考查纲目，则其主要进行了删减，而少有补充。比较《医学津梁》与《医镜》目录，显见其分卷内容并未参照《医镜》各卷的病证分类，而是另行搭配分卷。且《医镜》第四卷内容仅有“痢疾”“咳嗽”少部分内容被岳昌源列入《医镜删补》，而涉妇人、小儿的病证则均未涉及而被排除在外。

作为直接从《医镜》所衍生出的著述，《医学津梁》对研究《医镜》当亦有特定的参考价值。

总 书 目

医　　经

内经博议

内经提要

内经精要

医经津渡

素灵微蕴

难经直解

内经评文灵枢

内经评文素问

内经素问校证

灵素节要浅注

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清儒《内经》校记五种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

黄帝内经素问详注直讲全集

基础理论

运气商

运气易览

医学寻源

医学阶梯

医学辨正

病机纂要

脏腑性鉴

校注病机赋

内经运气病释

松菊堂医学溯源

脏腑证治图说人镜经

脏腑图书症治要言合璧

伤寒金匮

伤寒考

伤寒大白

伤寒分经

伤寒正宗

伤寒寻源

伤寒折衷

伤寒经注

伤寒指归

伤寒指掌

伤寒选录

伤寒绪论

伤寒源流

伤寒撮要

伤寒缵论

医宗承启

桑韩笔语

伤寒正医录

伤寒全生集

伤寒论证辨

伤寒论纲目

伤寒论直解

伤寒论类方
伤寒论特解
伤寒论集注（徐赤）
伤寒论集注（熊寿试）
伤寒微旨论
伤寒溯源集
订正医圣全集
伤寒启蒙集稿
伤寒尚论辨似
伤寒兼证析义
张卿子伤寒论
金匮要略正义
金匮要略直解
高注金匮要略
伤寒论大方图解
伤寒论辨证广注
伤寒活人指掌图
张仲景金匮要略
伤寒六书纂要辨疑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伤寒类书活人总括
张仲景伤寒原文点精
伤寒活人指掌补注辨疑

诊　　法

脉微
玉函经
外诊法
舌鉴辨正
医学辑要
脉义简摩
脉诀汇辨
脉学辑要
脉经直指
脉理正义
脉理存真
脉理宗经
脉镜须知
察病指南
崔真人脉诀
四诊脉鉴大全
删注脉诀规正
图注脉诀辨真
脉诀刊误集解
重订诊家直诀
人元脉影归指图说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
脉学注释汇参证治

针灸推拿

针灸节要
针灸全生
针灸逢源
备急灸法
神灸经纶
传悟灵济录
小儿推拿广意
小儿推拿秘诀
太乙神针心法
杨敬斋针灸全书

本　草

药征
药鉴
药镜
本草汇
本草便
法古录
食品集
上医本草
山居本草
长沙药解
本经经释
本经疏证
本草分经
本草正义
本草汇笺
本草汇纂
本草发明
本草发挥
本草约言
本草求原
本草明览
本草详节
本草洞诠
本草真诠
本草通玄
本草集要
本草辑要
本草纂要
识病捷法
药性提要
药征续编
药性纂要
药品化义
药理近考
食物本草
食鉴本草
炮炙全书
分类草药性
本经序疏要
本经续疏证
本草经解要
青囊药性赋
分部本草妙用
本草二十四品
本草经疏辑要
本草乘雅半偈
生草药性备要
芷园臆草题药
类经证治本草
神农本草经赞
神农本经会通
神农本经校注
药性分类主治
艺林汇考饮食篇
本草纲目易知录
汤液本草经雅正
新刊药性要略大全

淑景堂改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

方　书

医便

卫生编

袖珍方

仁术便览

古方汇精

圣济总录

众妙仙方

李氏医鉴

医方丛话

医方约说

医方便览

乾坤生意

悬袖便方

救急易方

程氏释方

集古良方

摄生总论

摄生秘剖

辨症良方

活人心法（朱权）

卫生家宝方

见心斋药录

寿世简便集

医方大成论

医方考绳愆

鸡峰普济方

饲鹤亭集方

临症经验方

思济堂方书

济世碎金方

揣摩有得集

亟斋急应奇方

乾坤生意秘韫

简易普济良方

内外验方秘传

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

临证综合

医级

医悟

丹台玉案

玉机辨症

古今医诗

本草权度

弄丸心法

医林绳墨

医学碎金

医学粹精

医宗备要

医宗宝镜

医宗撮精

医经小学

医垒元戎

证治要义

松厓医径

扁鹊心书

素仙简要

慎斋遗书

折肱漫录

济众新编

丹溪心法附余

方氏脉症正宗

世医通变要法

医林绳墨大全

医林纂要探源

普济内外全书

医方一盘珠全集

医林口谱六治秘书

温　　病

伤暑论

温证指归

瘟疫发源

医寄伏阴论

温热论笺正

温热病指南集

寒瘟条辨摘要

内　　科

医镜

内科摘录

证因通考

解围元薮

燥气总论

医法征验录

医略十三篇

琅嬛青囊要

医林类证集要

林氏活人录汇编

罗太无口授三法

芷园素社痎疟论疏

女　　科

广生编

仁寿镜

树蕙编

女科指掌

女科撮要

广嗣全诀

广嗣要语

广嗣须知

孕育玄机

妇科玉尺

妇科百辨

妇科良方

妇科备考

妇科宝案

妇科指归

求嗣指源

坤元是保

坤中之要

祈嗣真诠

种子心法

济阴近编

济阴宝筏

秘传女科

秘珍济阴

黄氏女科

女科万金方

彤园妇人科

女科百效全书

叶氏女科证治

妇科秘兰全书

宋氏女科撮要

茅氏女科秘方

节斋公胎产医案

秘传内府经验女科

儿　　科

婴儿论

幼科折衷

幼科指归

全幼心鉴

保婴全方

保婴撮要

活幼口议

活幼心书

小儿病源方论

幼科医学指南

痘疹活幼心法

新刻幼科百效全书

补要袖珍小儿方论

儿科推拿摘要辨症指南

外　　科

大河外科

外科真诠

枕藏外科

外科明隐集

外科集验方

外证医案汇编

外科百效全书

外科活人定本

外科秘授著要

疮疡经验全书

外科心法真验指掌

片石居疡科治法辑要

伤　　科

正骨范

接骨全书

跌打大全

全身骨图考正

伤科方书六种

眼　　科

目经大成

目科捷径

眼科启明

眼科要旨

眼科阐微

眼科集成

眼科纂要

银海指南

明目神验方

银海精微补

医理折衷目科
证治准绳眼科
鸿飞集论眼科
眼科开光易简秘本
眼科正宗原机启微

咽喉口齿

咽喉论
咽喉秘集
喉科心法
喉科杓指
喉科枕秘
喉科秘钥
咽喉经验秘传

养　　生

易筋经
山居四要
寿世新编
厚生训纂
修龄要指
香奁润色
养生四要
养生类纂
神仙服饵
尊生要旨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

医案医话医论

纪恩录
胃气论
北行日记
李翁医记
两都医案
医案梦记
医源经旨
沈氏医案
易氏医按
高氏医案
温氏医案
鲁峰医案
赖氏脉案
瞻山医案
旧德堂医案
医论三十篇
医学穷源集
吴门治验录
沈芊绿医案
诊余举隅录
得心集医案
程原仲医案
心太平轩医案
东皋草堂医案
冰壑老人医案
芷园臆草存案
陆氏三世医验
罗谦甫治验案
临证医案笔记
丁授堂先生医案
张梦庐先生医案

养性轩临证医案
养新堂医论读本
祝茹穹先生医印
谦益斋外科医案
太医局诸科程文格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
莲斋医意立斋案疏

医　　史

医学读书志
医学读书附志

综　　合

元汇医镜
平法寓言
寿芝医略
杏苑生春
医林正印
医法青篇
医学五则
医学汇函
医学集成（刘仕廉）
医学集成（傅滋）
医学辩害
医经允中
医钞类编
证治合参
宝命真诠
活人心法（刘以仁）
家藏蒙筌
心印绀珠经
雪潭居医约
嵩厓尊生书
医书汇参辑成
罗氏会约医镜
罗浩医书二种
景岳全书发挥
寿身小补家藏
胡文焕医书三种
铁如意轩医书四种
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
汉阳叶氏丛刻医集二种



责任编辑　肖培新
封面设计　古　骥

内容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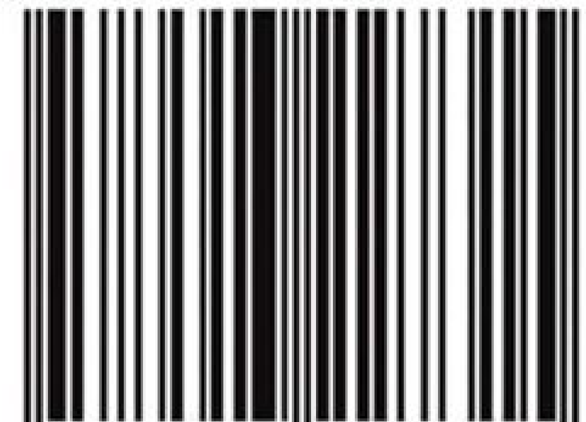
《医镜》四卷，系明代王肯堂撰著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较详细地分述了内科、妇科、儿科等常见病证，前述疾病诊断、病机、治则等，后述药例，涉及该病证的分型与用药。卷一至卷二内容为内科病证；卷三内外兼述，以内科病证为主，兼述眼疾、喉痹、齿痛、口舌及疮疡诸症；卷四内容为妇人、小儿病证。最后附有张玄瞕所集《急救丹方》与《诸症戒宜》。本次整理以明崇祯十四年（1641）初刻本为底本。








上架建议　中医古籍



ISBN 978-7-5132-2731-5
9 787513 227315
定价：49.00元